

目 录

編者的話.....	(1)
青浦事件信稿.....	福祿堪 (1)
太平天国翼殿官屬印模跋.....	牛劍秋 (9)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	刘堯汉 輯 (12)
壬戌华州回变記.....	刘东野 (66)
再生記.....	謝恩誥 (72)
浙軍十八年的回忆录.....	斯道卿 (76)
共进会宣言書.....	張靜廬 录 (94)
四十年外交紀略 (节录)	周澤春 (99)
蔚县联庄会斗争記事.....	丁介忱 張學典 (106)
五四运动紀实.....	匡五生 (113)
長陽人民革命資料調查記.....	榮詒源 張振鶴 (130)

圖 片

太平天国翼殿官屬印模二十六幀

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遺跡八幀

長陽調查資料七幀

編 者 的 話

本期共十一篇資料。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侵略中国,鴉片战争以后,更是肆無忌憚,教士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間諜活动,侵略者又借口教案来殘害中国人民。《青浦事件信稿》中的英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父子,一向在中国搞情报工作,違犯中国法令到青浦活动,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英国侵略者就借口兴風作浪。《四十年外交紀略》中也記載1915年法国因打箭爐教案,向北洋軍閥政府勒索百万賠款的事实。教士又以傳教为名而霸佔土地,把教堂弄成武裝据点,姦淫杀戮,無惡不做,《長陽人民革命資料調查記》所載向策安等反抗天主教的斗争,和石滾垵天主堂的武裝,就是确証。这些資料,可供研究教案問題的参考。

太平天国翼殿官屬印模二十六幅,是解放后有关太平天国官制遺物的丰富發現,虽然是当年刼余的二十六幅,但从此可以考察翼王西征时的一些官制,有些官职在称謂編制方面,是不同于太平天国洪秀全系統。关于翼王晚期的文献向感缺乏,这些資料的發現当有助于研究。

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少数民族反清斗争的文献共四篇,其中《哀牢夷雄列傳》虽然殘缺,只存有以李文学为首的六位起义者傳記,却也可以看出这一斗争的面貌。它標誌着彝族人民反抗清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地主压迫,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西南各民族联合起义的一支洪流。作者夏正寅是汉族,但他同情受压迫的彝族,並亲身参加起义,事后記述見聞,所以真实可信。《夷变記略》的作者王夔,是拥护鎮压彝族起义的地主阶级,他的叙述对彝族多所污蔑,但

也可看出民族压迫与阶级对立的錯綜关系。清方統治者的著作如《方略》、《实录》、方志等对彝族起义的事实,是尽量湮灭歪曲。《哀牢夷雄列傳》的發現,提供了有系統的可靠的原始資料,可供深入研究。刘堯汉先生另有訪問彝族老人的口述記錄,与夏、王兩稿可以互相印証,將在本刊第三期發表。《壬戌华州回变記》、《再生記》兩篇,是記述 1862 年华州等地回民起义的史料。这时太平軍已由鄂入陝,清朝統治者怕人民响应,極力挑撥回汉关系,使自相殘杀,以削弱革命力量。文中記华州知州的命令:“回伤汉一以十抵,汉伤回十以一抵。”就是确証。流行較广的曾毓瑜:《征西記略》、楊昌濬:《平定关隴記略》等書对华州回民起义,叙事过于簡略,今將兩文刊出,可作补充。

《浙軍十八年的回忆录》叙述浙軍自成立到潰散的过程,从作者从軍經歷中,可以看出浙軍在辛亥革命、反袁之役、軍閥混战各时期的簡單輪廓。

共进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它的綱領,具体表現在宣言書中。本刊《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一文所載,頗有刪节,今另刊全文,以供参考。

《蔚县联庄会斗争記事》是一种从前不很为人注意的資料。类似联庄会的团体,在解放前普遍存在于华北农村中,文中所举事例,說明了这一組織在阶级关系上的复杂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五四运动紀实》是流傳較少的印本,所記“五四运动”在北京醞釀、發展的經過,以及知識分子的反帝热情,均較它書为詳。文中也談到一些無政府主义者的团体与刊物,原不够詳晰,經過張德潏先生訪問調查,为本文补注,就使事实較为明了。

青浦事件信稿

福祿堪

編者按：鴉片戰爭以後，沿海沿江各地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鬥爭日多，1848年3月“青浦事件”即其一例。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麥都思等毆打我國水手，激起水手們的反抗，英國駐上海領事阿利國遂乘機威脅清政府，封鎖海口，不許糧船出海。清朝封建統治階級對侵略者屈服投降，竟嚴厲的懲辦水手。關於“青浦事件”的歷史，《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七十九卷所載李星沅、陸建瀛等人奏摺敘述不詳，《中西紀事》十一卷的記載亦多不確實。其後根據《中西紀事》編寫的書籍，如王之春、陳作霖的《金陵通紀》等亦隨而錯誤了。近來朱子爽先生在蘇州發現信稿一本，系李星沅、陸建瀛等秘密派員辦理此案人員的報告函件底稿，為有關“青浦事件”的一本重要資料。原稿共34件，今選錄7件。信稿的作者據朱子爽先生考証系福祿堪。

稟督憲(李星沅)夾單

敬稟者：竊口口于二十三日(3月27日)未刻馳抵鎮江，當將了望夷船，商令張備等跟踪前往，並沈守(沈濂)所稱大概情形于是日酉刻由六百里稟聞之後，口口旋即登舟，飛速前進。無如漕船节节阻撓，所幸漏夜趨行，于二十六日(3月30日)丑刻行抵無錫。途次假托他差，密訪得以前夷人間有漏稅，並未照例罰賠，是以該夷等均深感激，即礼节不周亦不介意。去歲夷貨漏稅竟照定約罰賠，該夷唯利是圖，不無飲恨。此次青浦糧船水手與該夷爭毆，雖經查辦，而該夷總不舒服。揆度其情，挾前罰稅之嫌，迂怒于斗毆之事。現在赴寧呈控，大約借題發揮。

又訪得該夷于吳淞一帶遍貼告示，聲言夷人被糧船水手毆打尙未嚴辦，海运米船不許開行等語。道听之言似不足信，然不為無因也。又于途遇催重（疑為運字之誤）委員童倅云稱署臬司倪道（倪良燿）候補道吳道（吳健彰）于十六（3月20日）二十（3月24日）等日均赴上海，名為催償海运，其實查辦此案。緣吳道熟悉商夷情形，令其妥辦，並云撫憲聲言，如海运米船仍不開行，即親身赴滬，此虛張聲勢之言也。

□□伏查漏稅罰賠，如果有其事，系照耆宮保前與該夷嘆嚙噓等定約而行，今該夷認罰于前，迂怒于后，夷性固屬狡猾，漢奸難免蠱惑，以利勾引，以事激發，互相依倚，狼狽為奸，病原在此。為今之計，急治其表，民夷斗毆等事，似宜反與該商等通融商辦，權顧大局，然終非長久之策也。□□惟有趕速前往，追隨署臬司倪道、候補道吳道等稟商籌辦。除俟抵滬后探明實在情形再行遵諭逐層密稟外，合將道听各情，先肅飛稟。

謹再稟者：□□原擬不經蘇省覓近赴滬，惟訪內河赴滬僅止兩路：一由蘇州過崑山，直達上海，系屬大路；一由無錫南門向北，過清明橋，進白蠟港口，繞常熟亦能達滬。無如系屬小路，河道紆折，不獨較走蘇州稍遠，且間有淤淺，難以行舟。□□因奉面諭速密，若由無錫南門向北小路行走，誠恐前途阻滯，欲速反遲，現仍由蘇前進，似不致誤。抵蘇之時，晝則謁見撫憲，夜則兼程前往，合肅稟聞。

二十六日（3月30日）由無錫途次繕，二十六日申刻由元和五百里飛遞。

稟督憲夾單

敬稟者：竊□□于二十七日（3月31日）由蘇肅具一稟，計期已逾垂鑒。旋于二十八日（4月1日）酉刻抵滬，謹查得二月初四日（3月8日）夷人麥都思等三人赴青浦散送善書，看守糧船水手求書不

給，因而爭毆，夷人受伤，經青浦縣彈壓，將夷人送回上海。初五日（3月9日）見咸道（蘇松太道咸齡）並無怨言，初七日（3月11日）咸道写信安撫該夷，並許以擊人，該夷忽然發怒，即用照會阻止沙船，勒限要人。因夷人習氣虛矯性成，从前被打之事常有，皆隱忍不言，今既写信，則各國皆知，不能裝飾體面，是以一發難制。迨青浦縣陸續擊到人犯，又經署臬司吳道先后解到行兇犯人王明付等十名，二十四日（3月28日）經該夷認識不錯，即照例枷示完案。該夷誠心悅服，沙船即日陸續開行。

復因直隸來咨將沙船准帶二成貨物，不以米石之多寡核算，而以米石之價值核計，一咨戶部，一咨撫憲，以致各沙船畏累，紛紛停泊。查直隸原咨專為津關增稅起見，殊不思此次海运系為京倉儲米，非為天津納稅，且沙船北上貨物向在奉天牛莊、天橋、龍王廟各海口銷售，今雖米運天津，而貨仍銷于奉省，納稅通商，應听其便。且各沙船因運米守候多時，是奉省運貨已少走一次，若再以准帶之貨計價納稅，該商未免過苦，當經局員詳請撫憲照案具奏，並請糧巡兩道就近出示，一面刊刷護照，發給各船戶收執。該沙船遂即踊躍開行。實查此次海运漕糧共一百八萬三千一百十五石五升七合六勺，計裝沙船八百五十一只，截至三月初二日（4月5日）止計已出上海縣境六百數十餘只。□□于黃浦江干一帶往返巡查，各沙船鎗砲羅列，甚屬整齊，連日風帆順適，可望遄行。

現在上海一帶百姓安堵如常，足以仰慰宸廑。撫憲二十七日（3月31日）由蘇起程一路緩行，三十日（4月3日）抵黃渡地方，旋即折回，合併稟聞。

三月初二日（4月5日）由上海縣加封五百里馬遞

致江宁府徐(徐清照)

謹啟者：前于二月二十四日(3月28日)行抵丹陽，會肅寸楨，諒蒙惠營，並呈藩宪一稟，自蒙即賜飭投，感謝奚似。嗣于二十八日(4月1日)酉刻抵滬，詢悉夷情(下文即前夾單，“二月初四日……”至“百姓安堵如常，足抒匱念”一段略)。撫宪于二十七日(3月31日)由苏起節，沿路緩行。三十日(4月3日)舟抵黃渡地方，道經上海縣暨局員通報海运漕糧均已出境，是以撫宪折回，據情奏報矣。宮保前茲已具稟，惟藩宪處未及另陳，敢乞堂台大人謁見時代陳一切，是所拜禱。

再啟者：昨據夷館領事官阿利國照會咸觀察，以青浦擊解來滬枷示之水手十名，風聞並非正兇，系以錢买来者，始犹未信，因遣人查看，果然枷封破碎，明系晝則枷号，夜則松放，故特照會請派委員協同夷官眼同封固等詞。伏查該夷會前已認識不錯，眼見枷示，茲復如此，難免奸狡从中蠱惑耳。茲拾獲得該夷善書一本，附呈台覽。

初二日(4月5日)發由上海五百里馬遞

摺錄夷民爭毆大略

謹查二月初四日(3月8日)有夷人麥都思、維吉、慕先深共三人俱非商人乃天主教〔應為耶穌教〕及醫生，為散勸善書往青浦，在城隍廟中，適糧船水手亦在廟中，向夷人要書，夷人不給，水手硬要，該夷維吉遂將水手頭上打兩下，水手即走。麥都思能說中國話，知事不好，遂與維吉等先逃。水手糾合四十余人追及麥都思等復打，該夷頭上均被打傷。即經青浦縣金令遣役禁止，並送至縣署。金令驗明三夷人均有傷痕，而維吉較多，將夷人送回上海，即飭擊水手。該夷到上【海】后，阿利國即告訴道宪即札飭青浦縣擊犯。阿會亦無別話。此初五日

(3月9日)事也。

至初九日(3月13日)阿會復至道憲處大肆咆哮,並有若不擊人懲治,即將米船阻止之語,深為駭異。細細訪問,始知道憲于初七日(3月11日)作信慰問麥都思等會,以致麥會等謂現被人打,不上緊擊人反來嘲諷,竟將原信送還,因而生此事端。

十二日(3月16日)海防同知沈丞赴青浦協同幫縣擊到水手兩名,于十五日(3月19日)解上海。該會等于十八日(3月22日)到道署親為識認,云非首犯。十九日(3月23日)海防同知沈丞復到青浦擊人。是夜金令即擊住真首犯兩名解上海。二十日(3月24日)倪臬憲奉撫軍委赴上海,先到青浦。臬憲到青后嚴飭幫弁再行擊人,于二十一、二兩日(3月25、26日)復擊到六名帶至上海,沈丞押送。于二十四日(3月28日)臬憲到上【海】后,人犯亦到,遂約該會等于縣署再為認識。經麥會等于十犯中認指倪万年、王明付兩人为首犯,臬憲當即將十人一併枷示新關,案始完結,而米船遂即開行矣。

另片:謹將青浦解到水手在滬枷示名數開呈鈞覽。計開枷示水手十名:倪万年 王明付 劉玉發 王玉山 宋方 井海 高玉 魏盛春 賈永奎 夏得勝

初五日(4月8日)由上海縣馬遞行轅

致江寧府徐

謹啟者:昨于初二日(4月5日)由上海肅泐一檄,恭請崇安,並陳一切,計期諒邀鈞營。夏巴于初五日抵滬,初六日(9日)系該夷禮拜之期。初七日(10日)擬見吳道憲,因藩憲等位前來查辦,該會等感激之至,籌議公遞文移,以水手滋事業蒙究辦,請藩憲旋節,不必抵滬。此議初七日方能定局,如能此辦,然藩憲等位勢不能不到新聞,以符奏案。晚于初六日酉刻起身,初七日酉刻趕至崑山,謁見藩憲等位,現

拟随侍赴滬。晚前在滬时与伯陽兄会晤，遇事熟商，惟目覩耳聞事多掣肘，誠難殫述，容俟面陈。前于途次見停运帮中水手仍复不少，殊为可虑。茲复詢悉，已經四府道宪筹款，于苏、松、太三屬停运帮中，每船預借帮官銀兩，令其轉散水手，声明于明年河运帮費內扣还归款，並造具水手花名清冊备查。是各水手既获养贍之資，又知明年河运有准，可穩其心，如此办理，实为善策。因思口前稟宮保稟中有見停运舟中水手尚复不少等語，恐劳宪廑，敢乞堂台大人代陈一切，是所拜禱。現在上海民夷爭毆事虽了結，而不厭之求仍然常有，类如禁宰牛只，晚于上海县处見其来文請勿禁止。此皆奸邪之徒，借犬羊之势，謀是利耳。守土者四顧維艰，竟不知如何筹画，方顧大局。

初七日（4月10日）亥刻由崑山县五百里馬遞

稟 督 宪

敬稟者：窃口口于月之六日（5月8日）申刻在获港江面迎謁欽使，当蒙傳見詢問夷起事之由。口口謹以二月初四日（3月8日）有夷人麦都思等三人为天主教散劝善書，前往青浦城隍庙中，适看停运粮船水手向索善書，夷人不給，水手硬要，該夷名維吉者向毆，水手即走，糾人追打。青浦金令聞信彈压，驗明麦都思等三人均有伤痕，当將夷人送回上海，一面严拏水手。該夷到滬即告知該領事阿利国，于初五日轉訴，咸道当即飞飭青浦县緝拏水手，阿酋並無別話。初九日（3月13日）阿酋复至道署咆哮，並有阻止海运米船之語。訪知咸道于初七日（3月11日）作信慰問，原是好意，乃阿酋等以为不上紧拏人，反写信寬慰，因而生怒。复經海防同知沈丞前往勒拏，二十日（3月24日）倪署臬司复赴青浦經該县等前后拏获人犯共十名解滬。二十四日（3月28日）署臬司等約該酋識認，于十犯中指明倪万年、王明付为首，限同該領事当堂枷示。不意該酋于未懲办水手

以前，先已遣令夏巴等三人赴宁呈遞伸陈，告咸道此案耽延多日，竟未上紧飭拏，当經宮保以札接見，該會等諄請藩司大員前往查办。时海运米船八百余只，未出吳淞口者尙复不少，势不能不权顧大局，曲允所請，奏派傅藩司前往，于初十日（3月14日）到滬，兩次往拜。詎該會頓翻前言，以水手应照白晝搶奪等律定拟，帮官县令均应科办，臚列数条照会前来。經傅藩司等以枷杖以上向由地方官遞詳定案，此案既須复訊，应將滋事之水手解省复訊等詞，备文答复。傅藩司遂于十九日（3月23日）起身，不日即可到省等語，詳細述陈。

又問咸道撤任之由，□□謹以宮保原知該道熟悉夷情，此次青浦民夷爭毆，該道聞信照案飭拏，致函寬慰。乃該會等素性虛矯，反以为怒，随令夏巴等赴宁呈遞伸陈，告該道飭拏迟延等語。惟此案既須奏聞，恐蒙垂問，是以暫行撤任，权宜办理，且于三月初間仍札飭該道于关税一切事宜悉心經理为对。

又問青浦县緝拏水手有無迟延，□□謹以該令十有余日获解水手十名，且該會伸陈呈內言該令以礼相待，是以未經查办。惟十五日（4月18日）該會照会內有县令亦应处分等語。此时不知如何处理为对。

又問吳道于何日代理，□□謹以該會等前以不拏水手阻止海运米船，因該道籍隶广东，夙悉夷性，委令从中說合，不無微劳，于三月初間暫令代理为对。

又問漕粮河运年复一年，因何猝改海运，洋面是否肃靖，□□謹以全漕筹运方充京倉，近年歉收居多，漕粮缺少，前奉諭旨森严，不能不通融筹画，奏改海运，奉議准行，以省河运之帮費，可补天庾之正供。至洋面現奉札飭，文武分別护送，沙船罗列鎗砲，防范不为不周，宮保可謂竭尽心力矣为对。

初七日（5月9日）丑刻由三山峽交戈什哈張長青費呈

稟書中堂夾單

敬稟者：窃卑职前于四月十三日（5月15日）瓜洲叩辞之后，行至金山江面，迎見撫宪。旋于十六日（5月18日）抵苏，撫宪亦于是日回轅，当即稟謁，諭及民夷爭毆一事更定罪名，須俟照会过去，吳道信来，該會等如無異詞，再送札文，免致另生枝节，令□□住苏等候。嗣于二十一日（5月23日）申刻吳道信来，据称：前事該會等甚为悅服，並無異言等語。当奉撫宪諭知，□□随即稟辞，于是晚由苏起身，漏夜赶行，二十三日（25日）丑刻到滬，謁見吳道，据云：我当同往，方重其事。随定二十五日（27日）申刻同赴夷館，会晤阿會，面交札文。該會等恭閱之下，即言前聞欽差有查海口之說，未知确实。□□告知並無其事，宮保中堂到宁，系为漕粮有与督宪面商之事，現在筹运已畢，業經啟节北上。因在江宁听聞青浦之事，故备札文，委員前来，面囑貴領事等，嗣后如有伸陈之事，仍赴广东欽差大臣处呈訴，緣貴国之人最动觀瞻，难免內地之人爭先恐后，到处拥挤，一失照料，恐碍和好，所以前与貴国公使妥定条約，五口之外，不可擅入內地者，实为彼此相安，永坚和好之意。……旋于是日自滬起身，二十七日（29日）申刻抵苏。

四月二十七日（5月29日）申刻由臬司六百里排單飞遞行轅。

啓 事

本刊稿件“邮資总付”办法，自本年五月起取消，請寄稿同志貼足邮票，有特殊情形者，邮資仍可由本刊負担。

本刊信件，向來無“邮資总付”办法，但有許多来信不貼邮票，甚至有冒名稿件不貼邮票者，这样就造成了国家的損失。自本年四月起，凡不貼邮票的信件，一概退回。特此声明。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太平天国翼殿官屬印模跋

牛劍秋

- 太平天国眞忠报国福天侯汪福泰 寬10公分 長19.5公分
翼殿軍功丞相吳圖記 寬6.1公分 長8.1公分
翼殿右拾僕射圖記 寬5.6公分 長8.2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右僕射 寬10.3公分 長20.7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戊班右僕射 寬10.4公分 長21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前土師巨帥 寬10.4公分 長20.4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前策應軍仁師巨帥 寬10.1公分 長20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軍禮師銳旅指揮 寬8.6公分 長16.2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軍禮師副參戎 寬9.3公分 長18.7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中土師中旅參戎 寬9.4公分 長18.9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糧廩局中厅正尹 寬9.6公分 長18.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餉庫局前厅副尹 寬9.5公分 長18.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戶部租賦科檢校 寬9.6公分 長19.7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吏部記錄科檢校 寬9.4公分 長18.8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軍銷礦尹 寬9.4公分 長18.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軍禮師餉庫司 寬8.5公分 長16.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軍仁師油鹽司 寬8.2公分 長16.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甲班右拾指使 寬9.9公分 長19.6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右拾指使 寬10.1公分 長19.8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左壹指使 寬9.9公分 長20.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左叁指使 寬10.2公分 長20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左柒指使 寬10公分 長20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左承宣 寬11.1公分 長21.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戊班左承宣 寬10.8公分 長21.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刑部監牢 寬9.4公分 長18.8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左掌門 寬9.4公分 長18.5公分

以上印模二十六幅，是1863年（同治二年四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兵敗被俘后，解成都受审时所繳的官印。那时我曾祖父雪樵公（名树梅，清道光辛丑科进士）任四川按察使，审結此案后，因奏报时須拓附印模，便另拓一冊存書箚中。后經我叔父芮青公認為有关太平天国史料，裝裱珍藏。前年我乡土改时遺失了，又經我多方訪詢，一年以后，才从我村一个农妇手中贖回，現归甘肃省博物館。

翼王之印，当时未获，据我曾祖父手記云：“石达开之印，亦系長方眞書，長裁尺六寸，寬約四寸，曾于所获放伪官執照中見之。”核与清人張德坚纂輯的《賊情彙纂》（《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国》第三冊）卷六《伪印》一章內所載：“翼王印長六寸二分，闊三寸一分。”約略相同。又按《彙纂》（以下簡稱彙纂）載：“伪王皆金印。”則翼王之印，当系金質，惜已不存。

查《彙纂》《伪朝內官》一章所載：翼王官屬自丞相尙書而下，数近二千。远征时又另定新官制，其員額当更增多。但这次所获官印，仅此二十六方。大約在战争殘敗之余，官屬印信，多数遺失。民間即有获得的都畏禍銷燬。而这寄存臬庫的二十六方官印，以后也沒有發現过。我想蜀地潮湿，存儲日久，木印易于霉朽，到辛亥年清理臬庫时，已湮沒無存，也是可能的事。所以近年出版有关太平天国文献和史料的各書籍，皆未載此項官印。我認為这寥寥二十六幅印模，不仅可以考得翼王远征时的新官制，並且足补近代治太平天国史料各著述的缺漏。

按印模中，軍功丞相吳和右拾僕射二印，系圖記，四边鑄亞字花紋，中銜宋字真書。其余二十四印兩边都鑄云龙，中間空行列銜，宋字真書。列姓的有軍功丞相吳，姓名俱列的有福天侯汪福泰，軍功丞相吳已無法查考其名，而汪福泰的爵銜姓名，近人所纂太平天国王侯各表，亦未列入。

查《彙纂》載太平天国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等官正副、又正副丞相若干人。又有恩賞丞相、平胡丞相，在外則稱殿前丞相，而軍功丞相一名詞則僅見于此。此与右雄征軍的番号和巨帥、叅戎、副叅戎、正尹、副尹等官職，當是翼王远征時新軍制及新官制中的官名。

按各印列銜皆系翼殿，惟福天侯汪福泰印無此二字，想因侯爵受封于天王，汪福泰雖然協同翼王远征，却非翼殿僚屬，這一印模和《彙纂》所載“偽侯印字皆單行，然必系以姓名。如……太平天国真忠报国佐天侯陳承璫之類。”印文恰相符合。但是汪氏的籍歷和結局，如今也無從查考了。

又《彙纂》《偽朝內官》載：翼王“所屬六部尙書每部一人，承宣二十四人，僕射十六人，左右掌門二人，左右指使二人。”但是六部尙書印未繳獲，而承宣僕射指使各印系銜，又分甲乙丙戌諸班，左右列序，其員額較在天京時增多，亦可推知。据此足以考見远征時新官制的一部分，和翼殿僚屬額數的增加到若干倍。

关于太平天国史料我知道的很少，况且这二十六幅印模也不可能表明翼殿官制的全部，不过就各家刊布的太平天国文献和史料中，参考互証，草成此篇，附于印模之后，以当跋尾。

雲南哀牢山區彝族 反清斗争史料

刘堯漢輯

說 明

太平天国时代云南哀牢山区彝族起义，这一次反清运动影响所及的范围，包括现今云南西南部巍山、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新平、元江、墨江等十个县的全部分或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均为哀牢山脉所貫串；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新平、元江等六县又为哀牢山之东的六詔山脉所貫串；巍山、景东、镇沅三县則又为哀牢山之西的蒙乐山所貫串；墨江則全县皆在哀牢山脉区域内。这一运动就在上述哀牢山的絕大部分区域及其附近六詔山蒙乐山的一部分区域内进行，其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居民人口約五十万左右。运动的中心区則在哀牢山脉的上段，即巍山、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等七县的大部分地区或一部分地区，其中分別包括蒙乐和六詔山脉上段的部分地区。革命运动的基本队伍是这一中心地区的彝族人民，領袖人物以哀牢山区彝族占多数，統帅李文学就是哀牢山区弥渡县屬区域的“罗罗撒”彝族。

哀牢山上段及其附近地区，据历史記載和实地調查，在唐代以前就有“罗罗撒”彝（史称“罗罗蛮”）居住，且系当地拓荒者。到明清以后，汉、回兩族才源源而入，其他各族亦逐漸迁入，其中布朗和傣族仅达哀牢山边缘地区，从未进入中心区。在回汉兩族未进入之前，彝

族内部曾有过统治者(奴隶主或封建主),后即为汉族所取代;极少数未被取代者也逐渐同化于汉族。因此这一地区(上段)从清代迄解放前,地主全为汉族;也曾有过少数回族地主,但经过这一次运动后,也被汉族地主所取代。彝族则全沦为受汉族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

这一运动的首先起义者是哀牢山区南华县属波罗村锈水塘小村的“罗罗潑”彝族杞彩顺和杞彩云兄弟二人,他们于公元1853年2月(癸丑,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三年)率当地以彝族占大多数的彝汉农民千余人起义,攻取县城失利,退守山区。当时云南境内反清运动风起云湧,接着杜文秀于1855年(乙卯,咸丰五年,太平天国五年)9月在今巍山县率回民起事,于1856年初进据大理。1856年4月(丙辰、咸丰六年)本山区弥渡县属瓦廬村“罗罗潑”彝李文学(又名正学)又率以彝族为主的彝汉农民五千余人在当地天生营督师起事,随即进据当地汉族地主聚居的大村庄蜜滴村,斗争了该村地主们,没收其财产充军用,并在该村設立了领导机构——彝家兵馬大元帅府。革命队伍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很快就扩大到万人左右,加入了回、苗、僮、傣等各族农民。同年五月初,有清军万余人自楚雄西上围攻大理,行至现今凤仪县属红崖地区,杜文秀军被困,李文学亲率千余人驰援解危,清军败退,沿途彝军伏击,败至楚雄,已溃不成军。李文学即赴大理会见杜文秀商谈两军联合抗清事,杜文秀时称西平王,授予李文学大司藩职銜镇守其原来的根据地哀牢山。

李文学虽在名义上接受杜文秀统属,但他与部属杞绍兴、李学东、王泰阶等自有一套策略方针,即以礼社江为屏障,哀牢山为根据地,打通思茅、普洱边区,然后东出广西接应太平天国。他们相继争取南华县属彝族杞彩顺、镇沅县属哈尼族田四浪和普顺义、新平县属傣族刀成义,元江县属白族杨承熹等各族武装队伍加入反清运动。这一反清运动自始至终(癸丑清咸丰三年至丙子光緒二年,公元1853—

1876)持續二十三年之久,這其間李文學所領導的起義部隊一貫與杜文秀所領導的起義部隊並肩作戰。李軍曾協助杜軍奪取景東、巍山、南華、楚雄等縣城鎮,並屢出擊楚雄、南華縣城,牽制西上清軍,並控制了昆明入思普邊區的要道墨江通關哨,封鎖了由思普運往昆明的物資(主要是茶葉和棉花)。同樣,杜軍在滇西道上吸引住清軍,也使得以李文學為首的這一反清政權能有一個較長的時期來從事哀牢山區的社会改革,因而取得相當成效。

這一運動的最高領導機構稱為帥府,設在哀牢山上段東面蜜滴,由李文學和田四浪(哈尼族)分任正付元帥,王泰階(漢)為參軍,杞紹興(彝)和劉柄賢(漢)為付參軍,李學東(彝)為上將軍,羅自美(彝)和李學明(彝)分任左右將軍。帥府之下設八個都督府,分設於下列各地:貓街(巍山)、鼠街(景東)、者干(景東)、新撫(鎮沅)、阿雄(南華)、磧嘉(雙柏)、嘎洒(新平)、因遠(元江)自上至下,前四個在哀牢山之西壁,後四個在哀牢山之東壁,分別由杞紹興、徐東位(哈尼)、羅自美、普順義、杞彩雲、杞彩順(皆彝族)、刀成義(傣)、楊承熹(白)等八人任都督。帥府和都督府皆擁有一定數量的常備軍,並規定凡十八至四十歲的男子皆須受軍事訓練,以備戰時需要,青年婦女也組織起來,擔任運輸、担架、護理、炊事等工作,吸收當地彝族草太醫加入部隊任軍醫。

這個政權提出了自己的鬥爭目的是“鏟盡滿清臟官,殺絕漢家庄主”。在這一鮮明的口號下,團結了各族人民,組成了一支有組織的革命隊伍,向清廷和漢族地主作英勇果敢的流血鬥爭。在鬥爭過程中,打倒了這一地區的地主階級,改變了舊有的土地制度,滿足了當時各族農民的主要要求,即把“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歸庶民所有。”並發展農、牧、紡、獵生產以改善人民生活。並將地主豪紳所占有的鎮沅縣屬按板鹽井和雙柏縣屬磧嘉鐵鉛鑛廠沒收歸公,併公營鹽、

鉄、鉛、火药四項生产,这不仅满足了本山区对食鹽和鉄工具(鋤犁等)的需要外,还能自造武器和軍火(矛、鳴火槍、鉛彈、火药),杜軍所用火药,也多賴这里供应。上述措施的实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且对本山区彝族生产的發展起了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从此本山区彝族有了自己的鉄匠,能自己冶鍊鉄鑛,制造火槍和其他鉄工具。有了專門从事商業运输的馬帮。

这一运动的發展和壯大时期是由公元1856年至1868年(丙辰,清咸丰六年至戊辰,同治七年),在这十二年里,起义队伍逐漸壯大,控制了自哀牢山上段的巍山县公郎起至下段墨江县通关哨止約三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相当于現今的八个县)。从公元1870年起(庚午,同治九年)由于王泰阶失守通关哨陣亡,形势就每况愈下,不久付帅田四浪也因被清軍所困而牺牲。至1872年(壬申,同治十一年)杞彩云叛变投清,刀成义陣亡,形势更为恶劣,接着杜文秀在大理被困,李文学馳援失敗被擒,1874年清軍攻下帅府所在地蜜滴,革命政权整个被破坏,領導人物除叛徒刘柄賢、杞彩云、李明学外几全部牺牲,只剩李学东一人率殘部五百余人逃入深山,但仍俟机出击清軍。1876年,李学东因劳瘁致疾,病死于南华县屬崖穴中,这一反清运动至此全部結束。

这次运动的領導核心,是由李文学、田四浪、李学东(四川峨边彝族)、王泰阶(四川峨嵋汉族)、杞紹兴等五人組成,其中李学东和王泰阶二人,原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旧部。他們脱离太平軍入哀牢山的目的是要促使本山区彝民起义以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他們在这一运动中起了促进組織,坚持的作用,很多重要策略皆出自杞、李、王三人,且貫徹实施。当这次运动被反动势力所鎮压,領導人物先后牺牲,最后只剩下李学东一人时,他仍率領五六百人坚持斗争到底。这一运动不仅是彝族史上的一樁極重要的大事,也是

太平天国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已經被埋沒了很長的时间，經過四次实地調查，前后十年之久（1945—1954），才把它發掘出来。

在搜集了一些口头傳說和观察过一些遺跡之后，我又开始从文献記載中來找寻有关資料，翻閱了有关的县志、《云南通志》、《清实录》及有关杜文秀起义史料如解放后出版的《回民起义》（白寿彝編）等，几乎是沒有記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仅巍山、景东、南华、新平四县的方志上略有相应的一兩点綫索而已，《回民起义》一書中《杜文秀統屬，官职題名录》下，有“大司藩李正学（即李文学——刘註）南山人”一条。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虽不能求諸于刊世文献，幸已得之于为人所不注意的所謂“鄙野乡俚”。在1947年第二次調查时寻获抄录了自署南山人王袞所撰的《爰乐山域夷变紀略》一文，1953年第四次調查时，寻获了行將燬沒的自署南山夏正寅所撰的《哀牢夷雄列傳》殘闕手稿一份，都是專門記載这一运动的文献。

《哀牢夷雄列傳》手稿作者夏正寅（1839—1926），是云南哀牢山区南华县屬弥高村人，汉族，前清貢生，乡里皆称其为夏貢爺，出身农民家庭。弥高村与这一运动的領袖人物李文学的家乡弥渡县屬瓦廬村和杞紹兴的家乡耳繼苴村，以及李文学帅府所在地蜜滴村，均只相距二十五里。在起义前，杞紹兴等彝族領袖人物与夏氏之父素有往还。及李学东和王泰阶二人脫离太平軍入哀牢山进行起义活动时，也常出入于夏氏之門。起义后，在蜜滴設立了帅府，夏氏即被延請入帅府为幕友，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担任过相当于秘書一类的职务。当地彝老都說：“夏貢爺在彝家头子李文学手下当过师爷。”这句话出自彝老口中，頗含有情誼，出于汉族地主口中，則被当作“叛逆”看待。由于夏氏是清廷統治者的“叛逆”，因而在《县志》中不得列名《貢举志》內，及至民国年間，《南华志》由举人郭燮熙重修，有人提請將夏氏列入志內，仍被郭氏拒絕。当这次起义失敗后，夏氏本已列入应受

誅戮的叛逆之列，因其女兒被參加鎮壓這一運動的當地鄉團總劉宇清看中，強納作兒媳，才得倖免。

夏正寅亲身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目見耳聞，对运动内幕頗为熟習。至运动被反动势力鎮壓下去后，他就利用餘生之年，从事于这一运动事蹟的撰述。他撰述的目的，在序言中說得非常明白，主要是：“哀牢諸夷雄，为民除暴謀利，不为世所知，曷可不誌哉？”夏氏在撰述过程中，还繼續与諸彝老座談，广罗材料，这在其序文中也有說明。我所訪問的諸彝老，他們的父輩或祖輩，多是参加或目觀这一运动的人，其中有些就是常与夏正寅“圍爐而談”的人。因此夏氏的撰述就較為詳尽。

夏氏从事撰述这一运动事蹟，为其亲家翁刘宇清所知，刘宇清深恐自己在夏正寅笔下遺臭后世，頗为不安，屢向夏氏索閱不得，遂威胁其必須燒燬，否則將奏請官府制罪。及至民国年間，夏氏之女婿刘柄鑫复向其索閱这份手稿，声称拟請修县志时納入志內，夏氏才將手稿交出，后即傳已被其女婿焚燬。此稿夏氏原拟自刊傳世，因当时条件所不許，不能实现。至解放后，本山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其女婿家是当地大地主，受到了农民的清算斗争，这分手稿原与其女婿家的陈年剝削帳簿混在一起，置于箱內，在土改运动中，被当作胜利果实，分到南华县屬摩哈苴（彝）村农民罗从林家中。我于1953年7月到达該村訪問时，在罗从林家偶然發現了这份殘稿，当时这分手稿是用棕櫚树皮包着当作垫包使用，一部分已被当作廢紙利用；故十四个傳和跋及所附彝文宗譜五篇，皆已殘缺不全。十四个傳自第七傳以下和跋均不存，第六傳亦不全，彝文宗譜只存三篇，散失二篇。我当即向罗从林表示，願將隨身所用的一幅白布床單向他換取这份殘稿，他欢然同意，这次交換对他对我均喜出望外，若非幸遇，这份殘稿不久亦將沉沒消失，則这一革命运动就缺少了系統有力的文字記載材料。我于

第一次調查時即訪知夏正寅寫有此稿，苦尋不得，終于獲致，雖已殘闕，亦頗為難得了。

夏正寅的女兒，在1953年還在世；當時有七十五歲，耳聾眼花，沒有文化。我曾訪問過她，她對這一歷史事件知道得很少，對其父所寫這份手稿毫無所知。夏正寅和其女婿家的關係，雖為姻親，但在其思想情感上則是冤家，素少往還。他一生中，僅到過他女婿家三次，兩次是看視其女兒病況，一次是參加其外長孫的婚禮。夏氏還有二子，從他逝世後，均漸成為地主，原有一些古籍，多為其外孫借去，剩餘部分已完全散失，欲尋其遺稿的片紙隻字，已不可得。

夏正寅雖身為漢族，對少數民族毫不歧視，與彝族尤有深厚感情，在所寫的這份手稿中，表現得很清楚。此外他為其外甥書齋題一聯，上聯為“楚秦文野莫之辨”，下聯是“漢彝尊卑難以分”，自署“南山野人夏正寅”。這也表現出他對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態度，就是對漢族地主階級和清廷的一種精神上的抗拒。因其女婿是漢族地主，所統治農民絕大多數是彝族，漢尊彝卑的大漢族主義思想頗為濃厚，對夏氏所書此聯，深為反感，並不懸掛。

夏氏手稿系雲南麗江所產大白棉紙（寬二尺，長一尺六寸）的對開本，現存目錄一葉，序文一葉，正文十八葉，共二十葉，其中有兩葉（杞紹興傳）殘斷不完，每葉約一千一百字，共尚存二萬字左右；三篇彝文宗譜，兩分系布質，一分紙質，現均存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圖書資料室。彝文《宗譜》的內容已刊載于拙作《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証》一文（見《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這裡不再刊出。

夏氏原稿只分段落，不加圈點，行文中僅序言末一處用清代干支紀年，在正文中概不用清代紀年，只用于支紀年。現按原文段落不動，加上標點符號，在干支紀年下，用括号（ ）插入清代和公曆兩種紀年，並將從實地調查所得其他材料，分別注入有關各傳之後。

王袞所撰《爱乐山域夷变紀略》一文，是我于1947年作第二次調查时所抄录。王袞系哀牢山上段南华县屬小繼板村人，汉族，前清貢生，乡人称其为王貢爷，生年不詳，卒于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約六十多岁，則当生于道光年間。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所統治农民全为“罗罗潑”彝。王袞文中所涉及的事蹟，局限于哀牢山上段即南山地区，他的立場正与夏正寅的《哀牢夷雄列傳》相反。夏氏称清軍为贼，王袞則称之为“王师”。夏稿成于公元1884年（甲申，光緒十年），王稿則是在夏稿完成后一年即1885年（乙酉，光緒十一年）才撰写出来。王袞系受鎮压这一运动的罪人之一刘宇清之意而撰述此文，拟編入《县志》，为刘宇清表功。刘宇清則是因知夏正寅撰有《哀牢夷雄列傳》，恐有損其声名，故欲借王袞之笔洗污。因刘宇清与当时《县志》編輯人不睦，未得列入志內。刘宇清与夏、王二人均有姻亲关系。夏正寅之女为刘宇清之媳是强娶，王袞之孙媳为刘宇清之孙女是攀亲。王袞此文，系我从其曾孙王文彪处借閱抄录，原文与其宗譜合束，被視為家傳珍宝，当时不肯相讓，及至1953年作第四次調查时尋訪，已經散失。

王袞之父王曾，篤信道教，常独入当地法空村旁崖穴法空洞中靜坐修仙。及其死后，地主阶级大加渲染，傳已乘龙登天为仙，称之为“王大仙人”。这一运动被鎮压下去后，南山彝民为紀念以李文学为首的領袖人物，到处建立庙宇，每至李文学逝世日（三月二十八日），彝民皆羣集庙宇，举行庙会大祭。李文学当年帅府所在地蜜滴村的汉族地主阶级（李文学即該村潘姓地主的佃奴），对彝民紀念李文学等的行动頗有顧忌，就在該村泰山崖下建立一座庙宇，称为泰山庙，請汉族道士举行隆重仪式，將王曾“大仙”迎去祀于庙內，奉之为“泰山大王”，用他来与彝民所敬仰的“李大元帅”相对抗，並捏称“王大仙人”曾显聖协助清軍击败彝軍。这在当地清貢生石为中所述“蜜滴泰

山崖記》一文中，也略提及这事。彝民所建立的李大元帅庙与汉族地主阶级所建立的泰山大王庙相对立的情况，也就是这种斗争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

王袁原文，只分段落，不加圈点，现加校正标点，并在其原用清代纪年下加括号（ ）插入干支和公历纪年。文后另加补註。

袁 牢 夷 雄 列 傳

南山 夏正寅撰

目 录

序	田四浪傳第十一
李文学傳第一	刀成义傳第十二
張兴癸傳第二	魯东应傳第十三
王泰阶傳第三	徐东位傳第十四
杞彩順傳第四	跋
李学东傳第五	附夷文宗譜五篇：
杞紹兴傳第六	第一篇張兴癸
刘炳賢傳第七（以下缺）	第二篇杞彩順
魯得盛傳第八	第三篇杞紹兴
李学明傳第九	第四篇魯得盛
罗自美傳第十	第五篇阿里白

序

滿庭失紀，洪楊揭竿。吾滇汉、回、夷杂处，汉众回寡，回黎迭遭杀戮；汉主夷奴，夷庶历尽欺凌。杜帅乃起义于金雞⁽¹⁾，回黎归附；李帅遂举旗袁牢⁽²⁾，夷众响从。盖由楊荣⁽³⁾之輩，卖主求荣；刘李⁽⁴⁾之

徒，趋炎附势；致杜帅气尽自刎于蒼洱⁽⁵⁾，李帅力竭就义于蒙乐⁽⁶⁾，良可痛也！

余在襁褓無乳，乳母哺之；幼疴几絕，义父瘵之；乳母义父，皆夷屬也。王參軍泰阶、李上將軍学东、杞付參軍都督紹兴，皆家君之摯友也；余年弱冠，因王參軍之荐，受李帅之知遇，入帅府为吏；李帅亦夷屬也，余身受夷恩深矣。顧亭林有言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責。”余一介儒士，既不能起夷庶于水火，复無力脫李帅于刀芒。公义不及，私情未尽，不揣愚陋，敢傳夷雄十四人，以銘不忘。

游俠貨殖，世之所輕，史迁傳之；盖游俠貨殖之行，于生民有义有利也。哀牢諸夷雄，为民除暴謀利，不为世所知，曷可不誌哉？

諸傳中，刘柄賢非夷，然其导致李帅敗亡，遂誌之。李学东非滇夷，然其生平尽瘁于哀牢夷⁽⁷⁾，故誌之。王泰阶非夷又非滇人，惟其乃李帅之策士，宜誌之。

余与隣夷友善，夷翁夜無事，輒聚余舍，淡茶清酒，圍爐而談，每至深夜不散。夷翁每道及李帅、王參軍、李上將軍之事，莫不相对飲泣；余之所傳，亦多夷翁之所述也。

夷有宗譜，別婚姻之界，明繼承之制，今鮮存焉，日久將絕。所傳諸雄，亦鮮有宗譜，只蒐致張兴癸、杞彩順、杞紹兴、魯得盛、阿里白五篇，謹附諸篇末，以明夷氏之礼制。余因夷巫之助，記音录名，誌于傳中，后之諳夷文辨夷音者，可察焉。

岁在光緒甲申(10年, 1884年)南山⁽⁸⁾夏正寅序于弥高村廬舍

补注：

(1)金雞，为云南西部保山县一回汉杂居村，杜文秀出生于此；1856年，保山回民在这里起义。

(2)哀牢，指云南西南部之哀牢山脉，非史称“哀牢夷”之哀牢山。史称之哀牢山乃屬怒江山脉之一小山，广袤三十余华里，在今保山县城北二十五里。

- (3)楊榮,杜文秀所屬大將之一,职銜为大司衡,清軍圍攻大理城,临危投敌。
- (4)刘、李,即李文学部下付參軍刘柄賢和侍衛將軍李明学,均临危叛李投敌。
- (5)蒼洱,即大理之蒼山和洱海,習以蒼洱称大理。
- (6)蒙乐,即哀牢山脉之西的蒙乐山脉。李文学为清軍戮于哀牢山上段西面之一小山崗烏龟山,这小山与蒙乐山仅一河(把边江上游中川河)之隔,相距三里許,曾被誤为蒙乐山,实为哀牢山,夏氏亦为習称所誤。
- (7)哀牢“夷”指哀牢山脉区域的彝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非指史称“哀牢夷”。
- (8)南山,哀牢山上段巍山、弥渡、南华、楚雄四县屬地区,統称之为南山,因皆在其县治之南。夏正寅为哀牢山南华县屬区域人,故署南山。唐樊綽《蛮書》載:“(南詔)槍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詔南山谷,心实固紧柔細,極力屈之不屈,諸所出多不及之。”蒙舍即今巍山县,白崖屬今鳳儀县即今紅崖,惟在弥渡县治平坝地区內。今弥渡县在清代以前屬赵州即今鳳儀,由此可知,《蛮書》中所称之南山,即今哀牢山上段巍山、弥渡、南华等县屬地区。今哀牢山上段之少数民族大多数为彝族,其中絕大多數則自称“罗罗濮”。据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十七云南大理府赵州条下載:“汉为牂榆县地,后为罗落蛮所居,唐为昆州地”。赵州包括今弥渡县屬之南山区,“罗落蛮”应即为今“罗罗濮”彝之先民;复据彝巫所說,則今哀牢山上段即南山地区,早在唐代以前,就有“罗罗濮”彝之祖先居住。

李文学傳第一

李文学,又名正学⁽¹⁾,瓦盧村⁽²⁾人也。其祖姓字,小李自摩村⁽³⁾人氏,乃“拉罗罢夷”⁽⁴⁾。旋入贅舍直地村⁽⁵⁾之李姓,遂姓李;李姓,“罗罗濮夷”⁽⁶⁾也。文学之母,乃瓦盧⁽⁷⁾張氏;南詔王之苗裔,亦“罗罗濮夷”也。張氏孕文学九閱月,临产期,家無隔日粮,返娘家借粮不获,归途中产文学,苦無以养,棄之澗而去。适有路人王某⁽⁸⁾聞嬰啼,遂拾而养之,朞月归其母,齎米五升,約待文学長,当为其佣。文学甫十龄,即作王某之奴僕,役二年,始完昔日齎米五升。后即入蜜滴⁽⁹⁾潘云溪⁽¹⁰⁾家当奴僕,备受鞭笞之苦。潘云溪乃文学之庄主,南山之豪强,以文学之父阿成欠其租,遂强之去以役代租,文学母泣送之。

文学家五口,年收蕎石餘,租四斗,餘不足为生,多賴乃父猎食。乙卯天旱,五谷不收,庄主逼租,皇差索粮;文学父,終日猎,不足完租粮,旋为野兽所伤而死。文学母悲不自胜,遂服毒拟自尽;文学聞之,急潛归視,不圖已为堪輿王泰阶解活。文学泣謂泰阶曰:“幸王地师活我母,徒以租粮逼甚,复何活,奈何?”王泰阶曰:“不活者,非独汝一家耳,哀牢諸夷不活,天下生灵不活;滿賊不灭,庄主不除,汝与夷众,当生生世世为滿賊之奴僕,汉豪强之牛馬。”文学曰:“王地师之言是也,然則,当如何?”时王泰阶之徒李学东在侧,慷慨而言曰:“与其为奴僕馬牛而不死不活,不如拔刀而起,杀滿賊,戮庄主而不活;实則,此乃唯一之活路耳。方今之世,哀牢諸夷,莫不怨庄主;天下生灵,莫不恨滿賊。苟君能振臂一呼,非仅哀牢諸夷聞風响从,且天下生灵亦必归附,君何虑之有?我与王地师已为君筹之久矣。君为首,杞紹兴、魯东应⁽¹¹⁾、徐东位⁽¹²⁾、杞彩順等必从之;且杞彩順已获兩千之众,王地师可往說其归附。我与王地师,誓随左右,供驅策,万死不辞,君宜速决。”文学憤然而起曰:“我必杀滿賊,手刃潘云溪,为我南山諸夷除害;今既有王地师为我师,学东弟为我助。我何惧哉?”

丙辰夏四月七日(咸丰6年,1856年5月10日),李文学率王泰阶、李学东、杞紹兴、徐东位、魯东应、魯得盛⁽¹³⁾、罗自美⁽¹⁴⁾、李学明⁽¹⁵⁾、字安东⁽¹⁶⁾、字阿烏⁽¹⁷⁾、魯發美⁽¹⁸⁾、阿里白⁽¹⁹⁾、笄荆⁽²⁰⁾、李明学⁽²¹⁾等,偕夷众五千余人,相聚于瓦廬后山天生营⁽²²⁾,誓师起义,共戴李文学为“夷家兵馬大元帅。”李帅即擢王泰阶为参軍,运筹帷帳;杞紹兴为付参軍佐之。加李学东为上將軍,統諸將士,馳騁疆場;魯得盛为付上將軍佐之。王泰阶秉李文学,李学东与諸將士卒夷民之意,而草檄文曰:“我哀牢夷民,历受汉庄主欺凌,僻居山野,貧苦为生,几十世矣。自滿賊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狽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白髮爹娘,呻吟于牀;幼弱子女,扶門飢啼。方今刃及

頸項，豈容奢冀免死？矛逼胸膛，何望乞憐求生？本帥目觀慘狀，義憤填膺，爰舉義旗，驅逐滿賊，除漢庄主。望我夷漢庶民，共襄義舉；則天下幸甚！我哀牢庶民亦幸甚！（23）”師既誓，齊驅蜜滴，擒漢豪強潘某、李某、白某（24）殺之，收積糧萬石，銀萬兩，金千兩，悉入帥庫供糧餉，帥不私之。

李帥起義之日，眾皆大呼曰：“鏟盡滿清髒官，殺絕漢家庄主。”未及旬日，哀牢、蒙樂、六詔之夷、漢、苗、回、栗粟庶民，咸操刀持矛來歸附，復得四千之眾，聲勢益壯。時有草蓋（25）女生劉柄賢來附，毛遂自荐，自負有良、平之才。李帥顧謂諸將曰：“劉阿柄（26）有才略，今來歸，可用乎？”魯得盛曰：“阿柄，奴才耳；昔攀附潘、李、白等庄主，乞求錢財，作應試之資，不得垂青，怨之而來附；彼觀我眾而來，見我勢孤必去，不可用之。”李帥曰：“魯將軍之言固當，然彼窘來附我，我輩正用人之際，若絕之，恐后者望而卻步，姑用之可乎？”字阿烏曰：“阿柄，漢人也，可逐之。”李學東曰：“王參軍，漢人也，彼與我同心，我夷愛之，我帥任之，曷言漢人必逐？阿柄苟與我同心，齊驅滿賊，何不用之？”李帥遂加之为付參軍。

是月，滿軍二万余眾寇榆（27），王泰階倡議急援杜文秀；李文學納之，集眾將，共議出師之策。劉柄賢曰：“滿賊輕敵，圖直驅榆，必不我備。吾帥可率李學明、羅自美、字安東三將軍，領三千士卒，出紅崖、定西嶺之險要，側擊之。我隨李上將軍、字阿烏將軍，率千人渡江（28），越龍潭山（29），出爛泥箐，起瓦黑井附近之夷眾，伏天子廟、英武關（30）之山谷間，側擊之。敵見后軍動，則無心在紅崖（31）久戰；若此，帥即可取勝。杞付參軍與杞彩順都督，有同宗之誼，可率徐東位，阿里白兩將軍，往說杞彩順都督附我，則可得二千余眾，从象鼻嶺（32）渡江而東，直驅鹿城，牽掣賊軍西援，則上將在英武關可取截擊之勝。惟杞付參軍攻鹿城，不可強取，只宜佯攻，以免徒耗兵力；若守軍弱，則可

取之，收其軍械，待其西上敗軍退回，即可棄城而返。王參軍可統魯得盛將軍、魯安林將軍，領二千眾，坐鎮蜜滴帥府，靜待我帥凱旋。”(33)

夏五月二日(6月4日)，李文學三路击滿軍齊出。蜜滴距紅崖三日程，李文學率師渡江北上，兼程急進。三日晨黎明，軍次紅崖，杜軍已被困三日，李軍直闖賊陣，文學親殺滿軍統領。賊遂潰，死傷五千余；退至英武關，遭李學東截擊，復死傷五千余。杞紹興得杞彩順之助，共驅鹿城，五日晨克之，盡收賊軍械與城紳財物，由阿里白督運歸。杞紹興、杞彩順、徐東位則率軍千人，西上四十里，伏于大石舖、清糧哨之山谷間。七日，滿賊殘軍敗回，復遭伏擊，惶惶逃遁，不能戰，死傷二千余。

滿賊既潰，杜軍圍解，李帥乃赴榆，晉謁西平王杜文秀大元帥。杜帥郊迎五里，挽李帥臂而言曰：“蒙樂、哀牢、六詔諸山之夷望，咸歸將軍；今將軍以二千之眾，破滿軍二万余，滿賊震恐。我因將軍之助，危得解，聲勢益壯。望同心協力，齊驅滿賊，則漢、回、夷生靈，可得以安。”李帥曰：“我蒙樂、哀牢、六詔之夷眾，歷受漢庄主之欺凌，滿賊至，更變本加厲，自恨起義晚，不及早除賊。今有大王並肩除賊，何功不克；大王向東進軍，我必策應之。”杜帥乃加李帥為“第十八大司藩”，鎮守蒙樂、哀牢之地。

五月中旬，三路夷軍，陸續回至蜜滴，李帥擇漢庄主李平階⁽³⁴⁾之宅為帥府。李學明、字安東于某日謁劉柄賢，李學明曰：“滿軍勢大，有直搗杜文秀巢穴之勢，杜軍莫能與敵。若非我李帥星夜馳援，則下關不守，榆城不保，杜帥安能高坐蒼洱為王。我李帥救杜帥于垂危，功高于其十七大司，何不認我帥亦為王；而僅加我帥于其諸大司之末，我甚為夷家恥之，劉付參軍之意如何？”劉柄賢曰：“容我先聆字將軍之高見。”字安東曰：“杜帥亦王，安能加我帥為王，此不必計較。杜

帥乃自称，我李帥亦可自称之。惟杜帥未免小器，我李帥功高至此，仅教我守蒙乐、哀牢尺寸之地，何不讓蒙化、紅崖予我守之。汉、滿、回皆欺我夷，我甚憤之。”刘柄賢曰：“兩位將軍勿躁，来日我等先訪杞付參軍言之，旋訪王參軍，李上將軍言之，复請李帥会集諸【將】議之可也。”

次日，刘柄賢、李學明、字安东齊訪杞紹興，杞彩順、阿里白亦在側，李學明、字安东先陳其意。刘柄賢曰：“字將軍之言有理，杞付參軍可納之而商之于王參軍与李上將軍，复請之于帥。”杞紹興曰：“义初起，民心未固，竟自称王，爭蒙化、紅崖之地；非仅力未及，恐伤夷、回兩家和氣，为滿賊所乘，殊为不当。”刘柄賢曰：“杞付參軍之言固有理，然所言民心未固，則非也。盖自蒙舍移祚，迄今八百余年，夷家無主，如羣龙失首，顛沛流离；若李帥为王，夷众可展數百年之眉，莫不加額庆幸，何言民心未固？彼可王，我亦可王，何必受其藩封。蒙舍城⁽³⁵⁾現复为滿軍所据，我以三千之众，即可取之；則我乃得之于滿賊，与杜帥何涉？誠如字將軍所言，蒙舍本夷家故地，今自取回，名正言順，失和無由。且杞付參軍与杞都督，皆乃蒙舍王之冑，取蒙舍，回故里，为祖宗爭光，理所固当，幸熟思之，而陳之于帥。”杞彩順顧謂杞紹興曰：“刘付參軍之言甚善，当請之于帥，即行正大位，然后取蒙舍城为王宮。我兄弟二人，应戮力为前驅，复我祖宗故地。且起义乃我杞某远在杜文秀之先，倘彼不服，当取蒼洱，还我祖宗故郡。”杞紹興默然良久而言曰：“若然，則当与王參軍、李上將軍議之。”李學明曰：“勿須周折，可直陳于帥，集諸將議之可也。”杞紹興乃將此意達之于帥，李帥遂集諸將議之。李學明、字安东、杞紹興、杞彩順等，先各陳其意。李學明复言曰：“汉受滿欺，轉而欺夷、回；回受滿、汉欺，轉而欺夷；夷，最下也；今仍受回之制，我实为夷恥之；願我帥为王，則可雪數百年之恥。”李學东起而作色言曰：“呸！倘吾帥为王，草寇王

耳,从之者二、三;吾帅为帅,为民除暴謀利,則無論汉、回、夷之民,莫不爭附之;为王为帅,幸吾帅慎擇之。我夷固世受欺凌,然雪恥之道,不在急于自王;光宗之方,不在得蒙舍、蒼洱區區之地;貴在得民,有民何患不王;苟無民,虽王亦亡,願諸將軍勿急于一時之利害而忘大計。刘付參軍之高見,貌似愛夷,然實則害夷耳,幸熟思之。”王泰阶曰:“我王則杜帅不我合,將为敌所乘,蒙舍、白崖、云南驛、鎮南、楚雄諸地,論我力,何不可取,實難守之也。朝取之,夕失之,徒耗兵力自戕耳。我力尙弱,宜避敌鋒,可截击漸折其力;正面迎敌,不得已也。今之計,要在养民,实府庫,修武备;固守礼社江之西,經路哀牢山迤西之地,尽緬、暹、交趾之边陲,拓地千里,得米、鹽、鉄之利;則庫可实,民可养,武可修,有此之基,而后举兵东向,偕杜帅合力击滿,則滿可除,民可安,我何患于區區一隅之王?复何患于祖宗之光不爭?夷恥之不雪?”魯得盛曰:“刘阿柄!尔为付參軍,所參何事?几誤我帅,王參軍、李上將軍之言,乃至理名言,望我帅納之!”李文学曰:“刘付參軍与李、字、杞諸將軍之意,皆为夷众,只所見不远耳;今既有王參軍、李上將軍之远識,当納之以罢称王之議,来日复議大計。”

次日,李文学集諸將議大計。王泰阶曰:“今当暫訂帅府职制,駐守要地者为都督,各有付將軍佐之;在帅府者,文为參軍,武为將軍,各有付者佐之;武之最高者即以上將軍名之,並与參軍合統各都督。”众从王泰阶之議。徐东位为右都督,字安东为付將軍,守鼠街、龙街及蒙乐山以西保甸之地;杞紹兴为付參軍兼左都督,字阿烏为付將軍,守南澗、貓街以及蒙乐山之首公郎諸地;杞彩順为南都督,其弟杞彩云为付將軍,守阿雄⁽³⁶⁾、西塞露⁽³⁷⁾諸地;王泰阶为參軍,杞紹兴、刘柄賢付之;李学东为上將軍,魯得盛付之;李学明为右將軍,魯發美付之;罗自美为左將軍,李明学付之;魯东应为督粮官,阿里白、笄荆、魯安林⁽³⁸⁾付之。魯得盛曰:“帅府得养常軍二千,都督府养常軍一

千，常軍总数不得踰五千；收庄主田亩耕之，則軍不忘农，可以战；粮不全取于民，民得以养。十八、四十齡間之男女，必練以战陣，战則集之，不战則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其职，力可專。”杞紹兴曰：“王參軍、李上將与我常言致富强兵之道，首在养民；山野养民之道，在薄粮賦，重农、牧、紡、猎，今急宜行之。我等倡議：帅府督府近郊之庄主田亩，悉收为軍耕；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賦，按岁所穫，課賦二畧，荒不納，民多則府多，民少則府少；若然，則民乃力耕，民不損，府不少。滿賊断我鹽、鉄，庶民苦之，我必勵我民以事牧、紡、猎，由帅府总收皮、毛、麻、麻布与汉商賈易鹽鉄；則府之用不取于民，而民得利，三載之后，民富而府实矣。”众皆曰：“善”！李帅曰：“即由杞付參軍、魯东应將軍督行之，吏有私扰民，可斬之不赦。本帅与夷汉貧戶，同受滿賊汉庄主之苦，今豈能容我司吏扰民乎？”庶民聞得庄主之地，不納租，薄賦二畧，荒不納；皮、毛、麻、麻布，售之于府而得鹽鉄之利，皆相聚而喜曰：“不圖今日复見天日，德勒米⁽³⁹⁾可王矣。”汉庶民，初惶于夷或禍汉，及聞府政不別夷汉，汉夷同利，皆曰：“夷不暴，暴者乃汉庄主与皇清耳。”

丁巳(咸丰7年1857)夏六月上旬，王泰阶率罗自美、李明学⁽⁴⁰⁾千人出鼠街，取者干諸地。李学东率魯得盛、魯發美千人順江北上会杜軍取蒙舍城，並命杞紹兴由貓街北上会襲南澗。杞彩順自西塞露沿江南下取磬嘉城。帅府諸將四出，刘柄賢乘机唆同李学明复促李文学正大位哀牢王，並納汉庄主潘云溪之堂妹为王后。李文学初不从，經几番劝进，乃为其所动而言曰：“王參軍、李上將軍及諸將士远出征战，惟徐都督尙近，可召而議之。”徐东位既至，乃进言曰：“正大位之事，早已作罢，今欲复議，須待諸將軍归。”刘柄賢曰：“出征士卒多夷众，若聞吾帅正大位，必益戮力攻战，可速出征諸將軍之[攻]城，不亦善乎？”李学明曰：“諸將士夷众，欲我帅为王久矣，惟王參軍、李上將軍

祖之耳，今乘其远出，即速为之，加王参军为丞相，彼等即無言。”徐东位曰：“王参军必不为相，刘付参军自为之可也。”

戊午春二月八日（咸丰8年，1858年3月22日），乃夷俗盛节，刘柄賢乃草正位詔，並致書杜帅，擇于是日正位吉席。是日，李学东凱旋归，适下骑不暇憩，即入帅府，擲甲于李文学之前，大怒曰：“我帅王与不王，名也；今必欲王之而后快，姑王之可也；潘氏女，乃敌之女，何得而妻之？帅与敌为亲，是即远疏众庶也；众离，我帅可得而王乎？是何愚之甚也！”复顧謂刘柄賢曰：“吾帅拥蒙乐、哀牢、六詔数十万之夷众，王亦王，不王亦王；汝为付参军，实亦为付相，而必欲为相，何不足之甚！”徐东位曰：“吾帅暫可不王，潘氏女既婚，离之不当，疏其亲可也。三位將軍得胜归来，我等正应举酒为將軍解劳。”李文学有慚色，复罢王意，惟与潘氏女結褵。

春三月，王泰阶收者干河平坝之地，得良田五万余亩，命罗自美駐者干守之。杞彩順率千余人，由西塞露南下取磬嘉城，月进二百里，連克敌寨三十余，歼敌五百余人；及圍磬嘉，有汉紳尉迟品玉領三千众据之，半載不下。王泰阶既收者干，率李明学千余众援杞彩順，遂克磬嘉。自西塞露至磬嘉以下，广地三百余里，得溪田三万余亩，鉛鉄厂各一，米鉄之利初备。磬嘉乃哀牢东壁要塞，杞彩順鎮之；者干乃哀牢西壁要塞，罗自美鎮之；兩地均居哀牢之中段，相距二日程，杞、罗互为犄角。

夏四月，王泰阶返蜜滴，偕李学东、杞紹兴謁李文学而进言曰：“礼社江畔之崖穴，多藏火硝，可命杞彩元付將軍监制火药以供軍用。磬嘉有汉紳原营鉛鉄矿，今已收之，可命杞彩順都督集鍛工广其营，制刀、鎗、戈矛、彈丸、鋤、犁、斧，以实軍械利民耕。今急宜取哀牢产谷之区，以丰民食，实府庫。”李学东曰：“由磬嘉沿江而下，再收戛色⁽⁴¹⁾、惠籠甸⁽⁴²⁾、磨沙、因远⁽⁴³⁾等地，由者干沿閣者江⁽⁴⁴⁾南下，取關

者、碧处⁽⁴⁵⁾、他郎諸地；上列諸地，皆乃产谷膏腴之区，若得之，則民丰府实。于是以礼社江为屏障，东拒滿賊；哀牢山为根基，西圖恩、普广袤之地；則大事之基已备，可全力而东驅滿賊。”杞紹兴曰：“者干之地，本为田四浪所克，以其甚怒汉人，不分貧富皆杀之，守不及半載，終为滿軍利用汉卒为內应而失之；我帅当告諸將，引以为誠。盖汉与夷为敌者，豪强也；貧無与焉，安能不分皂白而戮之；若汉皆与我为敌，則我孤危矣。田四浪拥五千之众，据按板、九夾、恩乐、閣者諸地，我若得按板鹽井，閣者田亩，則鹽米之利全矣。我帅宜深結田四浪以自广，則进可圖交趾、暹、緬之边，退可守哀牢之險。”李文学曰：“王参軍可往說田四浪，傳李帅之意，加其为都督，使之来附。”王泰阶曰：“彼已自为都督，何用我加之；彼势不在我下，焉肯屈膝？”李文学曰：“可遣上將軍夺之。”王泰阶曰：“此乃自殘，正滿賊所望耳。”李文学曰：“然則，王参軍之意何如？”王泰阶曰：“我偕上將軍、杞付参軍，亲往說之，拥其为付帅，吾帅后至与之会盟于者干，还其者干諸地，以示我誠，彼方甘与我合，共除滿賊。”李文学曰：“王参軍之言甚善，可即行之。”

夏六月，王泰阶、李学東、杞紹兴共赴按板謁田四浪，王泰阶先言于杞紹兴曰：“我与上將軍皆非滇人，又不擅‘卡杜夷’語⁽⁴⁶⁾，付参軍宜多达我帅之意。”杞紹兴然之。既会，田四浪曰：“王参軍既取者干，今来何意？”杞紹兴曰：“我帅命我等特来奉还者干耳。”田四浪曰：“李帅非取自我，乃取之于滿賊、汉庄主，並已为我洩憤，我無以为报，何云还之于我？”杞紹兴曰：“李帅之众，夷也；田都督之众，亦夷也；夷皆一体，何分彼此？我李帅麾下諸將士，皆乐戴田都督为付帅，共統夷众，广哀牢以西之地，为反滿之基；复举而东向，合杜帅之众，齐驅滿賊，幸都督勿辞焉？”李学東曰：“李帅即来者干迎都督会盟，共議除滿之策，望都督屈駕一行。”田四浪曰：“李帅，我阿哥也；我蠢，

恨不早归之；今阿哥远来就我，我豈有不去？”遂率其付將軍普順义、何成二人，偕王泰阶等同至者干。

夏六月二十四日（8月3日），为夷俗星廻盛节，李文学与田四浪于是日会盟于者干街，偕諸將集土主庙；有牛、羊、猪、麂、鹿、兔为牲，陈列于龕前。土主神前，則插献白花树一枝，傳土主神前身，乃蒙舍先王細諾邏；盖細諾邏为夷人，故夷篤敬土主神。又傳細諾邏宗族之神主木乃白花树，百世不变，故以白花树插献之，此夷俗盛礼也。貢列既备，李文学与田四浪相交臂挽頸，立于土主神前，李文学誓曰：“我誓与田付帅阿弟，共率哀牢、蒙乐、六詔之夷众，除滿賊，为夷家除害，至死不渝。”田四浪誓曰：“我誓与李帅阿哥夷家众兄弟，共杀滿賊汉庄主，为夷家爭气。”誓畢与諸將各食生鹿肉一块；是夜，笙絃大作，歌舞达旦。

次日，田四浪請于李文学曰：“者干之地，勿还我，仍由罗自美將軍守之，我欲得王參軍为謀；徐东位都督，我恩乐人也，願得其助，望阿哥許之！”李文学曰：“者干諸地，付帅可納之，王參軍乃我之目，徐都督乃我之手，我無目手可乎？”李学东曰：“田付帅之所請，非專为私也。按板为我西略之基，攻守皆須有王參軍之謀，方不失利。徐都督守鼠街⁽⁴⁷⁾、龙街均乃要地，不可輕离。然鼠街在貓街、者干之間，鼠街可由字安东將軍守之；徐都督可移守者干，則北可顧鼠街，南可援田付帅，东仍与磳嘉杞彩順都督互为犄角。杞付參軍駐貓街，亦可南顧鼠街，北轄南澗、公郎。罗自美、字阿烏兩軍，共与王參軍助田付帅可也，即命魯發美付將軍守貓街，替字阿烏將軍来受命。”李文学許之，偕李学东、杞紹兴还蜜滴，魯發美往貓街，徐东位、字阿烏南下，徐东位守者干，字阿烏、罗自美偕王泰阶随田四浪返按板、閣者。

秋七月一日（8月9日），杞紹兴謁李文学而請曰：“南澗居我哀牢之首，礼社江之源，若有失，則貓街、蜜滴震恐；貓街有魯發美付將

軍守之，可無慮。我擬親往南澗鎮之，北上可援杜軍于蒙舍城，南下可顧貓街、蜜滴，東出云南驛亦可援杜軍，西向可略緬寧。”李文學曰：“南澗原有阿里白駐守，今為安全計，可提張興癸都司為付將軍往助之可也。今王參軍遠离，杞付參軍再去，僅李上將軍一人為我耳目，我甚孤單；且李上將軍勞瘁，不忍多加其辛勞，幸勿出守。”

己未（咸豐9年，1859）夏五月，杞彩順偕其弟彩云（亦稱彩元）率二千眾，自礪嘉、者龍南下憂色平坝，旬日大破尉遲軍三千，守將尉遲品玉受重創而亡，杞彩順乃收憂色據之。“僊”人刀成義受滿賊之惑，領“僊”軍千人固守小帽兒山⁽⁴⁸⁾，屢出擊杞軍，杞軍圍攻兩月不下。王泰階遣字阿烏自按板率千人襲刀軍之后，八月中旬下之，杞彩順為流彈所傷，墮澗而亡。字阿烏擒獲刀成義，杞彩云欲殺之為乃兄復仇。字阿烏曰：“王參軍之命，不許妄殺‘僊’軍一卒，況其首領乎？宜解往見李帥裁處。”杞彩云乃止，即解蜜滴帥府。李文學聞報，乃詢李學東、杞紹興對刀成義之方。李學東曰：“杞都督在戰陣為流彈所傷，墮澗而死，此不能獨怪刀成義。刀成義或不欲堅與我為敵，乃受滿賊漢豪強之蠱惑，畏我殺彼，我力攻之，彼當堅拒之，宜也。憂色平坝乃出米之沃地，庶民全屬‘僊’人，我已得之，然非我所能守之。若得刀成義心服為我守，此乃順守，‘僊’民可服，則我可進取磨沙、惠籠甸、因遠諸地；否則，我寸步難進。且閣者江畔，亦多‘僊’人，若聞我殺刀成義，則必叛我，為滿所用。”杞紹興曰：“我帥尙欲遠圖交趾、暹、緬之邊，若得刀成義‘僊’軍為前驅，彼語可通，可得‘僊’庶民之助，則戰可獲勝。”李文學曰：“杞付參軍可即迎之途，代我為刀將軍解繩請罪，我即后至。”杞紹興至阿雄，即逢杞彩云解刀成義至，杞紹興親為刀成義解繩，跪而請曰：“我宗弟彩云觸冒將軍，我帥深引為咎，特命不才前來請罪，我帥后即至。”刀成義曰：“尊兄遭我流彈打死，我罪當死；得李帥赦免，保全性命，意已過望，我何人？何勞參軍遠迎。”刀成

义获释，骑行至琵琶箐⁽⁴⁹⁾，李文学迎上而言曰：“我杞付將軍，冒犯將軍，李某特來請罪。”刀成义急下馬跪而言曰：“刀某早該聞風歸附麾下，供驅策，竟敢抗拒，罪該萬死，得蒙大帥赦免，寬恩已極，何勞大帥屈駕遠接，刀某勿以為報，乞收留于麾下，充當小卒，某願足矣。”李文学曰：“刀將軍乃‘樊’人，‘夷’也；李某乃‘羅羅濮’，亦‘夷’也。我‘夷’輩，所受漢滿欺侮，不堪其苦，乃舉義旗，除滿賊，滅漢官紳，幸將軍共襄義舉，憂色南下之地，悉委刀將軍統之；我帥府諸將士，拥將軍為南靖大都督，幸勿卻之。”杞紹興曰：“途中不必多談，待至帥府再作計議。”遂齊驅帥府，宴三日，刀成义領南靖大都督返憂色。李文学痛杞彩順陣亡，擢其弟彩云為南都督，仍駐守磴嘉。

庚申（咸豐10年，1860）秋八月，王泰階率羅自美、字阿烏、普順义五千眾攻他郎克之，得碧處諸產谷之地。癸亥（同治2年，1863）二月，攻通關哨克之，守三年，丙寅（同治5年，1866）春三月失之；己巳（同治8年，1869）冬十二月又克之，西圖未進；庚午（同治9年，1870）秋九月，為滿軍所破，王泰階身被重傷，死亂軍中，字阿烏被擒不屈就义，普順义战死，羅自美只身逃脫，回至蜜滴帥府。李文学聞王泰階死，大慟几絕，不進飲食者數日，遂擢杞紹興為參軍，自此鮮出議事，文武事宜，悉委諸于李学东、杞紹興。

壬申（同治11年，1872）春，滿軍圍下關，李文学率李学明、李明学三千余，赴下關解杜文秀之危，軍潰，李学明战死。李文学、李明学潛至南澗，滿軍懸賞擒李文学，李明学叛而擒文学獻滿。甲戌（同治13年，1874）春三月，押至牛街，凌迟处死，享年四十八（1826—1874）。

李文学自丙辰（咸豐6年，1856）起义，迄癸酉（甲戌，同治13年，1874）十八年而亡，其奉己則富而粗食，貴而素服；治民則納眾議，重耕、牧、紡、獵之利，不納租，課賦二脛。故自庚申至己巳〔壬申〕十二年間（咸豐10至同治11年，1860—1872），民得小康，此非南詔后之夷屬

盛世歟？文学死，蒙乐、哀牢、六詔之夷众老幼，皆嚎歌山野，若非仁人，何至感人之深。

补注：

- (1) 正学，在白寿彝編《国民起义》（神州国光社版）第二册《杜文秀統轄职官題名录》中有“大司藩李正学南山人”（第一八八頁），即其人。又在王亥撰《爨乐山城夷变紀略》一文中，亦全作“李正学”。
- (2) 瓦盧村，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彝村。
- (3) 小李自靡村，哀牢山上段东面，巍山县屬彝村，南距瓦盧村三十五华里。
- (4) “拉罗罢夷”，“拉罗罢”今作“腊罗巴”，为現今巍山、景东一带汉族称“土里”、或“土家”、或“蒙化人”之自称，又自称“密洒巴”，为彝族支系。
- (5) 舍瓦地村，哀牢山上段东面，巍山县屬彝村，在小李自靡和瓦盧之間。
- (6) 罗罗濮夷，即今自称“罗罗濮”之彝族。
- (7) 瓦盧，即瓦盧村。
- (8) 王某，名为王厚堂，为弥渡县屬歌康郎村（与瓦盧村一溪之隔，相距十五里）之汉族地主。
- (9) 蜜滴，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汉族地主大村寨，在有些中国分省地圖上作“弥底”，这一革命运动的总机构帥府即設立于此。
- (10) 潘云溪，当地汉族大地主，其第四子潘展堂于一九五二年土改时，被农民斗争后才死去，死时有八十一岁。
- (11) 鲁东应，瓦盧村“罗罗濮”彝，为李文学部下督粮官。
- (12) 徐东位，原为哀牢山下段西面鎮沅县屬恩乐甸“卡哩”族（哈尼族支系），因其妻为地主玷辱致死，憤而杀地主，后逃至哀牢山上段西面弥渡县屬苗掌村，入贅于“罗罗濮”彝族。参与起义后，为李文学部下右都督，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五月，战死于哀牢山上段西面景东县屬小龙街。徐氏原駐守哀牢山上段西面景东县屬鼠街，旋調住哀牢山下段西面景东县者干（接近鎮沅），因該地有“卡哩”族、傣族和“罗罗濮”彝族，他能操这三族語言，由他駐守，便于联系。
- (13) 鲁得盛，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新村“罗罗濮”彝族，为李文学部下付上將軍（上將軍为李学东），同治十一年五月，清軍圍攻蜜滴，被擒不屈就义，全家受戮。
- (14) 罗自美，哀牢山上段西面弥渡县屬烏里黑村“罗罗濮”彝族，为李文学部下左將軍，曾

駐守者干，后随王泰阶駐守哀牢山下段西面墨江县屬通关哨，圖进取思茅，兵敗隻身回蜜滴，同治十一年五月与魯得盛同为清軍所擒就义。其曾孙罗存根，一九五三年为弥渡县人民政府警衛員，解放前，曾参加游击队。

(15)李学明，瓦廬村“罗罗潑”彝族，为李文学部下右將軍，同治十一年，清軍攻大理，随李文学赴下关援杜文秀，战死于下关。

(16)字安东，蒙乐山上段东面，巍山县屬小比舍村，“密洒巴”彝族(即“腊罗巴”，在景东县屬多自称“密洒巴”)，为徐东位的付將軍。当徐东位調駐者干都督府后，即由其常駐右都督府所在地鼠街代行右都督职务。同治十一年六月，清軍圍攻駐守巍山县屬貓街的左都督杞紹兴，字安东北上馳援，战死于哀牢山西面巍山县屬牛街。牛街与其出生地小比舍村，隔河相望，仅相距十里，后小比舍村“密洒巴”彝族，为其于村側一小山崗上建立庙宇，称为“安东庙”。庙內並祠有其上屬李文学和徐东位及其同僚字阿烏和阿里白。

(17)字阿烏，蒙乐山上段东面，景东县屬大比舍村(小比舍村南十里)“密洒巴”彝族，为杞紹兴付將軍，后随王泰阶駐守墨江通关哨，战死于該地。

(18)魯發美，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烏里黑村“罗罗潑”彝族，为右將軍李学明之付將軍。

(19)阿里白，哀牢山上段西面，景东县屬沙拉村“密洒巴”彝族，为督粮官魯东应之付將軍。

(20)宣荆，六詔山西面，楚雄县屬普卡村“罗罗潑”彝族，为督粮官魯东应之付將軍，擅長獸医，軍运騾馬生病，即为其医治。李文学彙集哀牢山及其附近的土医生，由宣荆統率監制箭毒，作为軍用。

(21)李明学，瓦廬村“罗罗潑”彝族，先为左將軍罗自美之付將軍，后常随李文学为侍衛將軍。同治十一年随李文学赴下关援杜文秀，敗回哀牢山之首南澗，清軍县賞捉拿李文学，李明学即縛李文学獻清軍請賞投敌。

(22)天生营，为哀牢山上段主峯之一，海拔二千八百公尺，四周陡峻，仅有一路能达此，营內用石筑三道弧形工事，内外兩道，多已傾圮，中間一道尚存(見照片)。

(23)这篇檄文，諸彝老多說，系出自杞紹兴手笔。又据蜜滴汉族地主李平阶所藏該文底稿，系署杞紹兴之名，即为杞紹兴起草。李平阶住宅为当年李文学之帥府，故得存留这一文稿，李平阶不肯相讓(1945年)，只把它抄录，及获夏稿所載，兩相对照，完全一致。解放后，这篇底稿已散失。由此可証实，这篇檄文系出自杞紹兴手笔，但無疑王泰阶也是参与起草人之一。

- (24)潘某、李某、白某、潘、李、白三姓为哀牢山弥渡县屬之汉族大地主，潘某即潘云溪，李某即李丕，白某不知何所指。李文学即是潘云溪之佃农，曾在他家当奴僕十余年。李丕之住宅被沒收作为李文学之帥府。
- (25)草盖，哀牢山上段东面，南华县屬一汉族村寨，北距蜜滴四十里。
- (26)刘阿柄，即刘柄賢，阿柄为小名。
- (27)榆为大理之簡称，史称樸榆。
- (28)江指礼社江(元江上游)。
- (29)龙潭山、爛泥膏、瓦黑井，此三地均为六詔山脉之南华县屬地区，龙潭山距南华县城一百五十里，爛泥膏距一百里，均在县城之西南；瓦黑井在县城西八十里，为“罗罗潑”彝族聚居区。
- (30)英武关在南华县城西一百里，为“罗罗潑”彝族聚居区；天子庙在英武关地区內，滇緬公路經此。
- (31)紅崖屬鳳仪县，在县城西六十里，滇緬公路經此，史称白崖。
- (32)象鼻嶺为六詔山西面，楚雄县屬地区，礼社江东岸之一長山崗，形如象鼻，与哀牢山东面南华县屬之猴街隔江相望。从地理位置而言，应作“从猴街渡江而东，經象鼻嶺，直驅鹿城(楚雄城)。”象鼻嶺和猴街在礼社江兩对岸，为滇西楚雄和滇南景东交通之重要渡口之一，此地东北距楚雄城二百里，西南距景东城一百八十里。
- (33)按李文学这次三路出击清軍，皆在今滇緬公路道上紅崖和楚雄之間进行。
- (34)李平阶之父李丕为李文学所杀，其子李上林历任当地伪区长和中心小学校長，土改后一九五四年还在进行劳动改造中。
- (35)蒙舍城即蒙化县城，亦即今之巍山县城。
- (36)阿雄，哀牢山上段东面，南华县屬，今称大馬街。
- (37)西塞露，哀牢山上段东面，楚雄县屬地区。
- (38)魯安林，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岔河山彝村，“罗罗潑”彝族。
- (39)“德勒米”，“德”义为大，“勒米”义为肚臍，合为大肚臍。李文学腹鼓大臍，人多以“德勒米”代其名，此为“罗罗潑”彝語。
- (40)按李明学常在李文学左右为侍衛將軍，从未隨王泰阶行軍，应为字阿烏。
- (41)蔓色、磨沙，蔓色即今蔓洒，与磨沙均在哀牢山下段之东面，元江之西岸，为傣族聚居区，屬新平县。夏稿中称此处人为“梵人”，即指今傣族。

- (42) 惠龍甸，哀牢山下段东面，元江之西岸平坝，为元江县治所在地，有傣、彝、汉三族杂居。
- (43) 因远，为哀牢山下段东面山腰間一平坝，元江县属，此地居民多为白族(民家族)。
- (44) 閣者江，在哀牢山之西面，即把边江中游一段之称，有一平坝称为閣者，属镇沅县，为傣族聚居区。
- (45) 他郎为墨江县之旧称，清代为他郎州。碧处在墨江县城西四十里，为哈尼族中“布都”支聚居区。
- (46) “卡杜夷”語为哈尼語之一方言。
- (47) 鼠街跨把边江上游中川河之兩岸，西岸属蒙乐山，东岸属哀牢山，其附近多“密洒巴”彝族，故以“密洒巴”彝字安东守之。
- (48) 小帽兒山，哀牢山下段之一主峯，在新平县属境内。
- (49) 琵琶箐，南华县属，北距蜜滴五十里。
- (50) 南靖大都督，据蜜滴汉族地主李平阶說，李文学圖向思茅、普洱边区發展，該地区多傣族，拟以刀成义的傣族部队为前导，较为便利；而刀成义当时所辖嘎洒、磨沙、惠龍甸地区以及思普边区，皆在李文学帥府所在地蜜滴之南，故加刀成义为南靖大都督，寓有平定南方之义。

附記三則：

(一) 李文学之籍貫和族系

按李文学之祖系巍山县小李自應村人，至其父字阿成已迁居于同县屬之舍苴地村，及其年長又在該地入贅，則其应为巍山县人。但因其母为弥渡县瓦盧村人，又出生于瓦盧村，从十二岁起就在弥渡县屬密滴村潘姓地主家当奴僕，多住于弥渡县屬內，則又属于弥渡县人。但無論其为弥渡县人或巍山县人，皆屬南山地区，当地不以县屬分，皆称其为南山人。

关于李文学之族系，其父为“腊罗巴”彝，其母及其入贅之李姓均为“罗罗潑”彝，从出生到十余岁多在“罗罗潑”彝聚居村生活，先能操“罗罗潑”彝語，后才学会“腊罗巴”彝語，則其应为“罗罗潑”彝。“罗罗潑”彝和“腊罗巴”彝，各操其彝語方言，兩者之生活習俗極近，关系頗为密切，杂居处不分彼此，則無論李文学屬“罗罗潑”或“腊罗巴”，皆屬彝族。

(二) 李文学碑記和庙宇

在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李文学出生地瓦盧村側之岔河山上，建有“大司藩”庙一

座，庙內塑画有李文学及部屬之像，其塑像下豎有石碑一塊，碑高二尺五寸，寬一尺五寸。現按其原刻內容及其排列方式列下：

契侄	魯東應	
契侄	魯正階	
	李玉順	之神位
將軍	魯得盛	

總里南山軍務文章壹名己屬李文学老大人神位

蒼軍	起肇興	
	王泰階	之神位
	徐東位	
契侄	羅自美	
	李正開	

皇清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己屬地厅同立

按此碑与庙內之塑像画像均出自当地彝族巫师兼塑画匠魯根發(卒于一九四九年，有五十岁)之父魯得興(卒于其子之前)手笔。魯氏父子只粗識漢文，故有訛字且文理不通，碑額全行之义本为：“管理南山軍務政治本地第一人李文学老大人神位”。“文章”在当地習指办理地方政务，“里”为“理”之訛；“屬”为“屬”之訛；“己屬”为“自己地方”即指“本地”。“契侄”在这里指小輩，其原义为“部屬”；“蒼軍”为“參軍”之訛。起肇興即杞紹興，李玉順、魯正階、李正開三人之事蹟已不可考。

又在該庙側草叢乱石中，發現一塊殘断石碑，碑額为：“夷家兵馬大元帥李文学之灵位”，左右下角皆殘断；右上角“上將軍”下有“李学东”，“右將軍”下殘断；“參軍”下有“王泰階”和“杞紹興”兩名並列；左上角“左將軍”下有“羅自美”“督粮官”“魯得盛”；“將軍”下殘断；最左边为“皇清光緒五年正月一日”，下殘断。

哀牢山上段西面巍山县屬稿街南下三里，中川中东岸崑崙下，有一“石洞寺”，寺側有李文学及其部屬的庙宇一座，各塑像側皆冠有其姓名和职銜，有：

夷家兵馬大元帥李正学 參軍左都督杞紹興 參軍王泰階 付參軍刘柄賢 上將軍
李学东 付上將軍魯得盛 右都督徐東位 左將軍羅自美 右將軍李学明 督粮官
魯東應 付將軍字安东 付將軍字阿烏 付將軍阿里白

共十三人，標上書：“光緒己卯十月十五日建”(即光緒5年，公元1879年11月28日)。

这一座庙是所有李文学庙宇中,列其部属最多的一座庙,但还没有田四浪、杞彩顺、普顺义、刀成义、楊承熹等重要人物,因各地庙宇有其地域的局限性,前举五人之所在地及其活动地区,皆距巍山和弥渡两县属地区一百五十里以上,当地彝老和彝巫囿于见闻,故不能将在其他地区活动的领袖人物列于本地庙宇中。如在镇沅县属者东区山顶上,有一將軍庙,其中只画有“帥爺田四浪”,左为“大參軍王泰阶”,右为“大將軍都督普順义”,共只三人。田、普皆为当地人,且在当地活动;王泰阶后期常随田四浪,故当地熟習其人,將其与田、普並祠于庙。

(三)有关李文学牺牲情况之記載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李文学率李学明和李明学等三千余队伍赴下关援杜文秀失败,李学明战死。据彝老說,李文学和李明学即率殘軍返巍山县城,协杜軍共守城垣。城破,李文学偕李明学逃至南澗,时南澗已为清軍佔据,彝軍守將阿里白和張兴癸已战死,李明学遂捉李文学献清軍投敌。关于这一情况,在《蒙化县志稿》(民国八年修)卷七《寇变志》內,有相关的記載: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十日(4月17日),总兵楊玉科攻漾濞贼巢克之。五月十六日(6月21日),薩越鎮总兵李維述攻蒙化,师次中南庄会开化鎮。楊玉科于十八日,兵由下关至,連战皆捷。日晡,临城下,伪都督馬永盛內应,贼众惊乱,官軍四面登城,分道巷战,斬首逆楊仁、李正学,遂克之。”

此处所載之李正学即李文学,但不牺牲于蒙化城,而在蒙化城南一百一十里之南澗擒获,押回蒙化城囚禁,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三月押到哀牢山上段西面蒙化县屬牛街乡烏龟山,于二十八日凌晨处死。

張兴癸傳第二

張兴癸,瓦盧“罗罗濮夷”,蒙舍先王細諾罗之遺裔,李文学之母弟也。彼有《宗譜》曰:“傍加独、細諾罗(独邏)、罗波海、波海莫、莫叠魯、魯乃卓、卓則利、則利多、利多都、都味得、得媽、媽枯、枯克、克阿、阿白、白酌、酌謎、謎別無、無奈翁、翁澤肥、肥婆些、些奇、奇涅、涅扎腊、扎腊色、腊色得、色得拖、拖盧杞、杞篾、篾突、突列、列柏、柏必格、格卻朵、朵吉馬、吉馬塔,”历承三十六世。吉馬塔乃兴癸之祖張开正之夷名也,开正之后,夷名遂廢。兴癸有一姊三兄,長姊乃李文学之

母，三兄皆夭；兴癸生一男，名大保；大保生一男，早夭；留一孙，廢無名。

細諾罗为蒙舍先王之夷名，生三子，長曰罗波海，次曰罗慎，幼夭無名。夷制：幼承父業，幼亡不及長，別擇近支之幼者立之。罗波海为長，依制不立，徙邑哀牢山之首南澗。兴癸之汉姓張，傳乃系蒙細諾罗酬張东进求之禪讓，遂以其長子罗波海更姓名为張罗朝鳳以茲唸之故也。

張兴癸初为李文学帅府都司，常領百人侍文学左右。丁巳（咸丰7年，1857）秋七月，除为付將軍，往协阿里白守南澗。癸酉（同治12年，1873）冬，滿軍犯南澗，战死。

补注：

（一）《蒙化志稿》卷七《寇变志》載：“同治十年，辛未（1871），十二月，參將李芳梅攻南澗敗績。”

按当时正是把紹兴部將阿里白和張兴癸駐守南澗，將李芳梅击败。

（二）按这一革命运动領袖人物，較張兴癸有才干有貢獻者尙有普順义、何成、字阿烏、字安东、阿里白等，夏氏皆不另为之立傳，而独为張兴癸另立傳，或有兩因：一因其为李文学之舅父，一因其为南詔蒙氏之遺裔。夏稿記其为姓張“傳乃系蒙細諾罗酬張乐进求之禪讓。”此仅能作傳說看待，因張蒙禪讓之說，不先見于《蛮書》、《旧唐書》、《新唐書》、《太平寰宇記》等唐宋著述，乃后見于元以后之著述。

王泰阶傳第三

王泰阶乃西蜀峨眉汉人，貧無炊，年十二，为富豪僮僕。富豪塾师教富公子誦讀，泰阶在側，則暗听之，默誦之；略有暇，輒閱讀臨帖，不數年，学識过于富公子，富豪嫉之。富豪失金，詆为泰阶所盜，酷刑逼供，皮肉为裂，閉于禁室，几瀕于死。某夜半，泰阶聞屋頂有足音，忽一人推瓦撥椽而入，解其繩，提彼复躍而出，耳語于彼曰：“豪公將卖汝于雷波⁽¹⁾为奴，永不得出，宜速去。”泰阶視之，亦乃富豪家之賤僕李

学东也，彼乃西蜀峨边夷人。

秦阶既出，飢寒数月，得为堪輿僕从，負載行囊；未及二載，堪輿在山野被盜所杀。秦阶負行囊后至得免，惧禍及己，圖逃至桂林，途中遇李学东，惊問曰：“汝何襁褓至此？我累汝否？”学东曰：“汝脫出，富豪究之急，吾惧而逃，佣工餬口，今复被逐，正不知何去何从。”秦阶曰：“吾尙能为堪輿，聊可餬口，汝佯为吾徒，走黔、滇、桂間，暫可度日。”学东曰：“苟若是，何日了了？何不往投太平軍，痛快干一番。”秦阶曰：“吾亦曾作如是想，即趋之可也。”及至湘桂間，李学东曰：“投誰下为善？”秦阶曰：“石达开將軍，寬仁大度，有胆略，可投之。”

癸丑(咸丰3年,1853)秋,王秦阶偕李学东投太平翼王軍。秦阶初为一录士,后因李学东兩护翼王之功,而擢为侍衛長;一日,翼王問李学东曰:“汝何不投北王而投我部?”学东曰:“吾友王秦阶言,惟大王寬仁大度,有胆略,故投之。”翼王曰:“王秦阶何許人?”学东曰:“即在我王軍前为录士。”翼王即召至前,秦阶俯伏,痛陈滿賊禍华,民不聊生之苦,願誓死驅之。翼王乃留之为帳前文書,整理案牘。

甲寅(咸丰4年,1854)春三月,翼王小挫,李学东受創,寓民室养憩,秦阶亲为調药,不忍离去;旋为滿軍所擄,及逃出,翼王軍已远离月余。秦阶謂学东曰:“翼王軍前,人才众多,我二人去留,不足輕重。滿賊暴戾,遍地皆怨,滇夷尤不堪其苦;吾兄乃夷人,何不入滇促夷起义,应援天国,不失効忠于翼王。”李学东曰:“吾弟乃汉,願为夷戮力;兄乃夷人,安不为夷?願随吾弟入滇,促夷起义,应援天国,驅逐滿賊。”

甲寅冬,王秦阶由桂西經滇南渡礼社江入哀牢山为堪輿郎中,李学东佯为其徒,出入夷、汉貧富之門。入富室行堪輿⁽²⁾,得資購药;入貧戶为郎中,瘥病不取資;与李学东亲为貧者侍湯药,貧者莫不感其德。未及一載,哀牢山川,为其所悉;富室內幕,为其所知;貧門痛

苦,为其所曉。李学东乃曰:“聞杞彩順領千人聚山野已一載,可往投之。”秦阶曰:“彼杀戮汉人过甚,漸失众望,不足为首;当別擇可为首者起义,后說其归附。”李学东曰:“杞紹兴为夷中之能文者,有卓識,又乃蒙舍王細諾罗之胄,可以复故国之名拥之,則群可聚。”王秦阶曰:“杞紹兴只可为夷首之輔,不足为夷首;蒙舍距今甚远,复故国不足为名。李文学,大膽鼓腹,夷众悉以为異人;若拥彼为首,則众莫不以其異而附之。”学东曰:“善,吾二人当即于夷、汉貧門,暗揚李文学之異,明訴滿賊汉豪强之暴;复潛与杞紹兴、魯得盛、魯东应、徐东位、字阿烏、李学明、罗自美等为夷众所熟知者議大事,不半載,事可举矣。”一日,王秦阶訪杞紹兴,适杞猎一狐归,秦阶称曰:“好狐!皮值几何?”杞紹兴慨言之曰:“好狐,非吾所有,乃蜜滴庄主所有耳;可值三錢,庄主所予不过一錢。”秦阶曰:“不予,可乎?”紹兴曰:“不予,罪矣。”秦阶曰:“吾兄本王室之胄,何碌碌久居人下受迫乎?”紹兴曰:“滿官杀我父,汉庄主夺我地,回商賈剝我毛皮之利;我夷受凌久矣,恨無首集众,雪我夷恥,王地师豈为我筹之。”秦阶曰:“聞众皆以李文学为異,彼可为首乎?”紹兴曰:“李文学为潘家奴,几二十年矣,恨庄主如刺骨,尝切齿言曰:‘我必杀尽庄主,洩我夷家之恥。’某日,大雨,李文学适渡梅江河⁽³⁾,洪奔山傾,……⁽⁴⁾;前数日,彼入山砍柴,从虎背越过,而虎不惊。众皆曰:‘德勒米,神仙临凡,龙虎不侵。’由是觀之,李文学为首,众必响从。”又曰:“李文学之被視為異人,不自今日始,方彼出胎,被其母棄于洪澗而不斃,众莫不神之。”

丙辰夏四月一日(咸丰6年,1856年5月4日),王秦阶聞李文学母,因粮逼而服毒拟自尽,即驅治而活之。李文学泣謂王秦阶曰:“幸王地师活我母;但以租粮逼甚,复何活!奈何?”王秦阶曰:“不活者,非独汝一家耳;哀牢諸夷不活,天下生灵不活,滿賊不灭,庄主不除,汝与夷众当生生世世为滿賊之奴僕、汉豪强之牛馬。”四月七日,李

文学遂率王泰阶、李学东、杞绍兴等五千余众，起义于天生营，众拥李文学为‘夷家兵馬大元帅’。李文学加王泰阶为参军，泰阶遂草檄文，見李文学傳中。

夏四月下旬，滿軍二万余犯榆，王泰阶倡議急援杜文秀，李文学納之，共議出師之策。五月中旬，李文学、李学东、杞绍兴三路出击滿軍，凱旋回蜜滴。李文学受其付参军刘柄賢、右將軍李学明等之慫恿，圖取蒙舍，正位哀牢王，泰阶力言不可，李文学納之。泰阶复为李文学制訂帥府文武职制，其事均見李文学傳中。

丁巳(咸丰7年, 1857)夏六月，泰阶率帥府左將軍罗自美及其付將軍李明学等千人，道出鼠街、龙街，取者干河諸地，戊午春三月全克之。时帥府杞彩順都督，久圍磬嘉不下，泰阶命罗自美守者干，自率李明学軍千人援杞彩順，遂克磬嘉。

戊午(咸丰8年, 1858)夏四月，泰阶返蜜滴，偕上將軍李学东，付参军杞绍兴往謁李文学，献鍊鉄鑊、制火药以实軍械利民耕之策，連閣者田四浪抗滿之計，李文学全納之，事俱見李文学傳中。

夏六月二十四日(8月3日)，李文学与田四浪会盟于者干，盟畢，田四浪向李文学請泰阶为輔，文学初不許，經李学东进言后，方許之。自此，泰阶乃在田四浪左右，为李文学圖西广以为抗滿之基。

己未(咸丰9年, 1859)春二月，王泰阶請于田四浪付帥曰：“我輩不宜苟安久居于此，受制于敌，急宜取他郎；並請李帥即遣將取戛色、惠籠甸、因远等地以及哀牢之东，明春西圖，西定即可东进。”田付帥曰：“王参军可領三千众取他郎。”泰阶領普順义，字阿烏三千众出師，春三月無功还。秋九月，刀成义率五千众，由戛色沿江而下，收磨沙，克惠籠甸；磨沙、惠籠甸多“焚”人，故刀成义能速得之。秋十月，攻因远不下，泰阶自按板率罗自美二千众往援之乃克，擒守將楊承熹，泰阶亲解其縛而說之曰：“我聞楊將軍乃大义篤国楊干貞之胄，何乃屈

身為滿賊犬馬，竊為將軍恥之。我李帥‘羅羅濮’夷也；田付帥‘卡杜’夷也；刀都督‘樊’夷也，李上將軍‘諾素’⁽⁵⁾夷也，字阿烏將軍‘彌薩黑’⁽⁶⁾夷也，普順義將軍‘卓閣’⁽⁷⁾夷也，皆為憤滿賊而起大義；楊將軍乃‘明家’，亦夷也，何不共聚大義，為夷効命耶？竊已奉李帥田付帥之命，加楊將軍為揚明⁽⁸⁾大都督，即鎮守因遠，幸勿卻焉！”楊前而揖曰：“謹奉王參軍雅教，願隨李帥田付帥帳下，供驅策，除滿賊。”刀成義曰：“今既有楊都督之助，可即取思陀、瓦渣⁽⁹⁾諸地，則哀牢東壁，全入我掌中矣。”秦階曰：“思陀、瓦渣全屬土司之地，土司雖屬夷，畏我侵其利，必死拒。我不攻彼，彼懼滿賊侵其利，亦必死拒滿賊；彼拒滿賊，即替我拒之；可暫不攻彼，通使往和之可也。”乃約楊承熹于翌年合取他郎。

庚申（咸豐10年，1860）秋八月，秦階率羅自美、普順義、字阿烏五千眾，會楊承熹取他郎、碧處。師出，先克碧處，字阿烏擒得滿、漢營之都司王崇周，乃“和泥”⁽¹⁰⁾夷也，秦階曉以為夷起義之大義而釋之為前驅。八月七日圍他郎，王崇周夜潛入滿營，結其都司白簡為內應，八日夜遂克之。白簡乃他郎“必約”夷⁽¹¹⁾，守軍亦多“必約”夷，秦階以除滿安夷為帙，多樂為用，故所向皆速成。

癸亥（同治2年，1863）春二月，秦階以五千之眾，攻他郎之通關哨，因據西進之要塞，圍十日克之。守三年，西圖未展；丙寅（同治5年，1866）春三月失之，己巳（同治8年，1869）冬十月復克之。庚申（庚午，同治9年，1870）⁽¹²⁾秋九月，思陀、瓦渣土司背約，合滿軍二萬眾攻通關哨，秦階大敗失關，身被數創不能行，字阿烏負之行，且戰且走。秦階曰：“字將軍可棄我，獨戰而逃，勿為我累，望回告李帥田付帥，決勿因思陀、瓦渣土司背約而伐之，敵乃滿賊耳。”言畢而亡，享年四十（1830—1870）。字阿烏被擒不屈就義，普順義戰死。羅自美苦戰得脫，回至蜜滴帥府報喪。李文學聞秦階死，大慟几絕，不進飲。

食者数日，遂擢杞绍兴为参军，自此少问事，文武事宜悉委之于李学东、杞绍兴。腊月，满军趁胜逼阁者，围田付帅于江畔崖穴，付帅夜墮江欲逃，不期为水淹斃。满军冒进至九夹，拟窥按板，为徐东位自者干往前迎战，刀成义自戛色击其后军，杞彩云自磬嘉侧击，三面合围，並用火攻，满军覆歿，余不满百。

秦阶自幼受困，及長不为己圖，为夷捐生，为貧者損命，骨暴山野，魂耀日月。

补注：

- (1) 雷波在四川南部，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之东，屬小涼山区。
- (2) “入富室行堪輿”哀牢山汉族地主皆迷信堪輿，圖其坟墓住宅（俗称陰陽二宅）置于龙口，子孙財源茂盛，永保其統治剝削各族农民的地主阶级地位，如鎮压这一革命运动的刘字清地主，就常延請堪輿，待以上賓，为其擇地。王泰阶和李学东就伴为师徒二人，借行堪輿为名以掩护其革命活动，常出入刘字清之門。刘字清曾請王泰阶为其父擇墓穴，泰阶並为之作墓誌銘，碑誌末还刻有“西蜀王泰阶恭撰”，誌銘为一般应付之成套頌詞，不曾抄录，該墓在哀牢山上段南华县屬馬鞍山。
- (3) 梅紅河，哀牢山上段东面，弥渡县屬有一彝村为梅紅，其下有一山溪名梅紅河。
- (4) 按上下文义，此处有脫文，据彝老說，正当李文学渡梅紅河时，有蛟龙騰跃，山洪汹涌，不为所沒。
- (5) “諾素”，今凉山彝族之自称，“諾”义为黑，“素”义为人，即黑人；今云南东部昭通和貴州西北部之彝族亦多自称“諾素”。
- (6) “弥薩罢彝”，今作“密洒巴”，亦即“腊罗巴”（夏稿作“拉罗罢”）；同为一彝族支系之自称，在巍山县屬自称“腊罗巴”，汉称“土里”或“土家”；在景东县屬自称“密洒巴”，汉称“蒙化人”；在弥渡县有自称“腊罗巴”，也有自称“密洒巴”；在南华县屬之摩哈苴村，已自称“罗罗潑”。
- (7) “閣卓夷”，“閣卓”系今哀牢山下段新平、鎮沅、墨江一帶，汉称“苦聰”族之自称，新平和鎮沅的“苦聰”族屬彝族支系，墨江之“苦聰”族屬哈尼族支系。普順义为哀牢山下段西面，鎮沅县屬新撫自称“尼苏潑”的彝族，入贅于当地“苦聰”族，故夏稿將其作“苦聰”族，無論其为“尼苏潑”或“閣卓”，均屬彝族。普順义部下有一付將軍何成，亦为新

撫“尼苏烈”彝。

- (8) 擢明大都督，据李平阶說，明家人（即民家，今白族）首領楊承熹投順李文学，所予此职銜，寓有“明家人重新抬头”之义。
- (9) 思陀、瓦渣在哀牢山下段东面，原屬石屏县，解放后，成立紅河哈尼族自治州，划归紅河县。
- (10) “和泥”为哈尼族之史称。
- (11) “必約”为哈尼族支系，多住墨江县。
- (12) 庚申，按前既作己巳（同治八年，1869），則此处应作庚午（同治九年，1870），此一事件，在李文学傳中，也作庚午。

杞彩順傳第四

杞彩順乃鑄水塘“罗罗濮”夷，蒙舍先王細諾罗之貴胄，李文学师府之都督。彼有宗譜曰：“奢傍、傍加独、細諾罗（独罗）、罗慎、慎乐皮、皮撒寂、寂沓杂、杂結武、結武第、武第灼、灼別舒、舒祿、祿埃、埃尼、尼巴、巴勒丹、勒丹北、北貼布、貼布迭、布迭篤、迭篤費、費柯、柯古、古补答、答奢覺、覺洛卡、卡度木、木及米、米易博、易博麦、博麦基、麦基德、德曼耳、耳比、比益、益杜、杜勒、勒斃果、斃果必、必彩”，历承四十世。必彩乃杞彩順之祖，夷名至此止。皮撒寂乃臺登郡王慎乐皮之子，云南王皮罗閣之兄也；傳至三世結武第，流为赵州五台山⁽¹⁾布衣，至北貼布入英武关，至米易博入普卡⁽²⁾，至德曼耳始入哀牢山⁽³⁾。杞彩順之汉姓，始自何时，已不可考。

彩順虽困而常济貧，有司誣其結众圖叛，緝解州衙⁽⁴⁾，至中途，为众所劫釋。至是，即聚五、六百人居山野以御乡練，此癸丑秋（咸丰3年，1853）事也。丙辰（咸丰6年，1856）春，杜文秀加其为都督不受，乃曰：“我先于回起义抗滿⁽⁵⁾，今共抗滿可耳，何用都督为，圖求我于回下乎？”即起兵千余，会杜軍回將馬存有圍鎮南城；馬存有观望不前。彩順怒曰：“回圖假滿損夷乎？”遂不战而領軍归。夏五月初，

李文学之副参军杞绍兴率千人向其达李文学之意,加其为南都督,共除满贼。彩顺大喜曰:“我夷受汉、满、回之欺久矣,李帅,我夷帅也。安可不从?”乃领千人共驱鹿城,大败满军,获粮而回。

戊午(咸丰8年,1858)春三月,杞彩顺率军千人,由西塞露南下取磬嘉,月进二百里,破满军乡练三千余。及围城,有汉绅尉迟品玉领三千众固守不得入,半载不下。帅府参军王泰阶既收者干诸地,乃率千人自者干来援,遂克之。

己未(咸丰9年,1859)春正月,李帅命彩顺率军二千,协杜军攻镇南城。杜军期后至,彩顺势孤,为满军所败⁽⁶⁾。回至蜜滴謁李帅而言曰:“我前取州城,为回军所卖,今复为所卖。今而后,我夷家可独行事,何必与回共之?彼内部互相倾轧,我夷涉足其间,反受其累。”李帅曰:“此非杜帅之意,乃其部僚之咎,我不助回,回亡则我孤,幸都督勿因小失大。”彩顺愤然返磬嘉。

夏五月,李帅命杞彩顺取戛色。彩顺偕其弟彩云率军二千,自磬嘉南下,旬日大破满贼尉迟军三千,尉迟品玉受重创而亡⁽⁷⁾,戛色填为夷军所领。“焚”人刀成义受满贼之惑,领“焚”军千人固守小帽兒山,屡出击杞军,杞军攻两月不下;王泰阶遣字阿烏自按板率千人,襲刀军之后,八月中下之。彩顺于刀军将溃之时,为流弹所伤,墮澗而亡。彩顺無嗣,遂擢其弟彩云为都督,代其职权。斯役,彩云擒获“焚”军首领刀成义,解至帅府释之,加为南靖大都督,还其戛色,並轄磨沙。

辛酉(咸丰11年,1861)春二月,满军围杜军于鹿城两月不解,四月一日,彩云奉李帅之命,会李上将军学东解围,即率军千人渡江馳援。四月五日(5月14日),即据鹿城西高山。四月四日,李学东解镇南之围,五日晨军次鹿城,彩云与之合击满军,满军棄城,潰退至广通。

辛酉冬，滿軍李杞材率軍三千，深入哀牢山腹地，夷漢庶民先聞之，即將糧畜藏之深山。滿軍枵腹行軍，不得食者數日，及抵小繳板村，空戶無物，無以為炊。是夜，杞彩云僅以五百人全歼之，李杞材僅以身免。

乙丑（同治4年，1865）春正月，李學東，杞紹興，徐東位，合援杜軍大司閫馬旭以克景東城。滿殘軍三千潰竄，圖橫越哀牢山渡江驅鹿城，行至寅街⁽⁸⁾，又遭徐東位伏击；行至江邊，復為杞彩云伏击，全軍覆歿，無一人還。

戊辰⁽⁹⁾（壬申，同治11年，1872）春正月，鄉總劉宇清遣人說杞彩云曰：“都督兄弟屢受回欺，回逆杜文秀抗皇軍，夷何必附之？皇上罪回不罪夷，都督宜圖灭回自贖，若尚躊躇不決，杀身灭族之禍不远矣。順皇軍，則不失利祿，幸熟思。”彩云遂叛李文學而附滿賊。李帥乃遣其上將軍李學東領軍千人討之，大戰于馬鞍山⁽¹⁰⁾。杞彩云領三千之眾，猶不能敵而潰。蓋杞軍多夷民，聞其附滿，不戰自散而投上將軍；漢兵亦多离杞歸帥府。杞彩云僅以百騎从劉宇清轉戰于蒙舍、姚州⁽¹¹⁾、楚雄間，于滿有功，則為劉宇清所冒。及夷、回义息，李、杜尽节，独彩云得苟全性命⁽¹²⁾，夷皆耻之。

杞彩順鎮守磻嘉，承李帥命，集鍛工冶鉄鉛；彩順死，彩云宏其營，哀牢之軍械，悉取自磻嘉。彩云復帥府命，集夷火藥工百余，于江邊崖穴取火硝提煉火藥，杜軍所用，亦賴于此。彩云于夷之軍功，不若乃兄，然營鉄制藥，利民耕，實軍庫，則多于彩順，夷众惜其节之不守也。

补注：

（1）赵州五台山，五台山今屬弥渡县，在六詔山区。赵州为今鳳仪县，在民国以前，弥渡县屬赵州；民国以后，才从赵州分出另立县，原赵州改鳳仪县。

（2）普卡在六詔山区，楚雄县屬地区三街河头。

(3)“至德憂耳始入哀牢山”，杞彩順之侄孙杞正兴(杞彩云之子)，现还在世(1953年，有五十七岁)，已不知其为南韶蒙氏遺裔。这份《宗譜》，可能于杞彩順在世时已为夏正寅收集，故杞正兴已不知有此《宗譜》。据杞正兴說，其祖先系于清康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癸丑，1673年5月14日)，由楚雄县屬普卡村搬到现住地鏽水塘村(哀牢山上段东面，南华县屬波罗庄)，到他为止，已有十一二代；依据其《宗譜》，由德憂耳至杞彩順之祖必彩共有八代，由杞彩順之父至杞正兴已是四代，即从德憂耳由普卡入哀牢山至杞正兴为止共有十二代，此正与杞彩順所說相合。

(4)緝解州衙，指解鎮南州，今南华县。

(5)先于回抗滿，按杞彩順乃于公元1853年(癸丑，咸丰三年)起义，杜文秀乃于1856年(丙辰，咸丰六年)起义。

(6)按杞彩順这次协杜軍攻鎮南州城，在《鎮南州志》卷六《戎事志》内有相应地記載：

“咸丰九年(己未，1859)三月，逆回杜文秀遣賊酋起才順(即杞彩順——刘注)，馬存有竄入州境，都司高天澤等破之。”

(7)关于清軍尉迟品玉受重創而亡事，在《新平县志》里《人物志》内有相应地記載：

“尉迟品玉，由附生入营，屢立战功，保举留滇补用道，督办景、鎮、新、威、緬等处軍务。杜酋作乱，率众迎击，所向克捷，在軍病故。事聞，誥封光祿大夫，並賞給后人蔭襲知县。”

按景、鎮、新、威、緬，即景东、鎮沅、新平、威远(今景谷县)，緬宁(今临滄县)等五县，均在滇南。尉迟品玉为陝西人，随林則徐入滇，曾駐守哀牢山上段东面双柏县屬礪嘉，經營当地鉄矿和鉛矿，为杞彩順击潰，退守哀牢山下段东面新平县屬地区，其后即落籍該县者龙村(北距礪嘉一百二十里)，当地过去曾称其为“尉迟大人”家，为当地大地主，解放后已斗垮。1947年，礪嘉城南五里一山溪畔立有兩碑，一为当地汉族地主官紳所立的《隴西尉迟大人品玉神道碑》，一为彝民所立的《南山彝軍大都督杞彩順大人神道碑》，及一九五三年过此，据云在解放前，有一次山洪大發，溪岸倒塌，皆为洪流冲走。

(8)寅街又称小貓街，十二日趕集一次，集場在一溪兩岸，南岸屬景东，北岸屬南华。

(9)戊辰(同治7年，1868)应为壬申(同治11年，1872)因庚午年(同治9年，1870)臘月，杞彩云还与徐东位和刀成义合歼清軍二万余人于鎮沅九夾，还没有叛变。

(10)馬鞍山，哀牢山上段东面，南华县屬之一小山崗。

(11) 姚州，今云南西部姚安县。

(12) 杞彩云得苟全性命，据杞彩云之孙杞正兴說，杞彩云生于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十月十一日(11月11日)，卒于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十月十七日(11月24日)，因扑一鼠，为鼠咬伤指尖發疽致死，彩云死后即葬于其兄彩順之側，墓地即在其銹水塘村之后(見照片)。由于杞彩云投清廷报效有“功”，当地汉族地主刘正东，为其撰《墓誌銘》。頌揚其“功績”，現將杞彩云墓碑上的《碑銘》录下：

碑額为“民故乡評忠义都督享年期頤杞公諱彩云老大人之墓”，正文为：

“彩云之志在云南，七岁失父失母孤；稍長訪得自 普 妻①，扶得四子住古籍；祖宅陰葬槁枝树②，陽宅古住銹水居③。迨至同治咸丰年，干戈扰乱久未息；奉令堵紮东南西，救济老幼不須离。封为忠义都督职，教訓子孙志成立；祖把忠义为根本，保护地方夷汉籍；后裔子孙永發达，要把彩云为紀念。

原年生于道光十四甲午年十月十一日壬辰〔寅〕日吉时受生。大限民国癸亥年八十九寿十月十七日子时告終。

開海	富	常		仁	
安	興	芳	名	章	
和	有	存	發	科	
順男杞文	正	正	重	功	同立
	正	正	孫	財	
			成	寶	

民國拾貳年季冬上浣七日書

五官村刘正东恭撰”

①自普，杞彩云有妻妾二人，妻姓自，妾姓普，均为“罗罗潑”彝族。

②槁枝树，地名，在銹水塘村南十五里。

③秀水，即銹水塘村。

杞正兴說：杞彩云为其二伯祖，到爨色、磨沙攻打迟大人(即尉迟品玉)有功，李文学封其为都督。杞彩云为其伯祖，排行第三，又称杞三都督，刘字清向杞彩云說，李文学是洪水，清軍是清水，要他棄洪投清，才有出路，就投順了清軍。

李学东傳第五

李学东，西蜀馬边夷，幼为富豪賤僕，后与王泰阶同为汉富豪僕。汉富豪誣王泰阶窃金，拘之禁室，圖卖之于雷波为奴。学东深夜釋救

泰阶,主人究之急,学东惧祸而逃,流落乞食,佣工餬口,历三载;一日,偶遇王泰阶于途。泰阶曰:“吾尚能为堪輿,聊以餬口,吾兄可佯为吾徒,走滇、黔、桂間,暫可度日。”学东曰:“苟若此,何日了了?何不往投太平軍,痛快干一番?”泰阶曰“吾亦曾作如是想,即趋之可也。”及至湘、桂間,学东曰:“投誰下为善?”泰阶曰:“石达开將軍,寬仁大度,有胆略,可投之。”

癸丑(咸丰3年,1853),李学东偕王泰阶投翼王軍。学东临陣,奋不顾身。某役,翼王馬失蹄而墮,賊將回击翼王;学东击杀賊將以護翼王。又一役,敌冷箭落向翼王,学东以身蔽之,翼王得免,学东以伤。自此为翼王所識,擢为侍衛長。翼王曰:“汝何不投北王而投我部?”学东曰:“吾友王泰阶言,惟大王寬仁大度,有胆略,故投之。”翼王乃召王泰阶为帳前文書,整理案牘。

甲寅(咸丰4年,1854)春三月,翼王小挫,李学东受重創,寓民室养憊,王泰阶不忍离,为之侍湯药。旋为滿軍所擄,及逃出,翼王軍已远离月余。王泰阶乃謂学东曰:“翼王軍前,人才众多,吾二人去留,不足輕重。滿賊暴戾,遍地皆怨,滇夷尤不堪其苦。吾兄乃夷人,何不入滇促夷起义,应援天国,不失効忠于翼王。”学东曰:“吾弟乃汉人,願为夷戮力;吾乃夷人,安不为夷;願随弟入滇,促夷起义,应援天国,驅滿賊。”

甲寅冬,学东佯为王泰阶之徒,由桂西經滇南渡礼社江入哀牢山,行堪輿郎中,出入于夷汉貧富之門。未及一載,哀牢山川,为其悉;富室內幕,为其知;貧門痛苦,为其所識。

丙辰(咸丰6年,1856)夏四月七日(5月10日),李文学率王泰阶、李学东、杞紹兴等偕夷众五千人,起义于瓦盧天生营,众拥李文学为“夷家兵馬大元帅”,李文学乃加李学东为上將軍。起义初,有草盖女生刘柄賢来附,众皆以其为汉人或謂其为奴才,李帅拟不用之。学

东曰：“王参军，汉人也，彼与我夷同心，我夷爱之，我帅任之；曷言汉人必逐，阿柄苟与我心，齐驱满贼，何不用之？”李帅遂加刘柄贤为付参军。

夏五月，满军二万余，自威楚⁽¹⁾西上寇榆，李帅率军至红崖迎击，李学东率军至英武关截击。满军自红崖遭李帅迎击败回，至英武关为学东截击，歼灭五千之众。五月中旬，各路出击满军返抵蜜滴帅府；刘柄贤、李学明等促李帅取蒙舍，並正位哀牢王，学东作色劝阻，李帅乃止，語見《李文学傳》中。

丁巳(咸丰7年, 1857)夏六月，学东率鲁得盛，鲁发美千人，北上会杜军，揚威大都督蔡发春取蒙舍城。学东先克南澗，即趋蒙舍；蔡发春期后七日至，合圍城兩月余，学东掘地道入城，始克之⁽²⁾。学东复出，击赵州红崖、云南驛⁽³⁾等地，戊午春二月返蜜滴。

戊午(咸丰8年, 1858)春二月，学东自红崖归，适遇李帅与蜜滴汉庄主潘云溪之堂妹吉席，並即欲称王，此皆为刘柄贤所促成。学东下驕，不暇憩，即入帅府，擲甲于李帅之前，大怒曰：“我帅，王与不王，名也；今必欲王之而后快，姑王之可也；潘氏女，乃敌之女，何得而妻之？帅与敌为亲，是即远疏众庶也；众离，我帅可得而王乎？是何愚之甚也！”复顧謂刘柄贤曰：“昔汝来附，帅拟不用之，諸將士亦絕之，我为汝进言，乃得参大事。今竟不善輔我帅，徒导其入自毀之途，是何居心？汝为付参军足矣，何必欲为相？”李帅乃罢王意。

戊午夏六月，学东偕李帅赴者干与田四浪会盟。四浪欲得王泰阶，徐东位至按板为輔，李帅不許，学东曰：“田付帅之所請，非專为私也；王参军为之謀，以广千里之地，揚吾帅之旌，是亦为吾帅謀也。按板为我西略之基，攻守皆須有王参军之謀，方不失利。”餘見李帅傳中。李帅納之，王泰阶留按板輔田付帅，学东随李帅返蜜滴帅府。

庚申(咸丰10年, 1860)秋九月，王泰阶守他郎通关哨，战死，李

帅擢杞紹兴为参军,文武事宜悉委之于学东与杞紹兴。学东不擅文,惟为民兴利除弊之議,多为其所倡,杞紹兴为文,合督行之。

辛酉(咸丰 11 年,1861)春二月,滿軍圍杜軍于鹿城、鎮南城。四月三日(5 月 12 日),学东率刘柄賢二千众,渡江馳援;四日,即抵鎮南,击潰滿軍⁽⁴⁾,即驅鹿城解危;适会杞彩云亦率千人渡江,自三街⁽⁵⁾来馳援,合击滿軍;滿軍潰,杜軍圍得解。杞彩云曰:“回亦尝欺我夷、若非李帅所命,实不欲解其圍。回人徒善商賈,互相为用,事急观望不前,为滿賊所笑。”学东曰:“誠如杞都督所言,杜帅所統諸將,多圖自保,不协力同心,此为杜軍之內患,我当为誠。”五月上旬返蜜滴。

甲子(同治 3 年,1864)秋八月,杜軍大司閫馬旭取景东,半載不下。乙丑(同治 4 年,1865)春正月,学东偕杞紹兴率軍兩千众往协之,徐东位亦率五百人自者干来援,战七日乃克⁽⁶⁾。徐东位曰:“我常助杜軍解圍拔城,供購火葯,我終不得一城,景东距者干最近,为我者干咽喉,应为我据之。”学东曰:“援杜軍乃我之义,今据之,無义也。幸都督勿躁,待他日失之,我取而据之可也。”

壬申(同治 11 年,1872)春,滿軍圍下关,李帅亲率李学明、李明学三千众馳援解危,軍潰,李学明战死。李帅与李明学潛回南澗,是时,南澗已为滿軍所据;其先,阿里白、張兴癸以二千众,敌滿軍万众,苦战三晝夜,滿軍死伤兩千余,卒不支,二將皆战死,杞紹兴率千人馳援不克,收阿、張二將殘軍千余,退守貓街。及李帅与李明学潛至南澗,南澗已陷敌手。滿軍悬赏擒李帅,李明学叛而擒李帅以献滿。滿軍趁胜迫貓街,杞紹兴苦战旬日,字安东自鼠街来援,至牛街被滿軍截击战死,鼠街遂失,貓街陷入重圍,杞紹兴战死。甲戌春三月,滿軍押李帅至牛街凌迟处死。

甲戌(同治 13 年,1874)夏四月,滿軍付將軍李芳梅、張宗久領七

千众攻蜜滴。学东集夷众男妇老幼千余,协常軍三千固守之,相持半月,賊將張宗久及滿軍二千,为夷众所掘火药地道爆炸而全燬之。滿軍勾結刘柄賢为內应,夷陣乃破,魯得盛、罗自美皆被擒,慷慨就义。学东率二百人突圍得脫,糾合殘众,复得五百余人,深居山谷,屢出截击滿軍。

乙亥(光緒元年,1875)冬十月,学东伏于琵琶箏⁽⁷⁾,击杀賊將李芳梅⁽⁸⁾。滿軍首領李維述命乡总刘宇清招降之,学东曰:“我起义兄弟,已全为夷、汉庶民尽节,我所以不早死者,徒以滿賊未除耳。我夷虽一时受挫,滿賊終必敗亡,为时亦不久矣。”

丙子(光緒2年,1876)夏六月,学东痢死于大古木大澗洞⁽⁹⁾,享年五十(1826—1876),伏其屍自杀者五人。附近之夷众,聞其死,齐驅往弔,屍臭四溢,未有一人掩鼻,莫不俯首垂泣。

李学东自甲寅(咸丰4年,1854)偕王泰阶入哀牢,促夷众起义,抗暴滿,除汉豪强,民困得苏。終生不娶,單衣薄食,为滇夷尽瘁廿二載(1854—1876),其功偉,其志潔;人之为仁,豈在多讀詩書歟?

补注:

(1)威楚,即楚雄,此处指县城。

(2)关于李学东协助杜軍揚威大都督蔡發春取蒙舍城(今巍山城)事,在該县《蒙化志稿》(1919年修)卷七《寇变志》內有相关的片面記載:

“(咸丰)七年,丁巳,六月二十九日(1857年8月18日),伪揚威大都督蔡發春,自大理移师寇蒙化,圍周数匝,邓丞募川練二百人御之,环守四城,复以巨石塞其門,禁民出入,城中困甚。男子登陴,妇女运磚石,月余未下。賊复以地砲震四城牆,牆圯,民以桌凳食枕塞其缺。旋击斃賊酋黃心旺,賊怒,攻城愈急,川練应之,賊遂由西牆缺口入,城因陷。”

按此次圍攻蒙化城久不克,系李文学由哀牢山运供李学东以火药,掘地道炸燬城垣,方得入城。

(3)云南驛,在祥云县,滇緬公路經此。

- (4) 关于李学东和刘柄賢馳援鎮南州城解杜軍圍事,在《鎮南州志》(光緒16年,1890年修)卷六《戎事志》中,有相应地片面記載: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正月鎮普汛把总丁同高等率兵进剿不克。

伪總統馬某,以十年(庚申,1860)冬归迤东,以楚雄城献杜文秀。十年,官軍进剿楚雄;授同高鎮普把总,使之統兵与千总赵騰云,錢大川等进剿鎮南。正月初五日,帥至州境,立营大楸树;州武生王盈等集州屬乡勇千余应之,立营周官冲,大河边、金珠河諸处;晝夜圍攻,战頗力,城賊惧,遣人星馳大理告警。逆賊杜文秀遣伪都督刘某(失其名)率匪千余来援。由赵州弥底間道潛入南乡,三月初一日(4月10日)悉众来攻城,賊亦开門接应,我师背面受敌,遂敗。同高等不能支,退还楚雄之妥甸。”

这一則記載中之“刘某”下注“失其名”,按即刘柄賢,“赵州弥底”即今弥渡县之蜜滴(有些中国分省地圖上亦作“弥底”)今弥渡县,在清代屬赵州(今鳳仪)。

- (5) 三街在六詔山区,楚雄县屬,东距城二百里。

- (6) 大司藩馬旭取景东,关于这一次战役,在《景东县志稿》(民国初年修)内有相关的片面記載:

“同治三年秋(甲子,1864),大司藩馬旭,大司藩馬成二路进军,一由上北区出丫口街小村直抵河东(即把边江上游中川河——刘注);一由西区过下北区攻破大村柵、苏家营、戴家营直抵塘密;四万余人圍攻,自十月相持,及乙丑二月初八日(同治四年,1865年3月5日)攻克,七月又失去。五年(丙寅,1866),杜軍又攻克。”

这一則記載中,有“大司藩馬成”;据白寿彝編《回民起义》第二册中《杜文秀統屬各大司題名录》(第一九九頁)内有“大司藩安文玉,小猛洞人”之記載。同書《杜文秀統屬職官題名录》内有“大司藩李正学,南山人”(第一八八頁)之記載。复据哀牢山上段东面巍山县屬彝老魯富安(八十六岁)所說,安文玉是云县小猛洞村(北与巍山县相接)“罗罗潑”彝族,初为李文学部下將軍,后离开李文学而投杜文秀,当杜文秀得知李文学部屬中有不滿意其所給予李文学的职銜,殊为不快,遂將原給予李文学的大司藩职銜改加予安文玉,故安文玉得为大司藩。魯富安之父曾在安文玉部下为百人長,因安离李投杜,不願追隨,遂留李文学部下而陞为都司。据此,当可証实《回民起义》一書所輯大司藩一职銜有李正学和安文玉二人,确屬可靠;而《景东县志稿》所載“大司藩馬成”,乃屬錯誤。再从“大司藩馬成”当时圍攻景东的进军路綫来看,恰是大司藩李文学(正学)所派李学东等的进军路綫,我曾由彝老为响导观察过这一路

綫。故“大司藩馬成”之記載失實，虽有馬成其人，其職銜也非“大司藩”，或系馬旭之一部將。

(7) 琵琶營，哀牢山上段東面，南華縣屬一山溪，其附近住有“羅羅濮”彝族，該地西距蜜滴五十里。

(8) 李芳梅系云貴總督岑毓英部下大將驍越鎮總兵李維述（楚雄人）之義子，又是參將，一般稱其為“李三少爺”；專與哀牢山各族人民為敵，被李學東擊殺後，當地彝民恐其惡魂纏人，乃在其死處琵琶營為其建立一座廟宇，稱為“李三少爺廟”，敬而遠之，免其惡魂纏人。又在彝巫之巫画上，也繪有“李三少爺”像，被當作惡神看待。

(9) 大古木、大澗洞，今哀牢山上段西面，南華縣屬大古木村，村後有一大窟穴，名為大澗洞。

杞紹興傳第六

杞紹興乃耳繼苴⁽¹⁾“羅羅濮”夷，蒙舍先王細諾羅之貴胄，李文學帥府之參軍都督。彼有《宗譜》曰：“奢傍、傍加獨、細諾羅（獨羅）、羅慎、慎樂皮、皮撒寂、寂沓叅、叅結武、結武弟、武弟灼、灼別舒、舒祿、祿埃、埃尼、尼巴、巴勒丹、勒丹北、北貼布、貼布迭、布迭篤、迭篤費、費客、克拍、拍暑、暑害吉、害吉磨、磨特宰、宰濟約、約冽凄、冽凄把、把也、也革、革迭、迭也、也阿方、方灼武、武左、左開”，歷承三十八世。夷名迄其高祖，左開即其高祖。杞崇元之夷名。皮撒寂乃台登郡王慎樂皮之子，雲南王皮羅閣之兄也；傳至三世結武弟，流為趙州五台山布衣，至北貼布入姚州英武關⁽²⁾，至費客入鎮南州之瓦黑井，至約凄列入趙州之五台山，至也革始入哀牢山之黑摩苴⁽³⁾。今之耳繼苴尚有杞姓或起姓之“羅羅濮”夷，非杞紹興之同宗，蓋同宗已全為滿軍所戮。

王泰階初入哀牢山，與杞紹興友善；一日，王泰階造其門，彼適獵一狐歸，泰階稱曰：“好狐！皮值幾何？”紹興慨然曰：“好狐！非吾所有，乃蜜滴庄主所有耳；可值三錢，庄主所予不過一錢。”泰階曰：“不

予,可乎?”紹兴曰:“滿官杀我父,汉庄主夺我地,回賈剥我毛皮之利,我夷受凌久矣,恨無首集众,雪我夷耻,王地师豈为我筹之。”秦阶曰:“聞众皆以李文学为異,彼可为首乎?”紹兴曰:“李文学……(4)”

紹兴善射猎,幼时射一鹿,負伤而逃,紹兴跟踪追逐百余里。至打雀山⁽⁵⁾,見一少年正剥其所射中之鹿,二人爭吵,几至械斗,互通姓氏,皆姓杞。杞彩順曰:“汉姓不足憑,請誦祖名。”二人溯誦祖名至迭独費,相抱而喜,彼此共同認宗。二人复誦至奢傍,再往上溯,即零乱不合,似已不复能記憶。彼二人斯时虽能誦至細諾罗,了不知其先之英雄事蹟。紹兴受塾师之教,方知其祖先曾显赫数百年,然不以此驕之。紹兴自爭猎与杞彩順相識,即常往还;故紹兴能說彩順归附李帅。

凡夷軍所轄之地,紹兴力行“庶民原耕庄主之田亩归庶民所有,不納租,課賦二賍”之則;常巡督碍嘉鉄業之經營与江边崖穴煉制火药之事業,俯察民情,清吏治,民皆喜之。紹兴能战能謀,方罗自美自通关哨失败,帅府折王秦阶、字阿烏、普順义三人,复聞滿軍直追,田付帅败亡。紹兴即以滿軍虽有二万众,然驕甚,乃歼其时也;即赴者干命徐东位、刀成义、杞彩云三路合击滿軍于恩乐⁽⁶⁾,滿軍全覆,此乃滿軍受夷軍大歼之第二役也。然夷軍自田付帅、王参军、字普兩將軍折損后,元气大伤。紹兴与李上將軍之責日重,事愈繁。……(7)

补注:

(1)耳繼瓦,哀牢山上段东面,巍山县屬一彝村,与弥渡县屬彝村新村隣界,該村虽屬巍山县,其彝族农民中,有些則佃耕弥渡县屬蜜滴村汉族地主之土地,杞紹兴系蜜滴汉族地主之佃农,也是当地巍山县屬黑摩瓦汉族地主之佃农。現耳繼瓦村还有杞姓,但非杞紹兴之同宗,因杞紹兴已惨遭族誅,其宗族已絕。

(2)英武关在六詔山区,为今南华县城西一百里之“罗罗潑”彝族聚居区,因其与姚州(今姚安)接界,故夏氏誤作“姚州英武关”。

- (3) 黑摩菴, 哀牢山上段东面巍山县屬之彝汉杂居村, 原为彝族所居, 清代以后, 才有汉族移入。該村彝族有“罗罗發”和“腊罗巴”兩支。
- (4) 夏稿至此殘缺不知几頁。下段系另起一頁, 亦殘缺, 以下即全殘缺。
- (5) 打雀山, 哀牢山上段之一大山崗, 包括东西兩面, 全屬南華县, 此地与弥渡、巍山、景东三县屬隣近。該山崗每值涼秋夜晚, 即大霧密濛, 附近彝民赴此焚起火塘, 百鳥即齐躍火塘上空低飞取擾, 人乃戴笠帽披蓑衣, 持竿蹲于火塘旁, 俟鳥低飞, 即揮竿击鳥, 一击可落四五只鳥, 一个火塘, 一夜可猎获鳥数百只, 故称打雀山。
- (6) 恩乐又称恩乐甸, 在哀牢山下段西面續沅县屬境內, 明代为恩乐县治, 清代沿称。該地区內有一險要称九夾, 彝老多說清軍被歼于九夾。
- (7) “事態繁……”, 夏稿至此, 以下各頁完全散失。

夏稿中的地名, 除重要者加以注明外, 不一一詳註; 在前傳中注过。在后傳中即不重注。現將这一革命运动总机构帥府所屬八个都督府轄, 加以分述, 以清眉目。

一、貓街都督府轄区

- (一) 貓街, 在哀牢山上段西面, 与蒙乐山相望, 北距巍山县城二百里, 为巍山县前第六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轄哀牢山上段东西兩面, 貓街(西)、牛街(西)、黑摩菴(东)和蒙乐山上段东面一部分地区小比舍等村。
- (二) 南澗, 在哀牢山之首, 南距貓街九十里, 北距巍山县城一百一十里, 为滇南思茅、普洱地区与滇西大商埠下关間交通綫上一重鎮, 为巍山县前第四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由昆明經弥渡至普洱和临滄的兩条公路至此分道。
- (三) 公郎, 在哀牢山脉和蒙乐山脉之首, 西南距貓街九十里, 北距巍山县城一百一十里, 为巍山县前第五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由弥渡至临滄之公路經此。
- (四) 蜜滴, 在哀牢山上段东面, 西距貓街一百一十里, 西北距弥渡县治二百余里, 是帥府所在地, 为弥渡县伪第四区公所所在地, 轄及哀牢山之西面一部分地区。

二、鼠街都督府轄区

- (一) 鼠街, 又称安定关, 在哀牢山上段西面, 临把边江上游中川河, 为景东县前安定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轄哀牢山上段西面和蒙乐山上段东各一部分地区, 南距景东县城一百二十里, 由弥渡至普洱的公路經此。
- (二) 保甸, 在蒙乐山上段西面, 临瀾滄江, 为景东县前保甸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轄蒙乐山上段西面一部分地区, 南距景东县一百二十里, 东南距鼠街九十里。

(三)大龙街,在哀牢山上段西面,临把边江上游中川河,为景东县前文龙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辖哀牢山西面和蒙乐山东面各一部分地区,北距鼠街三十里,南距景东县城九十里。

三、者干都督府辖区

(一)者干,在哀牢山上段西面,临把边江上游者干河,为景东县前崇明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北距景东县城一百五十里,辖哀牢山上段西面和蒙乐上段东面各一部分地区。

(二)嘎埂河,在哀牢山上段西面,西距景东县城九十里,为景东县前太忠区人民政府所在地,辖哀牢山上段西面一部分地区。

景东县是滇南最富庶产大米最多的县分之一,而者干河和嘎埂河两地区又是产大米最多的区域,其产量佔全县总产量一半以上。

四、新抚都督府辖区

新抚在哀牢山下段西面,西距镇沅县治板井一百二十里,辖区包括哀牢山和蒙乐山下段各东西两面的一部分地区,即现今整个镇沅县属区域。

五、阿雄都督府辖区

(一)阿雄(即大馬街),在哀牢山上段东面,为南华县前第四区人民政府所在,北距南华县城二百四十里,辖哀牢山上段东西两面一部分地区及礼社江东岸六韶山一部分地区。

(二)西寨露,在哀牢山上段东面,为楚雄县前第八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北距楚雄县城二百四十里,辖哀牢山上段西面及礼社江东岸六韶山区各一部分地区。

六、碚嘉都督府辖区

(一)碚嘉,在哀牢山上段东面,为双柏县前碚嘉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北距双柏县城一百八十里,辖及礼社江东岸六韶山一部分地区。该地在明清时为碚嘉县,民国时始划归双柏。

(二)南达,在哀牢山下段东面,为新平县前第七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东南距新平县城二百四十里,辖哀牢山下段东面一部分地区。

七、曼色都督府辖区

(一)曼色(即曼洒),在哀牢山下段东面,临元江,为新平县前第六区人民政府所辖,区政府设于山腰大平掌村,东距新平县城一百八十里。曼洒为新平和镇沅两县的一大市集,其中一部分属镇沅县。

(二)磨沙,哀牢山下段东面,临元江,为新平县前第四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东北距新平县城一百八十里。

(三)双狗街,在哀牢山下段西面,为新平县前第五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东北距新平县城二百四十里。

(四)惠麓甸,今元江县治,在哀牢山下段东面,临元江。

八、因远都督府辖区

因远在哀牢山下段东面山腰,为元江县前因远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东距元江县城六十里。当年除辖现元江县属哀牢山东面两个区级行政区外,辖有现墨江全县(九个区)。

哀牢山脉愈往下,分支愈多,地区愈宽,墨江全县就在下段西面之大部分地区。

以上八个都督府辖区,约相当于八个县属区域。

爱乐山域夷变紀略

王 袞 撰

爱乐山⁽¹⁾域,在礼社江之南,崇山峻嶺,煙霧弥漫。亘古为夷蛮踞居,男女咸以狩猎陋耕为生業。明清以还,汉人渐入。夷蛮犷悍,習俗殊異,久难礼化。

咸丰五年(乙卯,1855),久旱無雨,杂粮不穫,夷众皆閉門拒賦,往山野掘蕨根制粉为食。

咸丰六年(丙辰,1856),春二月,杜逆文秀倡乱,踞大理。夏四月,夷酋李正学,糾結夷众,得五千余,嘯聚瓦廬山巔之天生营,僭称夷家兵馬大元帅,妄言:“杀絕皇家膺官,斬尽汉家庄主。”汉人貧無食者,皆爭附之,虽經府吏曉諭,仍执迷不悟。四月中旬,夷匪羣集蜜滴,洗蕩全村富戶,向得物望之庄主李丕亦遭乱棒击斃。州屬刘团总宇清之叔,亦为夷酋伪都督祀彩順所杀。

李逆正学,又名文学,兇悍無文,先是蜜滴富戶潘姓之庄戶,自幼常役于潘姓各家。李逆身軀矮小,鼓腹大臍,向为夷众所奇。夷众心存叛逆,乃妄称其为蝦蟆星临凡,当在爱乐山城南【成】大器。及

杜乱起,果为夷乱之首。

咸丰六年,五月初二日(丙辰,1856年6月4日),李逆正学率匪众三千余,离蜜滴赴大理,圖効命杜逆文秀,軍次紅崖,适会王师进勦杜逆,相战于紅崖。是役也,王师万余,杜众不及三千,漸形潰敗,王师將奏捷。李逆正学率众突至,即参与战,夷匪兇猛,奋勇当先,一可当百,王师莫能御之。李逆正学直驅王师中軍,統領为其所杀。王师遂敗退,匪夷直追。王师虽有接援,然無功,直敗至楚雄,始紮駐陣脚。是役之后,王师每聞夷匪,輒色变。夷匪虽寡,常为王师心腹一患。杜逆得夷匪之助,声势益振。

李匪正学軍中,有謀士刘柄賢者,有智略,乃爰乐汉人破落狂生,貧不能自給,常自恨生不逢辰,不得陈涉、黃巢而輔;及李匪謀叛,即附之。李匪之策划,多出于刘。李匪所屬悍將,有李学东、李学明、罗自美、起肇兴(即杞紹兴——刘注)、徐东(即徐东位——刘注)、杞彩順、杞三(杞彩順之三弟彩云——刘注)、魯得盛、阿李白(即阿里白——刘注)諸人,皆屬夷种;另有峨嵋方士王泰阶为謀士。先是王泰阶、李学东入爰乐,行堪輿兼行医,事后方知其为洪、楊流卒,潛煽夷众,拒納租粮,反抗聖朝。杞彩順早在咸丰三年初聚千余人叛乱,后归附李正学,屢出县(楚雄县——刘注)州(鎮南州——刘注)城扰甯,極為獷悍,王师称之为小霸王,聞風披靡;复据磻嘉,經營鉄矿,自造軍械以敌王师。

咸丰六年(丙辰,1856)夏六月,李匪正学往大理謁杜逆文秀,杜逆降阶而迎,深礼有加,授予第十八大司藩职;即由其統轄爰乐夷蛮,策应回匪,以抗王师;並授予李匪部屬刘柄賢、杞彩順以都督职,李学东、李学明、罗自美、起肇兴、徐东等各以將軍职,魯得盛、阿李白为副將。李匪正学率部还乡,据蜜滴,佔李丕宅为大元帅府。李匪不遵杜制,圖独树一帜,擅封刘柄賢为丞相,罗自美为付相,李学东为上將

軍，李學明為右將軍，徐東為右都督，立營鼠街；起肇興為左都督，立營貓街，杞彩順為南都督，立營阿雄。李匪正學圖稱愛樂夷王，故作此佈署，惟碍于杜逆，乃不便僭越正位。然其從屬，皆名利薰心，劉逆柄賢屢勸李匪正位愛樂王，沿江而下建愛樂國，夷眾皆然其說。惟李逆學東則不主建國稱王，乃勸李匪正學共與杜逆繼續叛亂，竊取神器，消滅漢人庄主而后已，李匪始罷稱王之論。

咸豐七年，夏六月初五日（丁巳，1857年7月25日），李匪正學接應偽揚威大都督夾攻蒙化，遂命偽上將軍李學東率匪眾五百人，沿江而上，進犯蒙化城南重鎮南澗，三日乃陷；復直驅蒙化城垣，與蔡逆發春合圍兩月余，王師數度從彌渡來援，皆為夷匪所拒，圍終不解。八月下旬，城陷。先是夷匪掘地道入城內，里應外合，城始陷。夷匪兇勇，王師數倍其眾，猶不能敵，常受其挫。

咸豐八年，春二月初四日（戊午，1858年3月18日），李匪正學與蜜滴潘總爺之女完婚，其所屬各偽都督將軍，咸至祝賀。偽相劉柄賢率眾跪階下，三呼千歲，李匪南面受之不慚。劉逆圖各偽都督將軍皆至，齊相勸進，不容李匪不受。劉逆事先商同李學明、杞三等夷酋，擬就上杜逆表一道，申奏李匪正學僭位緣由。李匪先假意推却，終于接受，惟須待偽上將軍李學東回軍，方告正位。蓋諸夷酋中，除李匪正學外，惟李匪學東最得物望，故必待學東歸，得其意始為穩當。然李逆學東適于李匪正學婚日晚歸，正值晚宴，學東入帥府，目睹正學與潘總爺女完婚，至為不悅；及知劉逆柄賢、李逆學明等之勸進，愈怒不遏；遂當眾罵劉逆為奸賊，為諂媚庄主，离間夷回之徒。乃不禮正學，憤憤离席而出。在座各偽都督將軍，面面相視，不敢發一言。劉逆所擬上杜逆表，亦未送出，僭位事復置而不論。然劉逆仍呼李匪正學為千歲，其餘夷眾咸呼李匪為得勒米，有大元帥、大將軍之義。

咸豐十年（庚申，1860），秋七月，參將李芳梅、把總丁同高從姚州

率勁卒千人，經英武关、一街、渡礼社江，至繳板村圖襲夷匪巢穴蜜滴。繳板村夷民聞王師至，先運糧食牲畜藏之于山野，王師無以為炊，全為偽南都督杞三所歼。王師向以夷匪有勇無謀，乃輕取偷襲之策，終至失利。

咸丰十一年，夏四月初二日（辛酉，1861年5月11日），李匪正學命其偽相劉柄賢，偽上將軍李學東率匪眾千余，渡江而北急馳解州城之圍；命偽都督杞彩順、起肇興率匪眾千余渡江而北，經縣屬三街解縣城之圍。劉、李二逆于初四日寅時抵州城西鸚鵡山，巳時解州城之圍，申時即趨縣城解圍。杞、起二逆先已于初四距城西高山，五日兩股夷匪合力夾擊王師，王師敗績。劉、李、杞、起四匪酋，既解州城縣城之圍，于夏五月初，回軍爰樂。

同治三年（甲子，1864），秋八月，回逆偽大司閫馬旭万余人圍攻景東城，王師堅守，相持數月。同治四年（乙丑，1865），春正月下旬，夷匪偽大司藩李正學，從蜜滴率李學東、起肇興等匪眾三千余並遣徐東由者干率匪眾二千余協馬逆合圍景東城垣，二月初九日（3月6日），城遂陷。王師殘眾三千余，為夷匪所逼，入爰樂山摩哈苴，遭偽都督杞三伏擊折，及抵礼社江邊州屬猴街時，已不及千人，復遭偽都督杞彩順截擊，全為所歼。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楊玉科將軍率王師趨下關，進勦杜文秀。偽大司藩李正學命其偽上將軍李學東、偽相劉柄賢、偽付相羅自美、偽大將軍魯得盛等，鎮守蜜滴，自率偽右將軍李學明、偽侍衛將軍李明學等三千余眾，赴下關妄圖解杜逆之危亡，沿江而上至下關，為王師所敗，李逆學明陣亡，李逆正學偕其侍衛將軍李明學竄回蒙化，復為王師擊潰，潛逃至南澗，李明學擒李匪正學獻王師，伏誅。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夏五月，王師四面進軍爰樂山，圍勦夷匪。參將李芳梅、張宗久率軍三千余。直驅夷匪巢穴蜜滴，李杞材將

軍率軍千余攻貓街偽左都督起肇興，蘇仲將軍、劉宇清團總率軍千余攻者干右都督徐東，偽都督杞三早投王師亦協助報効。李匪學東糾集夷男婦老幼于蜜滴，堅守半月，五月二十一日（6月15日）得偽相劉柄賢內應，始克匪巢。是役中，張宗久將軍為火藥炸死，屍分數段。擒獲偽付相羅自美、偽大將軍魯得盛，李芳梅將軍好言慰撫，勸其招降逃遁之偽上將軍李學東，皆不屈受誅，並戮偽相劉柄賢。偽上將軍李學東見力不支，率勁卒三百余突圍逃逸。偽左都督起肇興死于亂軍，李杞材將軍為其射傷而亡。偽右都督徐東率軍三千余离者干北上與蘇仲、劉宇清、杞三三將軍戰于小龙街，蘇仲將軍陣亡，徐逆東亦力盡自刎，劉宇清團總受重創。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夏五月，李逆學東從蜜滴逃出后，猶糾集殘匪，復得五百余，深匿山林崖穴，負隅頑抗，東流西竄，不可捉摸。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十月，李芳梅將軍擬赴鹿城，方离蜜滴五十里，經州屬琵琶箐，遭李匪學東伏击射死。

光緒二年（丙子，1876），夏六月，偽上將軍李學東病卒于州屬大古木山大澗洞。爰樂山域，夷匪倡亂，始自杞逆彩順，終于李逆學東；由咸豐三年至光緒二年，歷廿三年（1853—1876）。

夷匪叛亂，聖威不及爰樂，李逆正學盡驅漢庄主，不得安業，田亩尽归夷种，納粮咸飽酋囊。聖德邇[遐]昌，幸爰樂生灵，重沾聖恩。

大清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春正月南山繳板村王袞撰

补注：

（1）按爰樂山，即哀牢山，在《景东县志稿》中作艾乐山，《續沅县志》作恩乐山，均采以“罗罗”彝称“阿罗山”譯来，彝义为“虎山”，“阿”为語助詞，“罗”义为虎，因史称有哀牢山（保山县境），“爰乐”、“艾乐”、“恩乐”等与“哀牢”音近，遂沿称哀牢山。阿罗山本哀牢山上段南山之称，轉为哀牢山后，即以称全山脉。

（2）附录《蜜滴泰山崖記》（本文是泰山庙內石碑上抄来）：

“距弥城（弥渡县城——刘注）二百余里，有一蜜滴焉；蜜滴有泰山崖焉，因其上有二

有矗立如人，与东莱泰山之丈人峯相似，故各位鎮东方，高矗霄汉，万山如拱如揖，俯列眼前。故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則登泰山而小羣峯。有东莱一大泰，蜜滴一小泰山也；每屆乱离，因其地势雄盛，累为兵家所爭，残垣廢壘，頂上犹存。前面飞崖陡壁，千形万狀，或如虎之負隅，或如鷺之晒翅，或斑斑作花紋，或重重如蠱卵，自下視之，虛懸如墜，而又从未墜压，有仿風雅。昔人所謂禹跡不經处，奇怪自有，誠在此也。崖下多殿宇，一至尊閣、一观音閣、一文昌殿、一泰山殿，及潘、李、白各姓宗祠。就中以泰山殿为絕佳，其法像为泰山大王，殿前古柏陰森，鋪青搖碧，临風写韻，風雅宜人。俗傳王曾在法空大洞修煉，旋賊攻蜜滴，王从崖上显聖，旋示威，賊惧而退，邑人祠而像之，祠王兼以祠山也。岁丁丑(1937)，余教讀于此，每天朗气清，隨意冠数人，登峯造極，席地而坐，南望天生大营，星峯卓卓，乱山环繞，即清末李大司藩雄据之所也。俯視河西，有山如象，兩溝跨象而出，灌田数千亩；溝下草綠如茵，四时不变；产名駒，即大明龙馬进貢处也。北望鉄柱山如复鐘，松杉叠翠，郁乎蒼蒼，真北門鎖鑰之名胜也，胥于崖上見之，故一一誌之。惟泰山則越海而来，此則突然而起，名字虽同，事实迥殊，故不敢以东莱故事，强为撮合，恰有失蜜滴泰山之本，真識者当有以見原也。

前清生員石为中撰”

按石为中系弥渡县六詔山区得苴村汉族地主，其所写“蜜滴泰山崖記”涉及以李文学为首的革命史蹟，文中之“賊”和“李大司藩”即指李文学，“天生营”即李文学起义誓师地点，“泰山大王”就是“爱乐山城夷变紀略”作者王亥之父，为蜜滴汉族地主捧出以抗彝民所祠奉之“李大元帥”（文学），又泰山頂上，还有当年李文学所筑战壘石堤，特录于此，作为参考。

壬戌华州回变記

刘 東 野

原書鉛印共五頁，后附郭毓璋（字希仁华县人）跋。文末有“今国体变更，五族共和”之言。又郭毓璋跋：“丁巳之夏，姻丈刘公东野出《壬戌回变記》示余，余受而讀之，因取原稿略加刪潤，俾公同好……。”据此本書当写于辛亥（1911年）后，付印或即在丁巳年（1917年），由刘氏子澍瀛校印。刘东野，陝西华县人，地主阶级，文中頗多污蔑回民起义的地方。惟所記为当日亲身所亲历，可以使我們知道一些回民起义的梗概。注釋为我所加。王重九記。

清承闡献之后，休养生息二百余年，潼华以西，既庶且富，娱乐無疆，土木妖異^①，迄髮賊盤踞吳会，瓊貨尽趋西北，物盈必毀，天道固然。故壬戌〔同治元年，1862年〕回变，吾民所遭为最惨痛云。

余家大漲里毗連回族，每岁冬春，回族放羊踏田动起冲突。咸丰八九年間械斗最烈，地方官召集紳首和解而已，大吏亦以汉回相仇，易之。十一年〔1861年〕彗星見西北，長及汉。

同治建元，髮賊由鄂入陝，朝命在籍張小浦（芾）中丞督办团練。知州濮公堯面諭团首，有警鳴鐘集众。当是时汉回仇衅已深，汉民意气浮囂，借端备回；回族团体素固，乘机謀乱。地方官亦右汉而左回，大变之兴有自来矣。

四月髮賊自大峪^②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③，至是潰逃沿途滋事，經聖山村斫竹，瓜坡斗毆，回勇赴州控訴，

① 此处似有缺文。

②、③ 皆在渭南縣境。

濮公詢其理屈，堂諭“向后回傷漢民一以十抵，漢傷回民十以一抵”。快頭^①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謀變益亟，漢民李發元、回民馬利出而議和，適渭邑團長張映蘭、州屬團長白祥生在麥地緝誅回民十七人，惡感愈深，而沿渭各村回族紛紛挈[挈]家北渡矣。

十八日〔5月16日〕黎明聞有槍聲，頃刻間各團響應，集白泉鋪者近萬人，搜回諜誅之，蓋故為此舉窺我虛實也。二十一日聞髮賊至〔渭南〕墩子鎮，停和議。二十三日濮公率團赴赤水堵御。二十五日髮賊自渭南至，濮公眾寡不敵退至小漲團，髮賊東行，各團御之者皆敗，州城陷。把總郭大鵬死之，余時避難客舟，正北踏泥等村火光照渭水，人有自屋上墜者，仆而起，起而仆，望之顯然。

華陰義和【村】各團行至下廟，聞回族北渡狀，且望見迤北烟火，遂燒秦家村、乜[芭]家灘，僉議分守渭河南岸。孟村里弋連珠、畢步高，侯坊里呂永吉，平定坊、魏家庄先後渡渭擊賊，輒陷沒。連日黃霧四塞，烏鴉南飛，有犬十余，晝夜号泣道路。

各團本無号令，無規則，分班輪守，日久懈弛。又值麥秋，多以老弱充數，沿渭數十里，地廣丁單，一處疏防，全面瓦解，事事皆蹈危機。五月初八日〔6月4日〕賊試渡數次均擊退，初九日北風大作，賊从水淺處躍馬直渡。余方在村東南觀刈麥，聞鐘聲槍聲急持矛至台台巷西，北灘〔渭河灘〕團棚盡火，劉朝宗肩槍至，曰：“賊上岸，團眾潰，劉省娃等皆死，大事去矣。”言未已，忽見宋家村火起，渭西賊執黑旗登岸，楊一塊、劉銀平戰死河干。劉學貴督團巷戰，劉靈娃大哭，余急越短垣而西，南繞新庄、筱村西，至家門，矛柄甫击【地】，劉中秋曰：“汝全家早南避，速持矛奔”。遇劉步忠云：“我刦數難逃，小子急赴南五里，可免。”余奔至麥王堡東門，望軍張、郭家、新村皆火，賊馬至觀

① 班房頭兒。

音廟前，遂繞城而南，井邊婦女甚多。不數武跑者跌者哭者，子女衣包充途。余跳水渠數十道，賊大喊“呆迷，^①何不拋棄軍械？”余不顧，仍持矛與劉守清南奔，越南杜村抵赤水河堤下，掬水飲。或謂走高塘川，余以聖山【村】乃賊仇家不可往，徑赴菜郭堡東北城下，回望赤水韭菜樓、橡店、山西會館、戲樓，烟火漲天，殺聲四起。城上人呼余進城，余不可，自靳家堡元帝廟碑旁上坡，經盧家書館、陳家窩至木劉村小憩。村人給饌充飢，又經澗子底、南果園，宿北劉家麥場中。是日也賊東至州城、下廟，西至赤水、大漲，南至田村、郭村、雙碑、漲村，燒殺三十餘里，男婦老幼尸橫遍野，真浩劫也。^②

夜半，南果園綢舖火起，訛言回逆上原，男女逃竄。余至人字路口，遇友田祥生指途，遂至西姚堡，有同族數十男婦在焉。宿城東場房，始悉繼母殉難，堂祖母、二孀、三孀投井，二叔、三叔帶團傷亡，終夜目不交睫。次日約劉昇等三十三人歸覓親尸，行至郭家庄，聞鷄鶉油裏人報仇，仍折回西姚堡。

十一日赴陽郭鎮【渭南】，游南溝天窖。午後為鎮北小乙潑場，余力小担重，有叟問：“向操何業？”余曰：“讀書”。叟憐之，給餅四枚。十二日入市賣工，一小兒約刈麥，工資計八十。其母詢余年十六，謂：“少吾兒一歲，汝力小吾兒力大，汝刈吾兒担。”晚聞警，給饌五枚。流離中得此體恤亦可感矣。是晚宿姜姓麥場。族人劉金昌、大義，麥王堡王海巴，三漲村張双喜，約旋里尋尸。十三日出澇河川至縣南，迷失道，順原而東至白玉村，過韓家渡，繞至村南，死尸無數。五人各覓親尸無一遇者。惟王必昌、劉步忠、王壽娃依稀可辨。步忠知劫數難逃，今竟死道側，倘有天定而人不能逃者乎。晚宿三皇廟，半系族鄰。石全福經理磴麵，晚餐後，始聞胞弟如錫隨族媼躲麥王堡林檎樹

① 回民呼漢人男子叫“呆迷”，有輕蔑的意思。

② 按回軍當日北渡渭河，準備進攻同州府城。

下，四圍罩密，無從覓也。聞室人腔受矛傷，已逃上張嶺西溝。十四日至土窰尋見，暫寓原上雇工石興順家。沿途晤魏伯執中，始知伯母、二嫂投郭村井死，繼母遇害古坎，外祖楊兆熊歿梁家灣柳樹下。十八日偕劉進益、楊景純、呂興順復尋親尸。至余麥場，族鄰碾余麥，分二斗給呂興順。是晚宿臥龍寺。掩外祖訖，搬運窖藏衣物至原。

時濮公駐朱師庵，紳民餽送不絕，西溪、通化、羅紋、通渭、拾村、將相、臨渭、孟村、廣潤、岳前、太凝、新興、良候、西關、呂勝、太平各里，仍集團防渭守寨。濮公聞同州府城〔大荔〕圍急，率團直搗賊巢，賊聞信回援，府城圍解。二十九日〔6月25日〕賊破〔大荔〕樊家堡，殺燒甚慘，太平里紳郭維城率眾往救，至靳家廟陣亡。賊焚薛家廟、程高堡。

六月朔賊東自王家庄、西自周家庄渡渭，李宏義、張西銘、張銘、朱生彩、陳旺齊、劉丰魁、楊芬、楊炳基、段廷蘭、王國棟、張百讓、何增瑞、楊浩、劉步閣、楊作棟、劉文炳、杜仿綸、宋元益、宋申瑞、張鵬翼均率團陣亡。初二日余偕劉映文至高塘鎮廣盛義號，適王啟瓚自倉頭嘴運鳳酒數十担至，余以世亂不可缺禮，因備酒肴請蒙師劉朝棟、姻叔張文明，亦趣事也。

越日〔初四日〕聞賊破五龍山團，老幼男婦跳崖扑溝死者不下千余人。七月十五日〔8月10日〕星殞如雨，有蝗，大疫。二十三日賊焚獨孤庄，魏伯執中運貨至全槽，劉映文運親友衣物至兩岔河，余同苗鶴汀送各宅眷赴西迴曲郭彥虎家，往返經旬。二十四日賊破瓜坡團，吉兆元趙君寬死之。兆元君寬精武藝，憤五月初九日之敗，約遇仙里蘇建邦、孝弟里趙登高，練團丁五百名，退守瓜坡，時出击賊。賊懼不敢南窺者月余。至是率大隊來攻，兆元督團力戰，君寬建邦均受炮傷，吉兆元死，尸僵立，執戈不釋。賊進薄龍嶺、小師原、柳村原、云家坡，所過殘滅無遺。其守堡最力遇禍最慘者：張蔚文、宋萬

全，徐金寿、維正，井逢源、漱花、泉茂，閤門數十口，郭国兴、国祥母子兄弟，秦宪烈、苏华叔侄为著。

八月朔賊破鳳居山团，刘夢祥、杜仰陵及子明仁、明信、侄明义、明德，楊明瑜、楊思誠、怀仁，均力战死。馬汉冲击賊蘭家河亦死。十三日〔9月6日〕聞胜保督师入关，人方庆来苏。詎行至石堤河、白泉舖被賊截尾，軍威頓挫，賊势愈凶，此后来往無常。难民乘隙收麦、拾棉、摘柿、焚紙錢、拉畜者多被杀戮。余时避居寺城堡，病兩月。

九月朔賊焚坡头、会同坊，漁村川团潰，王炳及子鑑銘被执罵賊死。賊入漁村川，焚石坡河各村，口瓜坡原、太平原，上麦漲原，薰姬家庄地窖，死四十余人，前金乡县知县李庚殉焉。

十月初五日〔11月26日〕賊再入漁村川，經大明寺直燒杀至招峪口，野狐溝天窖被薰。初六日入高塘川，南至澗峪口，西至銀王同家村，薰李家坡天窖，人膏直流至崖下。余方病起扶杖至北灣，魏統元以騾接居全槽，月餘尙不能步。十三日〔12月4日〕賊至薛家店，郝天德战死。

十一月八日〔12月28日〕天微雪，賊紮营老滄村，圍南侯堡將克矣。以榮郭堡守御最力，撤圍北下，破之。时值黄昏，地窖被薰【者】甚多。

十二月二十九日〔1863年2月16日〕有汉奸引路突入高塘鎮，焚掠一空。

总計自五月初九日以后，原下各里惟梁家老堡坚守經年，賊百計进攻，崇墉屹然。南沙澗以降賊得免。原上惟清凝、广秀二里賊蹤未至，此外村堡庙宇，焚毀几尽。男女被难有籍可稽者兩万八千三百五十二人。

余尝登高北望，日日烟起，夜夜火明，民不死于賊者或死于疫，难民釜無米灶無薪，顛連困苦不可言狀。其桀黠者結党成羣，本地無賴

和之，始以借糧为名，繼則掘窖藏、掠財物，牽騾馬勒令出贖。近山有十八團之名，民間呼為“螞客”，一曰“搜山”。若非多忠勇來陝痛勦，吾民其有孑遺乎？及至亂定歸來，蓬蒿沒人，豺狼當道，所幸渭濱一帶，蔓菁遍野，碩大而甘，民借此為食者累月。此亦剝盡而復，否極則泰，足見天之果不嗜殺人也。今者國體變更，五族共和，向之積怨深怒，不與共戴日月者，其念已銷滅無餘。然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余故叙次崖略，俾考世變者，有所取焉。

楊三與趕三為兩人

李 解

《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四期二十五頁引用“楊三已死無蘇丑”一句，註“楊三就是趕三京劇班名丑，與譚鑫培叫天同時。”

據羅癭公著《鞠部叢譚校補》三十三頁八行“丑角如劉趕三、羅百歲……皆有名，趕三最為時所稱……”。五十三頁三行“陳德霖所談之梨園四大名家曰任小鳳、劉趕三……劉趕三天津人，保身堂主人，隸永勝奎部唱丑兼鬚生，能戲甚多……”。五十八頁五行“當時年少，崑旦恒唱蕩湖船……等戲……必以楊三配演，楊三有盛名，沒後京師有聯語云‘楊三已死無崑丑……’。”五十九頁三行“楊三名鳴玉，江蘇人，有絕技，善演起布問探之探子，訪鼠測字之盧阿鼠……皆非他人所能及也”。

根據以上記載，楊三趕三之為兩人已甚明矣。

再生記

謝恩謹

原書木刻共六頁，作者謝恩謹當1862年夏回民起義時任臨潼縣令。本文記清軍與回軍作戰及守城經過，為當日親見親聞，雖然出于統治階級的記載，也可反映一些事實。文末有同治五年（1866年）蔣若采跋。注釋系我所加。王重九記。

同治元^①年〔1862年〕夏五月，回逆赫明堂等與漢民械鬥，張中丞芾^②、蔣大令若訥、臨潼繆前令樹本偕往諭解，至油坊鎮^③，悉被戕害，叛跡始彰。零口義回柳姓堅不從逆，先令全家盡節，入城告變，言訖自刎，城中得以設備。

臨回如【渭】河南之三府【村】、馬坊【堡】、行者橋【三堡】，河北之普陀原十三村^④，素稱狂悖。自戕官后恣意焚殺，难民徒手入城者數日相繼餓斃。六月間，文生米貫月，練勇數百人，矢志殺賊，與三府回相持，屢有斬獲，因眾寡不敵，力竭死之。

七月杪，逆黨閃玉龙假扮官兵，叫令開城。瞥見回騎踵至，玉龙馳往迎敵，一炊許，持首級數顆擲城上。朱前令百珏未敢信，遣炮兵張大斌往探，旋稱“實系官兵，可令入城。”然城上遠見旗幟不一，馬無行囊，

①原書作‘四’，疑為‘元’的誤字。

②張芾：陝西涇陽人。道光進士，咸豐間官江西巡撫，守南昌城以對抗太平軍，尋因事奪職，回籍。陝西回民起義，芾督辦陝西團練，又以郭子儀自居，單騎見回軍領袖，當面辱罵，遂被殺。據當地人民傳說，殺后祭了旗。

③油坊鎮：俗稱“油坊頭”。

④普陀原十三村：名稱不詳，在臨潼東北境，南近渭河，以油坊鎮為中心，

疑之，仍不允入城。賊知有备宵遁，訊知張大斌受賄內應，解省（西安）正法。

八月十三日〔9月6日〕勝星使保率師進攻三府失利，軍火器械皆為賊有，回勢愈熾。

前署任皆以積勞成疾，回省就醫。余適補斯缺，于十月二十二日〔12月13日〕繞道之任。斯邑為省東門戶，城小而卑，賴賈前令芳林修葺完固，惟逼近驪山，城中虛實易見。加以隣近之高陵、渭南、二華〔華州華陰〕、涇陽等州縣次第失陷，勢孤援絕，民情皇皇。賊騎晝夜分起來扑，必大開鎗炮始退。守堞者雪夜僵立達旦不敢暫離。城下賊听鑼柝聲懈，即緣木而上，賴巡視严密，驚之使去，嘗有已登女牆墜地而逃者。

城中乏食，惟恃驪峯一線可以運糧。賊思絕我糧路，于十一月初五日〔12月25日〕由驪麓東西攀援而上，先焚老姆殿、老君殿，乘勢圍燒華清池行台，當率民團炮勇出城夾擊，斃敵數十人始退。

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863年5月10日〕賊圍縣東二里許之高家堡，堡民号哭求援。令紳團急往，賊攻堡門已破，見救兵至始遁。追殺數十人，奪獲刀矛馬匹無數，全活堡民五百余人。生擒張喜兒，供“系三府回民赫阿衡〔明堂〕命十三村眾，會攻縣城，為踞守計，馬坊回目郭成等造齊蜈蚣梯二百余架，每夜爬城，皆因有備而還，不日四面圍攻”等語。當即正法。

斯時眾心危懼，日盼大兵不至，多有潛謀逃走者。余思官無家屬無以定眾志，遂遣丁接眷屬來署，不料中途遇賊，幼子芸昌被擄，大、二、四女、妻弟陸巡檢晟，僕人王福、賀金鰲、賀年兒等同時被戕。室人三女及僕婦等皆受重傷，遇救得免。余聞信，正回逆羣集時，揮淚而已。

自去冬十一月杪，多將軍隆阿入關，迭破【大荔】皇閣〔王閣村〕羌北〔羌白鎮〕諸巨巢后，十三村眾結聯同州敗回，及三府、馬坊、高

陵、涇陽等处悍回，号称数万，計日来攻县城。时黄家楼团长張珣、張璠、魏英等練勇六百余人，战屡胜，因飞調来县，資以槍炮，飭紮南塘为犄角势。

四月十九日〔6月5日〕賊大股突至，張珣等擇驢山要隘，張兩翼以待之。城上炮子如雨，賊圍攻半日，不退，又分股直扑驢山，張珣等屹立不动，箭炮並施，賊势稍却，城上迭开大炮，賊紛紛倒斃，遂燒麦田而去。

然郊外賊騎犹往来絡繹，难民爭欲出城挖菜充飢，禁之不可，愈称“枵腹难忍，即遇賊而死，犹愈于飢火中燒也。”聞之愴然。时病餓死者日計百余人，出城被戕者日計数十人，慘矣哉。先是登埤者每埤常五六人，此时杂以老弱每埤不足一人矣。

五月初八日〔6月23日〕大兵駐雨金屯，分兵渡河，駐穆家屯。十二日陶軍門茂林追賊至零口，临邑之賊愈众，城中火药告罄，賊势益狂。余巡城所到处，賊之槍炮叢向，兩耳鳴鳴然，幸未有集于身者。五月二十日〔7月5日〕炮子中西城樓，距余肩寸許，噫！險矣。二十三日賊見城上不开槍炮，知火药尽，众万余直来攻扑，幸从潼关購得火药二百斤，俟賊已厚集，以小槍子千余裝入大炮击之，每炮必斃賊数百，片时已斃数千，賊从此不敢徑至濠边矣。二十五日穆都护圖善进剿新丰【鎮】，賊騎往来皆經城下，防守愈不敢懈。

七月初十日〔8月23日〕多帅与穆都护会合，十一日五更，亲督馬步各軍銜枚而进，三府、馬坊等巢猝不及防，遂一鼓盪平。八月二十九日〔10月11日〕返旆渡河进攻十三村，全胜之軍所向無敌，十三村同时收复，临境一律肃清。

余自冬徂秋心力交瘁，自度無生理，幸元戎天降，打伐功成，万姓慰云霓之望，余亦庆再生之賜矣。

是役也，城上所恃者唯銅炮二尊，能及三里外，远見賊騎有首級

飞去，而身犹乘馬者，有白旗忽墮而身已离鞍者，或击之不退，叩禱一次，必能奇中，真神器也。常川守埤者，不过炮勇六十名，小队二十名，协力固守者，为姚驍騎校年、賈千总方城、王县丞崔年、張教諭篤庆、刘訓导冲汉、鍾从九肇洙、沈典史心陽、余兄附貢生恩洪及闔邑紳民，皆晝夜奔馳，始終罔懈，所謂众志成城者，詎不信歟？客謂余曰“昔边長白有《虎口余生記》君亦其类也，盍識之，以存其实”。爰叙顛末如此，長白自号“再来人”，余因顏为《再生記》云。

同治二年九月初八日，陝西补用知州知西安府临潼县事京江謝恩誥識于县署之飞碧山房。

浙南金錢会起义民歌十首（一）

这十首民歌是錢倉一带羣众怀念浙南金錢会起义，用乡土語言所創造的，它記述了1861年金錢会起义从發生到失敗的过程。民歌由赵永度的母亲口述，赵母亲已六十九岁，据說就是赵起（起义领导人）的孙媳妇。有的語句比較模糊，經我向当地老年人詢問后整理加注，可参看本刊1955年第三期《金錢会紀略》。1956年5月馬九倫

正月好景是新春，平陽坐落翟太爷，官不法，民难活，
逼得良民造金錢。

注：“翟太爷”是平陽县令翟惟本。

二月好景吃醪釀，赵起八人在金溪，桃园八个盟兄弟，
金蘭義契分金錢。

注：醪釀是酒名。傳說金錢会首領赵起等八人，起义前曾在平陽县金溪山結为兄弟。

三月好景三月三，金錢分出外地方，坎字分出桥墩門，
离字分出东江山。

注：金錢会用八卦編制，“坎”“离”都是八卦名。桥墩門、东江山是平陽县地名。

浙軍十八年的回憶錄

斯道卿

編者按：本文作者在浙軍服務十八年，所記均為個人親歷之事。文中告訴我們清末到 1924 年浙軍演變的概況。所記清朝辦軍事學校、新軍和辛亥革命的關係、朱瑞受袁世凱收買的事實、北洋系勢力打入浙江的情況，以及軍閥如楊善德、盧永祥等人腐敗、落后和損害人民等罪惡，均為研究近代史有用的參考資料。

一 前 言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浙江招募新兵五百名後，我即充排長，由排長而連長、營長、少校團附、中校團附、代理團長，一直到 1924 年（民十三年）辭職為止，共計十八年。在這十八年之中，我未嘗離開浙軍一步，所以浙軍經過的事情，到今尚能記憶，用敢大胆地，一件一件寫出來，以供研究近代史者作資料。但是我的文化水平極低，因為從軍早而且久，未嘗埋頭用功，既不能作古體文，更不能作語體文，詞句不妥當的地方，希望閱者諸君多多指教為幸。

二 武備學堂的開辦

1900 年（光緒廿六年）浙江巡撫聶緝渠奉諭，要各省編練新軍，他即擇定杭州城內滿場巷一所大廈內，先開辦武備學堂。委候補知府伍元芝為總辦，他是名進士出身，文學頗優，雖是前清官僚，可是筆墨之間倒也有一點革命性流露出來。堂內大廳上，他撰一長聯

云：“十年教訓，君子成軍，溯數千年祖風宗雨，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復仇，春秋大義，願尔多士修鱗養爪，毋忘寇盜滿中原。”又在飯厅上集成語一聯云：“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觀這兩聯語意，頗有戊戌政變六君子的意向，學生見之，革命之心油然而生。後來辛亥革命，武備學生獨多，未始不是這兩聯一點幫助，我所以特錄于此，以誌不忘革命之起始。伍接總辦後，即向日本政府聘請大尉齋藤為總教習；上月三郎、松島、三宅、恒山等為各課教習；又聘本國幾人擔任普通功課，規定三年畢業。第一、二、三期招考，投考人數不多，來投考者以舊營伍的下級軍官為多；保送日本去留學的，如蕭星垣、徐光昭、張國威、陳錫珪等四人，但是文化水平都是極低。到第四期招考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投考的人突然間多起來了，而且有舉人、秀才等；作者亦于此期考取入學。後來第五、第六兩期招考時，因為科舉已停，讀書人沒有出路，所以投考的人更多。同時添設速成正科、速成附科兩班，定為一年畢業。作者曾充正科兵學教習，1905年武備學堂停辦，改為陸軍小學，總計畢業學生二百餘人。作者在校時密察幾個日本教習，早存着侵略中國的野心，學生中如有文學頗優、才識超羣、能說會作的人，必要多方設法開除出去。又學生所繪的軍用地圖，常常暗地里寄回日本政府，而且有幾個日本教習，常有藐視中國、侮辱學生等舉動。此外尚有講武堂和撫署隨營學校等，定為一年畢業，專門培養初級軍官，然畢業的人，亦不甚多，大約不過百餘人而已。

三 弁目學堂的設立

1906年（光緒卅二年），浙江巡撫增韞，電召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蔣尊簋回杭，命他編練新軍。他即在杭州候潮門外海潮寺設立一所弁目學堂，招考初中程度優秀青年二百餘人，所有教師統是武

备畢業生,定六個月畢業,分为兩連,所有連長、排長,亦統是武备畢業生,倒办得很有精神,为地方人民所重視。

四 步兵第一团的成立

步兵第一团的成立約在1905年(光緒卅一年),浙江巡撫委老营伍出身的李益智为团長,所有軍官士兵,亦是老营伍里面挑选出来的。不过体操改为日本操而已,用的槍尙是單發后膛槍,駐紮杭州笕桥大营盤內,暮气沉沉为人民所不重視。

五 步兵第二团的成立

步兵第二团以开办弁目学堂的蔣尊簋为团長,朱瑞为副官;蕭星垣为第一营营長,徐允中为副官。派四个連長、十余个排長,帶領弁目学生若干名,到金、衢、严三府分招新兵五百人。軍服、軍帽、皮鞋等亦同时帶去,在招募地方先行訓練数日,定期回杭。在杭各学校学生得知新兵来杭的消息,到江干去欢迎;又在上城旧察院前大操場內开一盛大欢迎会。时作者兼蕙蘭学堂教师,亦率領全校学生参加該会。地方人民来參觀者極多,看見新兵衣服整齐、軍紀严肃、精神勇敢,非老营伍可比。这五百名新兵,就駐在海潮寺內,分为四連,每連分为三排,一排分为三班,連長、排長均是武备畢業生,班長均是弁目畢業生,作者亦充第三連第三排排長。这时徐錫麟、秋瑾革命失败殉难。浙江巡撫以蔣为日本留学生,新兵营中的連排長、班長統是学堂出身,未免怀疑。恰好这时广西巡撫某,电召蔣去当旅長,兼充陸軍小学总办,蔣即辞职而去,以蕭星垣升任团長。未几又到温州兩府去招新兵,作者亦充招兵委員,由杭出發經過温州永嘉县,到处州宣平县,坐的是上水船,差不多行了半个月光景,始达到宣平,費时两个月只招得新兵廿余人。因該县極小,風气不开,所以来应征者極少,幸

別县应征尙多，招足了兩营人数，駐紮杭州鳳山門外江干新营房內。

六 浙軍第一旅第二旅的成立

浙軍既有步兵二团，自应設立旅司令部，清政府遂命楊善德为浙江第一旅旅長。他是北洋行伍出身，但是治兵頗有經驗，每每不先通知突然間到我們团中。按照規定旅長进营門时，号兵必須奏号一番，他即令停止，其用意是教各官長一点不知道，当即召集官長講話，如有未曾請假而离营者，即行处罰。有一次，他要大檢查士兵，先来通知，各官長非常注意士兵身上有沒有不整潔的地方，預备他来檢查。不料他在士兵身上一眼不看，但使各官長排成單行橫队，拔出指揮刀执在手上，他一一檢查，見有刀不擦干淨而生銹者，当即分別罰跪或立正。各官長多不注意自己的东西，竟有小半数受罰。不到一小时，這場大檢查的事情即告完成，遂令各营帶队回营，像这种事情很多。未几，他又成立了馬、砲、工、輜四种兵，成为混成旅。不久，又添招新兵，成立第三团、第四团，楊旅長保举蕭星垣为第二旅旅長，駐在杭州鳳山門外鳳凰山脚新造的旅司令部內。蕭由营長而团長，由团長而旅長，完全是楊善德一手提拔起来的。

七 浙江第一师的成立

浙軍既有兩旅，自应派一师长来率領。大家以为这个师长，必是楊善德，楊亦以为自己是老資格又是混成旅旅長，这师长一席非他莫屬，当然不必到北京去設法。那里曉得蕭星垣湊集鉅款，密派人到北京去运动某亲王，不久，就有电报来杭，特任蕭星垣为浙江第一师师长。楊善德几乎气死，当即辞职而去。清政府又命蔡成勳为浙軍第二旅旅長。

八 浙軍光復杭州和克復南京

辛亥杭州的光復，首先發動的是第二團第三營營長顧乃斌，他的為人頗有才干，而交際亦廣，早與滬杭一帶的革命同志聯絡；又與第一團代理團長朱瑞密謀，決定在九月十四夜起義。顧營長即在是日晚膳後，召集全營官長講話，說明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及湖北起義上海業已光復，我浙軍斷不能再落后，今夜你們大家要留心等語。各官長已經明了他的用意，先去剪斷旅司令部和師司令部的電話綫，預備白旗、白布等。但在幾日前巡撫增韞派員來團，要各士兵繳出子彈，每人只許留下五粒。全體士兵都以為上面既疑心我們，我們弓上的箭不能不發了。是晚一時許，顧營長即命全團官兵（第一二營已聯絡好）在大操場集合，講明起義大意，分給各人白布一條纏在左臂上，與一二兩營營長同去請團長周赤忱起義（周新到任）。他只好贊成，遂發作戰命令，分派隊伍。作者此時，正充第三營第三連連長，命我為前衛即時出發，由鳳山門城外，經過候潮門到清太門火車城門洞。這時洞門（因事先接洽）已開了，遂即進城。路上士兵非常肅靜，用跑步跑到撫台衙門左邊過軍橋埋伏，不一刻；衙門左首民房樓上，擲下一粒發火炸彈，知為信號，即向撫署進攻。到了大堂上，用一筒洋油焚起火來，右邊的撫署衛隊因早已運動，未出抵抗。巡撫及署中許多人統向後門而逃，第一團士兵早已包圍撫署後面，當即將巡撫捕獲，其餘諸人立即釋放。至巡防營一千余人，因統帶官陳步棠是武備同學，亦早已接洽好了。滿洲人早已緊閉旗城不敢出來抵抗（別的記載上謂是晚巷戰多時，又謂用火車頭撞開城門等事完全不確的）。我隊焚毀撫署後，即整隊而歸，沿路高唱凱歌向城站前進，因為已知臨時總司令部設在城站。這時蕭星垣師長和蔡成勳旅長，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最高級軍官，只有第二團團長周赤忱一人，所以公

推他为临时总司令官，以城站为临时总司令部。我队达到城站时，欢迎掌声如雷，稍事休息，总司令即派我去包围贯巷口的满洲城門；又令炮兵运炮数尊到城隍山上，向满洲城內的將軍衙門开了数炮，打中房屋数間，將軍即时逃出，許多满洲人大起恐慌，即派代表出来向总司令部求降，只求满洲人沒有生命危險。总司令当即允許，命立刻繳出槍械，我在貫巷口大街上接收，派兵送到保国寺軍械局，差不多搞了一長夜，此事才完畢。我又奉令去守軍械局。第二天杭州全城，依旧安靜如常。杭州这次光复，不伤一兵一卒，亦不伤害人民一草一木。总司令部會議，公推湯寿潛为浙江都督，在梅花碑旧織造署为都督府。这时查有满洲大紳士貴翰香及其子密圖反抗，遂將二人捕来处以死刑。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湯都督知之，頗有不以为然的意思。十六日，总司令部，接到嘉兴紧急电报；謂巡防营統領沈岐山不肯反正，大有抗拒革命的意旨。周司令即命顧乃斌为第一支队的支隊長，率步兵兩营、炮兵一連；命我为副官，即乘火車到嘉兴。离城三里的地方火車停止，見有許多人民执白旗来欢迎，謂沈岐山已逃。我队即步行进城，地方紳士設宴招待。可是顧支隊長性爱玩乐，遊南湖、打麻雀好像已忘了革命的任务。我即劝他，去打南京要紧。他說：“这事不容易，你不要心急。”在杭州的朱瑞自告奋勇，願打南京。总司令即命他为第二支隊長，即日出發。待他出發后，我队遂由嘉兴回杭。

湯都督見軍事吃紧，断非文人所能胜任，即欲辞职。浙江士紳及上級軍官會議，公推蔣尊簋为都督。蔣由广西回杭任都督后，以为不必再設总司令，于是周赤忱为第一师師長，不久他亦辞职，政府給他一万元，他即往日本游历去了。蔣暫兼第一师師長，未几添設五、六、七、八四团，以張載陽为第二师師長；我亦調充第八团第一营營長，亲到家乡諸暨招募新兵五百人，駐在海潮寺內，所有連排長，均选

弁目學堂優秀畢業生充之。蔣以為這一營官長，均是他的學生，所以官長的用具、士兵的服裝，都是新制成的。我亦精心訓練，頗有成為模範營的意圖。這時蔣都督發行軍用票貳百萬元，給全浙官兵雙餉一月，大家歡喜得很。別的記載上謂有士兵鬧餉之事，完全不確的，不過少數士兵到典舖內去強當，則有之。

朱瑞去打南京，以呂公望為參謀長，我未同去不能詳述。但知我軍陣亡營長一人是葉仰高，連長二人及士兵二十餘人，後來公葬在西湖孤山，現在尚有克服金陵陣亡將士牌坊一座。朱瑞打退張勳後，竭力添招士兵，擴張軍權，以壯其聲威，迨奏凱回杭，杭人開歡迎會，此時朱瑞已為浙軍軍長，有設備很完美的公館請他去住，他自己亦以為功高望重，存着欲取都督而代之的野心。於是聯絡浙西同鄉士紳，與各高級軍官中的同學同派，作為黨羽，這是當時浙西方面的情况。講武堂堂長虞廷是浙東金華人，武備速成科畢業，亦是作者的學生，他見浙西勢派極盛，亦聯絡浙東各要人，擁護蔣都督組織一個軍界維持會，他為正會長，尚有副會長葉煥華、劉鳳威二人，作者亦是贊成的一人，這是浙東方面的情况。這時浙東、浙西分成兩派，沒有幾天虞廷自大井巷聚豐園菜館夜宴而出，甫至門外，突被人槍殺，凶手當即逃去。蔣都督驟得凶報極為驚駭，除嚴緝凶手撫恤其家外，並派員代為治喪。至於緝拿凶手，無異海底撈月，蔣在此時不免灰心。本團二三兩營亦是新成立的，各官長大多數是武備與弁目學堂畢業的，第二營營長丁福田，第三營營長錢皋，本團極為蔣所親信的。有一次會議，有人提出省城不應駐兵太多，遂即決議，命第七團開到紹興、第八團開到溫州，作者亦只好隨行；另外使蔣不滿意的事情甚多，因此不安于位而辭職。於是朱瑞竟達到目的，居然為浙江都督了。即以呂公望升任第一師師長，不久因為他是浙東浦江人，調為嘉湖鎮守使，以其同學葉頌清為第一師師長。朱瑞是南洋陸師學堂畢業，重用同學，

漸漸排去武备和弁目学生，本团团長李斐然本为日本士官畢業生，調充第一师參謀長，委其同学傅其永为本团团長。而且杀戮革命同志甚多，其最著者为槍斃王金發一事。王金發由紹兴都督取消后，与各处革命同志尚多聯絡，居杭州六和塔附近一座洋房內。朱瑞密电袁世凱，謂其聯絡革党，大有野心，袁即命槍决。以上是朱瑞逼走蔣尊簋的实情。

九 浙軍开到嘉湖兩府协助清乡

嘉兴、湖州兩府，自光复后，地方極不安靖，朱瑞即命陸軍大學畢業生周鳳岐为嘉湖清乡督办，周即命我率营开到嘉兴。到嘉我先去訪問几个紳士；又去訪問陸路巡防营統領董道胜和水路巡防营統領陈永貴；並到嘉兴县署会見縣長王淑庄，說明本营来嘉协助办理清乡事宜。不久本团第三营又开到，駐在嘉兴东門外，团长傅其永率团本部人員駐在城內。傅本無学識之人，又喜飲酒打牌，有一次嘉兴紳士，邀請我們团营長宴会，並邀两个統領和縣長作陪客，应酬之間，似輕視我們武人，由于談詩論文諸士紳不覺与我亲近。不过傅其永团长坐在一旁，不懂詩文默默無言，似乎嫌我太好說話了。由于我与士紳接近，以后地方上有事，不到傅的团本部去告訴，反到我的营本部来接洽，因此惹起傅的妬忌来。

清乡督办周鳳岐由湖来嘉，亦在城內駐下，探悉巡防营士兵有种种不法情事，並有謀变消息；但因为嘉兴城內外有兩营新軍駐紮，所以不敢輕举妄动。周督办想出一妙計，突然下一紧急命令于我，要我立即准备，率領全营到嘉善县去駐紮，我即忙將大小行李搬运到火車站去；于是巡防营和居民，大家曉得我要离开嘉兴。是晚十二时，又下一紧急命令：要我速率兵到車站，候令開車。我队出了东城，忽聞西門外有槍声，探悉有人搶当，不久即散，因为我队尚在車站，不敢大

舉，這時周督辦早已派多名偵探，得悉詳情。第二天黎明，又下一命令：要我速回城內大操場集合，東門外第三營亦到，巡防營約一千余人亦到。周督辦即命巡防營士兵先搭槍架休息；又命他們徒手歸隊，听候講話。一方面派我兩營士兵，先去收繳巡防營士兵所搭之槍，周督辦即向巡防營士兵宣言，大意謂：“昨晚的事情，不待我細說，你們是曉得自己的錯誤的，本應查辦為首起事之人，本督辦格外從寬，發給每人餉銀一月，乘火車到上海，使你們別尋生活。”於是第三營就押送他們到車站，周督辦最後又對他們說：“以後不得再來嘉興滋事，查出必要重辦。”這時東門外至火車站一帶路上，看的老百姓人山人海，待周督辦講定後，大聲呼喚：“辦得好，辦得好，不然，我們人民定要遭他們禍害。”周督辦即將董統領革職，又辦了几个土豪地棍，解散什麼黨會，這樣一來嘉興地方當然安靖得多了。周督辦亦即回省，報告一切，清鄉事宜，即此結束。但傅其永團長對於作者，常懷妬忌，多方設法調我到笕橋第四團，充當少校團附之職。

十 浙軍反對洪憲和驅走朱瑞

袁世凱既宣布“洪憲”偽號，朱瑞亦欲攀龍附鳳，竭力迎合，袁亦要利用他。因為我浙有兩師的兵力，遂派一大員，攜帶大批的狐皮筒子和大批衛生小衫褲來杭，要朱瑞分賞全省士兵，我以一個少校團附，亦分到狐皮筒子馬褂料一件，士兵每人衛生小衫褲一套，朱瑞即召集少校以上的軍官講話，要我們大家擁護洪憲即日登基。並要我們個個蓋章簽名，呈報袁皇帝。袁皇帝即封朱瑞為一等侯，派一大員送聖旨來，朱要我們少校以上及文官縣長以上，都到車站去接這位欽差大臣；並護送到督署內。朱早已設了黃緞座位，欽差大臣在座位上宣讀聖旨，封浙江都督朱瑞為一等侯。朱用三跪九叩禮謝恩，即在署內設了盛筵，並邀名伶演劇慶賀。朱瑞以為我浙軍受了犒賞，又簽名蓋

章，拥护洪宪必然可靠。万不料我浙軍里面，有一个出色人才出来反对。

第二旅旅長童保暄，保定陸軍速成學校畢業，才識丰富，文学优良，交际亦广，而且富于革命思想。杭州光复时，他指揮宪兵一連出力甚多；这回洪宪，他豈肯贊成，早已暗地里密約同志；又运动督署守衛队（約一营其中連排長、弁目学堂学生居多），各处联络，遂于1916年（民国五年）四月十一日起义。童亲率步兵一团包圍督署，放空槍数排。朱立命衛队抵抗，而毫無一人响应，只好逃到西湖外国人所办的医院內求保生命。朱之參謀長金华林亦逃。童即召开高級軍官會議，公推嘉湖鎮守使呂公望为督軍、童保暄为第一师師長（前任師長叶頌清已逃）。

十一 浙軍內部不和与北洋派之入浙

浙江督軍呂公望，金华府浦江人，保定陸軍速成學校畢業，前清廩生。但其为人胸襟極狹，不善語言，而同学同乡的观念非常濃厚，突然决定要撤杭州警察廳長夏超之职，另委同乡傅其永接任。夏是武备学堂畢業，做官手段極高妙，預先囑咐守衛警察不令傅进厅，如欲强进不妨用武。果然傅只帶一随从兵来接任，門警力阻之，傅見势不佳，只得垂头丧气而去，向呂督軍哭訴，报告夏超拒絕之事。呂急电嘉兴第一团团長陈肇英（是呂同乡），速帶全团士兵来杭，大有攻击警厅之意。在杭几个上級軍官得悉此信，都以为呂的举动不对，相約一齐辞职。呂知此事鬧大了，又不想別法，居然向北京政府表示辞职，呂以为定予慰留。那曉得北京政府早苦于沒有机会伸足到浙，接到呂的辞职电报，立刻电复照准，特任楊善德为浙江督軍，他本是淞滬护軍使，距浙甚近，呂欲圖反抗而又不敢，只好办理交代，于是北洋派的势力遂侵入浙江。

十二 浙軍的援閩抗孫

楊善德曾充浙江旅長多年，浙方的底蘊当然是很熟悉的，遂命夏超安心供職，其它上級軍官亦無大更動。楊自奉節約，但文化水平極低，又沒有一點新思想，對革命黨人非常嚴厲。楊有懼內名，閩令一出，立刻俯首听命。他的夫人楊老太婆，性愛听戲，在督署內造了一個極時髦的戏台，常到北京、上海挑選名伶來表演。老太婆要做六十大壽，預先通知城內文武官員的眷屬，文自縣長起，武自少校起，許多太太們，必須穿大禮服、大紅裙才可以去拜壽，如穿藍衣服進去，概不招待。于是各太太們大忙而特忙既要做衣服，又要辦壽禮，生辰之日，督署外車轎紛紛，一大批太太們絡繹進去，用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給楊老太婆拜壽。壽筵当然是很丰盛，擺在大廳上，一面飲酒，一面看戲，差不多鬧了三日三夜，不曉得浪費了多少人民的資財。他又喜愛承繼干女兒，看見好的小姐們、好的少奶奶，定欲收為干女兒，叫他一聲干娘，便賞一筆大大見面錢；又有時帶領這班干女兒逍遙湖上，楊善德一概不敢預聞。

這個時候北京是段祺瑞執政，廣東是大元帥孫中山的大本營，福建督軍李厚基探悉孫有入閩的意圖，電告段執政，段恐閩軍不多，特電楊善德出兵協助。楊即命浙軍第一師師長童保暄準備全師出發援閩。童在這時，不得不接受這種反孫命令，遂派第三團先行出發，由杭開到寧波。七年（1918年）元旦乘輪到溫州永嘉縣，先行駐下，此時作者亦隨團同去。團長李全義恐本團第二營營長陳兆麟不听他的指揮，有辭職意。我即對他說：“要你去打仗的時節，你去辭職，上級豈不要謂你是懼敵嗎？”他即打消辭意。在永嘉縣駐了三个月之久，童始下令要我們開到廈門待命。海行三天三夜始達到廈門。未几，童師長亦到，別的部隊亦同時會齊，竟又下令要本團先行出發開

到漳州。又駐了半个月之久，下令向平和县前进，作者率兵一連，护送軍用品一千担，緩緩的前进。

我軍达到平和县后，童即下令：向饒平县前进。这时陈炯明的部队，見我大軍前进，遂即不战而退。閩軍亦在我軍右翼前进。我軍达到饒平县后，遂休息下来，电省告捷。楊督軍即派員送了許多食品及官兵应用之物，犒賞各团营；作者亦得領几瓶啤酒和几包香烟。这时本团士兵，統駐在平和与饒平兩县交界，村名喚作茂芝前的地方。禁止士兵不得住宿民房，只擇祠堂庙宇作为营房；並不許損害人民一草一木；違者重懲不貸。果然人民耕作如常，沒有一点惊慌样子。

大家休息了一个多月之久，总是迟迟不前进；不料此时前浙江督軍呂公望在大元帅司令部任參謀，到我軍最前綫第四团来。見了他的同乡陈肇英团長，劝他反正，三言兩語打动他的心，許他反正后升为师長，陈即帶全团官兵向潮汕方面去了。童得此消息，倒不以为怒，即电告楊善德自請处分；並很快的下令全师，由黃岡乘輪退回厦門。我右翼的閩軍，亦只好另易战地。本团与第二团开到同安县駐紮，其余部队均駐在厦門。这时陈炯明亦隨即帶兵到漳州城內駐下，並不向我軍追击，童与陈双方各有用心，即宣告停止战事各守前綫，援閩拒孙一役，至此告一段落。

十三 童保暄之死与潘国綱繼任

童师長住在厦門，密派亲信赶到杭州迎接从前曾經恋爱过的陆小姐到厦，童的太太在家乡得悉童在厦娶妾的消息，馬上赶到厦門与童大鬧而特鬧，一定要驅逐这一个陆小姐，弄得一所师長公館日夜不安，不久童遂因气而死。楊善德得童师長死去的电报，遂命第二师师長張載陽来接任，不料有少数軍官，竟拒絕他登陆，后楊电張仍回原任，命第二师參謀長潘国綱为第一师师長。

十四 浙軍在福建受了鉅賄

潘國綱是溫州人，北洋陸軍大學畢業。論其才作參謀已屬勉強，若要帶兵則經驗太少，而且鴉片烟癮甚深，但是性情刁滑，言語尖刻。他接師長任后，對於非同鄉、非同學、非同派的軍官，時常懷疑，恐怕他們有反對的企圖。福建一省當年生產的收入，以種鴉片為大宗，特別是閩南几府為最多，潘師長預先出示禁種、禁運、禁吸。於是地方人士大起恐慌，即派几个代表來見潘，要求收回成命。潘借口全師士兵不服，說以後如果鬧出事情來，我不保險。各代表知其別有用意，遂即退出，在外面搜集一笔鉅款，暗送進去。潘當然三辭而後受，並說：“你們來助我軍餉，我可暫時受下來。”其實我浙軍許多年來，未嘗欠過一個月餉銀。潘將这笔鉅款（實數多少不詳），拿若干出來分給各團營官兵，我以一個中校團附的職務，尚分到這種不義之財四百元，差不多有兩個月的薪水，這是我生平一大污點，然欲辭却而不能。兵士每人只分到半個月的餉銀之數，心中已有点不服；從前禁種禁運兵士在步哨綫上，总有点好處，至此這一个禁令取消，兵士驟失这一笔外快，心中更覺不服。

十五 浙軍在同安突然譁變

浙軍中一些知識分子對受賄事很不滿意，於是私相謂：“浙軍出征二年，所經過的地方沒有一点傷損名譽的事情，这回潘師長竟受了福建人的一笔鉅款，豈不傷損全師名譽？我們不妨電告楊督軍，要他撤換師長。”有的說：“不必如此大做，我們請几个好的官長出來講話，不要說起分贓不均，只要求撤換几个不好的官長，如不允許，再設別法。”大家一致贊成。遂于某夜十二時后，兩團兵士，自由集合大操場，放了几排空槍，派代表請第三團團長李全義和作者出去講話。

團長問：“你們為什麼這樣鬧呢？”代表說：“潘師長受了鉅賄，傷損全師名譽，特別是第二團團長陳璠、第三團第三營營長林某作潘師長的走狗，弄得這一筆鉅款，只求撤換二人。公推第二團團附姚琮為第二團團長；連長趙其永為第三營營長；第二旅旅長李斐然亦是無用之人，要他自行辭職，公推李全義團長為旅長；別的沒有要求。”李團長說：“升降官長，我無此權，我去稟告潘師長，一定要他照准，你們且各回原防聽我消息。”這一晚，雖是突然譁變，但是對於地方人民，一點沒有騷擾，依旧安居樂業，工作如常。至於不好的幾個官長早已逃了，由公推的幾個官長暫時代拆代行。潘師長得李團長的報告，只好暫時允許譁變士兵的要求，責令各代理官長約束士兵為要。

十六 浙軍由閩回杭

潘國綱以同安士兵譁變之事，不能隱瞞，只好電告楊督軍自請處分。楊亦因為軍隊在外不便查辦，只好暫時允許他們的要求。這時在漳州的陳炯明已向段祺瑞投降了，福建督軍李厚基，初視陳為敵人，今則認陳為一家人，前方的隊伍，均退回原防。楊督軍得此喜報，亦以為援閩一役已告結束，即電令全師回浙，仍駐原防。迨全師一齊復員後，將同安大兵公舉幾個官長另調他職。不久浙江督軍楊善德，病歿於督署，尚積有餘款五十萬元。北京政府即命盧永祥為浙江督軍。

十七 浙軍唸阿彌陀佛

盧永祥出身不知其詳，好像是段祺瑞的舊部，到任對於同學同鄉的觀念不甚濃厚，所以對各上級軍官亦無大更動。但是有一種慈善假面具，常對人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命全署職員唸佛，特別派一上校參議吳畢華到各團營講經，並隨帶許多金剛經小冊分給各

軍官。这时作者代理本团团長，与第四团同駐上虞县弁山湖新营房內，旅司令部亦駐此处，旅長是伍仲源，作者因营房是新造的，一切器具亦是新制的，日日率領全团官兵整理內务，开辟操場、修筑道路，稍暇又去訪問附近各紳士和几个学校，告以此番我軍駐紮新营房內並無別意，專事訓練士兵；如果士兵在外有不規則行动，即来告訴本人处理，切不可隱忍等語。后余宪文来任本团团長，我即办理交代，双肩得以稍輕。余是温州乐清县人与潘師長同乡，北洋陸軍速成学校畢業，文化水平極低而又迷信甚深，早已在某乩壇上拜濟顛为师，出了若干錢，封他为得胜使者。他非常得意，以为下世不患無地位了。講經大師吳畢华蒞临本团，他非常欢迎，竭力招待，吳即召集各官長上講堂，每人分給金剛經小冊一本，要我們立正，又要我們行双手合掌禮。我即說：“我們着軍服，戴軍帽，只有行举手禮，若要我們行双手合掌禮，我們去換便服再来。”吳才开始上台，即受我一个小打击，当时只得說：“下次可換便服来。”余团長与吳曉得我不甚贊成，要少校团附余震安來說：“你是中校团附，如果不同意，那么团長政策就不能貫徹全团，何況又是奉盧督軍的命令，你以后切不要多言。”我說：“此私事，非公事，何尝有明令發表过呢。”他說：“你得过且过，看我的面上。”我只好忍耐下去，不再来干預了。第二日上午，吳又要各軍官的太太来上講堂，听他講經，这班太太們，倒有半数抱着小囡而来，弄得講堂上非常污穢。下午召集全团士兵講話，吳說：“各弟兄們！个个要唸阿弥陀佛，下世必有好处的。”果然，以后各士兵到得晚飯后，朗朗的唸起阿弥陀佛来了，余团長聞之，非常快活。后来有多数士兵，登厕所、进浴堂，亦唸起阿弥陀佛来，堂堂一个大营盤，弄得非寺非院，非戏館，我实在有点看不过。余团長来往公館坐在轎中尙是双手合掌，唸佛不休。更要各軍官，捐出百分之一的薪水来，去买魚、蝦、螺螄等动物去放生。我又說：“人救人尙来不及，最好將这

笔錢賞給在病院各病兵，或分送附近最苦的人民。”無奈他总不信我言，那里曉得捕动物的人，仍旧將所放之各种动物捕来，卖给本团。第二营营長許某，向乩壇上求了几百張符来，要士兵出洋一角，給符一張，謂貼在胸上可以避子彈，保生命。

十八 浙軍对于孙傳芳的一迎一拒

浙江督軍盧永祥，探悉在福建的边防总司令孙傳芳有入浙的企圖，即命第一师師長潘国綱率領全师到江山、玉山等处抵抗孙軍，潘即命作者率步兵兩营先行出發。軍隊到江山城外三里路的地方，布置了一条防綫，要士兵筑起一条濠溝。未几，余团長亦到，以第三营作預备队。我右翼第四团亦到，旅長伍仲源，師長潘国綱亦先后到齐。这时我的同学浙軍騎兵团团長張国威謂有公干到前方去，並密告我：“在杭第二师周鳳岐師長和杭州警察厅厅長夏超，有驅盧迎孙之意，你們不要与孙开火，当作友軍看待好了。”他即匆匆向孙軍方面而去。我当即去报告团長，他即說：“你为什么放他出去。”遂同去报告潘師長、伍旅長，俱說：“第二师要驅盧迎孙，我們偏不同意，如果照这样做，有何面目去見盧呢。”未几，孙軍漸近我防綫，遂作战一日，双方沒有胜敗。是晚右翼第四团团長石国柱，亦得知杭州方面消息，不待命令即向后暗退。孙軍遂乘右翼空虛向本团包圍，本团因众寡悬殊，不能抵抗，下令退却，潘、伍、余各坐轎逃走了。作者杂在敗兵中同时后退，孙即入江山城内，以县署为总司令部，前县長姚寅泰亦逃，孙即委茅紳为县長。

十九 道臺被俘經過

作者跑不到十里，双足大痛，实在不能再跑，以致落后，为孙軍追兵所获，作了俘虏。幸有同学張国威介紹我見孙。孙頗为客气，謂我

們大家是自己人，請你幫幫兄弟的忙。我在这时，只是希望保全江山人民一分是一分，遂告孙曰：“这里距杭州尚远，水陆兩路非常难行，而且乡村老百姓早已逃得精光，請即出示安民，不要伤害人民一草一木，还要好好的与人民联系。这样一来，挑夫船夫，自然容易招到，大軍达到杭州，更觉容易了。”孙極贊成，遂要我在張国威所办运输司令部当咨議，並給我符号一方，白洋廿元，我即辞孙而出。先打一电报到家，謂我在江山平安，不久可回等語，就在一个紳士家內住下。我看到城內各住戶和各商店，有一条紅紙貼在門上，写着奉張国威先生通知，欢迎孙总司令几个字，当时有人罵他通敌，卖了浙江。我探悉浙軍的倉庫，尚存留白米拾余担，即卖与人民，得了白洋百余元，遂作自己应作之事。第一，先去慰問在后方病院受伤士兵，計二十四人，每人分給白洋貳元。第二，我到孙軍某連，去看被俘虜的官兵，內有連長一人、排長四人、士兵三十四人；又有团長徐震方一人，我都給他們通家信，又給他們买了日用品，如毛巾、牙粉、肥皂等分給各人。这时天气已冷，我見徐震方只穿了一套小衫褲，遂买了一件竹布大褂送給他。第三，我僱了十六个居民，到战綫上去掩埋陣亡士兵的屍身，約有廿余人。这三件事做完洋亦用完。我自喜作了俘虜，如不作俘虜，以上三件事，断沒有人来做了。我本可早点回杭，因船夫、轎夫不容易找到，勾留一星期，还是步行到衢州，去見道尹馮仲真，他是我的老友，这时衢县縣長因为受不了孙軍的需索，如柴、米、稻草、船只等稍迟一点即要吃耳光，早已不辞而走。馮道尹要我去当縣長，我說：“我以后無論文官武官都不願干了，如要我暫時幫忙几天，倒还可以。”于是又勾留一星期。这时，我已得悉杭州詳情，盧永祥曉得第二師師長周鳳岐与警察廳長夏超有異圖，又悉前方軍事失敗，急急的到上海去了。于是周夏二人欢迎孙傳芳入城，孙即委周兼第一師師長，夏为浙江省省長，以酬二人之功。我得此消息想浙江以后暫時可得一点安

靖。我即向馮辭別，他倒送我白洋百元，作几件夾衣，余作川資，乘輪回杭。当即写信兩封：一封寄潘國綱師長，辞去中校团附之职；一封寄張國威同学，辞去運輸司令部咨議之职。遂即移居西子湖畔，閉門讀書，永不預聞軍隊里面事情了。

一九五六年六月浙江斯道卿作于杭州市保俶路五十一号寓舍

浙南金錢会起义民歌十首（二）

四月好景插稻秧，江南出个佩芝相，各地摆起团練酒，湊擁“白布”打“金錢”。

注：“相”是平陽，瑞安一帶对有錢有勢的人的称呼。佩芝相指平陽的楊佩芝，这里代表一切豪紳惡霸。当时浙南的地主武裝組織叫“白布会”。

五月菖蒲正籠葱，赵起听到耳朵風，掛了金錢發号令，吓得官兵軟冬冬。

注：耳朵風即消息的意思，耳朵風、軟冬冬都是平陽土語。

六月好景早稻黃，赵起掛起金錢到万全，“金錢”“白布”来交战，火燒九相好人家。

注：万全在平陽北部，九相指林垵惡霸陈安瀾。

七月好景七月半，九相請来夾板船，船过敖口来进港，錢倉鎮上屋燒完。

注：此首記述地主武裝头子游飞鵬进攻起义根据地錢倉的事。錢倉紧靠敖江。游飞鵬想和雷濱团練夾攻錢倉，結果被起义軍击败。

八月好景入中秋，赵起帶兵到温州，温州城底实难打，拔起大旗早归收。

注：此首記起义軍进攻温州府城事。

九月好景下曹村，赵起帶兵到瑞安，瑞安城底圍一月，可憐金錢都杀完。

注：曹村在瑞安南部，靠近平陽。

十月到头恨綿綿，秦如虎兵到江西垵，官兵白布来相会，百姓从此受災殃。

注：秦如虎是鎮压平陽起义軍的劊子手，他帶兵从福建到平陽。

共 进 会 宣 言 書

《近代史資料》1956年第3期，載有邓文釐的《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一文，內录宣言兩種：一种白話，一种文言。关于白話宣言，附有小註云：“系汉口李白貞、李春宜等同志处抄写寄来略事修改的”。我藏有《支那革命叢報》第二号、第三号合刊本，在專件欄載有《共进会宣言書》全文，經与核對，發見刪节之处很多、增添文句亦不少，似非原《宣言書》的全貌了；为特抄录原文以供参考。 張靜廬

我們这个会，为甚么叫做共进呢？这是很有个意思的，等我把这字面說明了，然后再說其中的道理。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單就我們立会这个团体說，就是在会內的人，个个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事業，不可一人別怀他样的異心。就本会以外說，凡与我們这个会同样的，不論他叫甚么会名，我們总要联合起来，結成一个大团体共同去做事業。所以这个共字，就是合我們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事的意思。至于这个进字，就是要長进我們各會員的知識，把从前那些做偏了、做小了的事丢开，寻一个正正大大的題目去做。我們的知識就是要認真这个題目，把題目認真了，就赶紧去做，只有进無退，不許有絲毫怠懈的心。这題目好比射箭的躲子，我們的眼睛，把躲子認真了，把我們的身子，就当作一根箭，如飞的一般，务要釘在那躲子上，若是稍有一点兒躲閃，就半路落了下来。所以我們取这个进字，前一層是进我們心中的知識，后一層是进我們的身子去做那知識上認定了的事，这是我們取共进二字字面的意思了。如今字面說了就要說其中的道理，这道理說来很長，請你們安安的靜坐，听我說来。大家想一想，我們这些会党，虽說名字不同，各有各堂的名目，但是从普通

一般合攏來說，不是都叫做漢流嗎？這流字就與黨字相同，倒沒有深意。究竟為什麼要取這個漢字呢？說起這個漢字，我就先要流下眼淚來。是甚麼緣故呢？原來這世界上的人，種族是不同的，分成黃、白、紅、黑各樣顏色的種，我們就是黃種。但這黃種中間又分了几樣，就是漢種、滿種、日本種、朝鮮種等類了。我們中國自從盤古以來，就是漢種人居住，漢種人做皇帝。到了明朝崇禎的時候，那東邊狄夷滿洲的滿種，忽然強起來，趁中國有難，就乘虛殺進來，把我們漢種人，殺得屍骨堆山、血流成海，姦淫擄掠，無所不至，就做了中國的皇帝，把殺不完的漢族，當做他的奴隸，隨便他虐待。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宗，傷心慘目，要想報仇，把滿人除掉，怎奈沒有力量，才苦苦的想個法子，暗中立一個團體，叫做漢流，是叫我們做後人的，想到這個漢字，就想起我們是個漢種，就想到那滿人做皇帝的不是漢種。中國既是我們漢種的國，怎麼該讓滿人來享受，我們受他的管束呢？所以因這一個漢字，纔能夠發動那報仇的心。又如我們內中有個能幹人，就叫做好漢，也就是說這個人是個好漢種，必定能做報仇的事。所以曉得漢流，就曉得我們不是滿流；要當好漢，就不要扶助那滿人，變成一個好滿去了，這就是我們祖宗立這個會的宗旨，要望子孫入會的就實心去做。誰知到了後來，倒忘了本，把正大宗旨時（原文如此）開一邊，倒去做些小事，把會也說成匪黨去了。到了如今，我們好哥弟，多半去賭博，或是去搶劫，那些滿奴才狗官，說是匪徒，捉去不裝站籠，就破腦袋，把一條性命送了，還丟不脫匪徒二字。若是守我們本會的正大宗旨，去驅逐滿人，世界上就稱我們為革命的英雄。事成了，固然要立銅像，揚名千載，萬國皆稱贊；事不成死了，也落得一個英雄的名稱，比被那狗官捉去整死了，成一個匪徒的名詞，不更樸得來么？我們不拿正大的宗旨去做英雄，倒去作那搶劫的生活，成一個匪徒，真正是錯到底了。所以我前頭說做偏了、做小了，要增進知識，這知識

不是要到別處去找的，就是要明白我們會中本來的宗旨罷了。有些人說這滿人雖是韃子，但他已經在中國做了二百多年皇帝，只要相安無事，何必定要排他呢？這個話是大錯了。怎麼說呢？他來的時候殺我們的祖宗，姦淫我們的祖姑、祖母，佔了我們漢族的江山，把他那些賤種，當作貴族，世代封王，又派些賤種，分住各省要地，叫做駐防，防着我們漢族，好像防賊一般，這就已經可惡了；他還要吃着穿着我們的哩！有時享受得不安分，他還要生許多事情，欺虐我們。又放些貪官污吏，替他來收釐徵稅，我們辛苦賺點兒錢，白白送給了他還不夠，或者加一個罪名，還要斷送我們的性命。這樣看起來，滿人倒相安，可是漢人一日也不得安啊！況且他到如今，朝綱紊亂，只有奉承洋人，作洋人的奴隸，掣我們給洋人做三層奴隸，又把我們的地土，今天割一塊來送這個，明天割一塊來送那個。若百姓和洋人鬧起事來，他不但不替百姓講一句公道話，到〔倒〕要替洋人殺些百姓出氣，动不动又講要賠款多少，鐵路也送給洋人，礦山也送給洋人，稅關也送給洋人。你看近來各項東西，都越過越貴，過活又一天難似一天，不是一些財產都被洋人搬窮了嗎？這滿人他只顧請洋人來保住他做皇帝，那管得漢人的死活，只可憐我們漢人，白白替別人做世界做不了！我們若不早點把這滿人打開，再過幾年，就會把我們的中國，和盤送給洋人；到了落在洋人手里，那洋人的手段又狠又辣，我們還當得住么？還能夠把中國掣得回來么？請看現在洋人對中國人，就是這樣利害，將來若讓滿人把中國送給他，難道不把漢人斬盡殺絕嗎？這個中國，本不是滿人的，滿人掣去給把洋人，日後好留一條生路，也是人情落得做的。只是我們的國家，給他做了一個禮物，他使用了不足，還要引得那些豺狼似的洋人來糟踐我們，實在是樁不着。所以我們革命，一來是要安替祖宗報仇，二來是要早點豫備，免得子孫絕種，這豈不是光明正大的道理嗎？我們會中人，既然把這題目認定了，就該去

做。但是这滿人既佔着皇帝位了，又有这些汉奸扶助他，他的势子管多少大哩！我們不把全国的会汉合攏来，怎能够成功呢？所以我們要劝告我們的同党，不同分門別戶，說你是那一个碼头的，他是那一个山堂的，某个是上牌，某个又是中牌下牌，自己先分了界限，把团体离开，那就是自取敗亡了。須要曉得：我們同是汉人，同是軒轅皇帝的子孙，合中国四百兆人都是同胞，好像一个大家。而且我們的会，都叫做汉流，都是要杀滿鞑子的，怎么不团结起来，同心合意去取回我們的中国，倒来鬧这些小小兒的界限，这見識豈不太小了嗎？所以我們纔取这共进二字，增进我們哥弟的知識，共拼死力，有进無退的去杀滿鞑子，取回中国，仍旧汉人作主人，免得偷偷縮縮，好像出洞的老鼠一般，纔算得是会党中的好汉，纔算得是英雄！哥弟們仔細想一想，該也不錯嗎？还有一句要紧話：我們革命，切記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本来这外国人到了中国沒有好心，但是我們只要把滿人杀了，把中国整頓好了，那他也就不敢欺凌我了。若是起革命軍的时，就先打教堂杀洋人，他就会滿盤領起兵来，帮着滿人杀我們。若我們不惹他，他就也沒有話說。是甚么緣故呢？因为如今外国人商議了一个通行的規矩，叫做国际公法，这公法有一条載着道：無論那国起了革命軍，別国人不准插进来多事；但是革命軍若伤害了別国，別国也就要多事的。所以我們切記不可損害他們，免得惹起大禍来，弄成个寡不敌众。革命本是英雄的事業，應該要合着大家定的公法，纔算得英雄的本領哩。但有一樁事，哥弟們切莫会錯了意：凡外国人到了某国的地方来住下，他遇着这一国有革命軍，他就要派兵来保住他的百姓，哥弟們切莫認做这兵是来打我們的。比方上年湖南、江西兩处起革命軍，外国人也派过兵船，但是我們沒有損害他的百姓，他也不来坏我們的事；若是你要損害他，他也要来打你，这也是公法上載着有的。所以我們起了革命軍，只要拼命去杀那滿鞑子，不要惹起許多

洋人来,討个沒趣,那么事就容易办了,等到这事办成了功,再来打算办那洋人的事,也就不消費多大的力。以上說这些話,都是大略,若詳細說来,恐怕要說几十篇,但是說了这些話,哥弟們也大概明白了;既然明白了,就要大家赶快去做,再等些时候就来不及了。

秋瑾成仁經過

王璧華

紹兴为徐錫麟烈士的家乡,大通、明道兩校又为革命党所创办,秋瑾为負責人,为当道所注意,恐遭波及。我乃託上海女医生張竹君轉請李平書与法捕房联系,使秋瑾避入租界,以免危險。疎通就緒后,由杭州女师同学胡踵秋到紹兴通知秋瑾,劝即离紹赴滬。而秋瑾毅然拒絕說:“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滿奴能將我綁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敗,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开紹兴,愿与男女兩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們妇女同志說,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彼时紹兴知府为滿人貴富,其幕僚中有一徐某为秋瑾的表兄,秋瑾由他介紹得与貴富相識,过从甚密,秋瑾借此以掩护革命工作,並窺探紹兴軍政情况。貴富本未决意捕杀秋瑾,乃商于紹兴鉅紳湯寿潛。湯寿潛恨秋瑾主張男女平等,是破坏倫常,反提出秋瑾所做的詩詞里的“男女平权一杯酒,責任上肩头”,“大好头颅求善价,不知誰是估屠人”,“山河破碎我無家”几句,作为她从事革命的証据。貴富乃捕秋,訊問口供。秋瑾洋洋千余言,痛罵清政府禍国殃民,並罵湯寿潛吞沒滬杭路款,欺騙国人。湯見供詞大窘,对貴富說:“这种供詞如發表,不仅不能鎮压革命,反要促成革命,可照曾文正改李秀成供詞的办法,伪造口供。”竟以“秋風秋雨愁杀人”为她造反的罪狀,促使貴富杀害了她。

四十年外交紀略(节录)

周澤春

編者按：本文为作者留学欧洲以及回国在外交界任职的回忆录。从这些片段回忆中，可使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时德帝国主义者如何勾結軍閥袁世凱在山东反对民軍；法帝国主义者如何通过作者达到打箭爐教案索要賠款的目的等事实。至于所記国内軍閥互相矛盾的內幕以及清季外务部組織的概况，都可作研究史学者参考。

加入柏林大学精誠学会及国际比較法学会

1905年8月，我考入柏林大学政法系肄業。余以兩年私校之預备，听講仍甚吃力。余与錢会东寓居之房主郭罗司为欽使廢昌所介紹，即伊留学时之旧居停也。郭氏为十一代軍官之家，門第卓越，而家境清儉，夜照無电，而用油灯。余以功課困难，非習至夜深不能了解，錢君聰穎过人，甚以余为苦，而余亦無他法。迨后乃識同学德人肯迟尔及馬可沙二君，此二君者性情和易，余在課室及校外諸多請益。伊等不嫌煩瑣，繼复同入精誠学生会，論道、講学、飲酒、舞劍，完全浸入大学之生活中三年有余，获肯馬二君之益甚多。迨后复由友人介紹入世界比較法学会，主持会务者为买尔博士，时为普魯士最高法院庭長。會員不下数百人，每月集会一次。时王寵惠、馬德潤亦为该会會員，吾等每月聚会时，研究講演各运匠心，获益匪淺。

創辦定期刊物

1907年，同学筹組办一定期刊物，逐譯各家学說以餉国人，定名

为《欧美法政介聞》，推余与馬德潤二人为总編輯。余所譯为李嗣特 Litz 之《国际公法》及那板德 (Laband) 之《經济学》，在商务印書館出版，此事以陆征祥、孙宝琦、蔭昌各公使提倡最力，並协助印刷費。惜当时与商务印書館接洽不善，每期出售刊物，不仅毫無收入，尚須另繳印刷費数百元，故本刊發行尚不滿十期，卒因經濟不支而停办焉。

調充考察宪政編查員

1908 年即光緒卅四年，駐德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辟余为宪政編查員。余以求学之年，不肯濫竽公职，于公始則亲至寓所拜訪，繼則重薪酬报。但尔时余所譯多注重于行政各法，外交方面，除偶作樽酒酬应外，無甚交涉；余惟随时至德国外交部及樞密院搜集文献規章，以資考証。

創立亞洲协会

是年秋，与同学等联合在德之日本、波斯、暹邏等国之学者，組織一亞洲协会，会中取理事制，推馬德潤与余及日人阿伊卡瓦（相川，柏林《太陽报》主笔）为理事，主持会务。余乃借《太陽报》之篇幅發表著述。

柏林大学考取政法博士及

入德国法院实际法官

1909 年，当余在柏林大学政法系报考博士試驗时，同学王寵惠在会中轉述可勒 (Kohler) 政法系院長之言曰：“此次不能如前此馬德潤之易于通过，以馬为第一个中国人在本校政法系应博士考試，不能不講点邦交，顧全中德兩國友誼。現在可不能再講邦交了，要真誠考試，方能获取博士头衔。”余考取博士后，以我国中尚存有租界，丧失国权甚鉅，乃入柏林各級法院練習司法，为將來收回法权之張本。迨后，

地方法院院長以余办理明晰,即派余助理民刑案件,作实际法官。

协助許世英考察司法

当余入柏林中央法院工作时,許世英、徐謙奉派赴美国第七次国际监狱會議,先赴德国考察司法事宜。我使館以余为德国法院練習法官,囑余为响导,並派随員項致中同为翻譯。余即向德国司法部及外交部接洽招待許徐二公事宜。余既与德国法院有此关系,即以合理之要求,使德国法外兩部,以优礼接待許徐二公。其外法兩部皆派專司招待,可比五大臣考察政治时招待端方等之优渥。及赴米卜齐分(Leipzig)參觀德国最高法院时,則特备花車,以資送迎。

清外务部組織之概略

宣統二年(1910年)余在德国法院練習期滿,因父亲病重,請假回国。廢昌任陸軍部大臣,堅不許余返德。前廢公使介余所入之儲才館,現已併入外务部,廢即通知那桐(軍机兼协理外务大臣)促余到部。尔时外务部之組織異于各部,各部除学部另有管学大臣外,均以尙書为首長;外务部則尙書以上設置总理外务,协理外务兩大臣,以軍机庆亲王奕劻及那桐分任。鄒嘉来为尙書;左右侍郎为胡惟德、曹汝霖。尙侍之下,設有丞参堂(等于現参事厅),堂內置左右丞、左右参議及丞参上行走。此外分和会、考工、推算、庶务四司。司中官与职分官为郎中、員外郎、主事、七品京官;职为掌印、主稿、帮掌印、帮主稿、額外帮掌印帮主稿。迨后复添設額外帮掌印行走、額外帮主稿行走。除以上之官有俸,职有薪外,虽考試分部者只有少数之俸銀、俸米,以年計而無月薪,部中無秘書处之組織。迨儲才館併入后,始分設机要,英、法、日、德、俄五股,分掌秘書及各使館会晤事宜。員司皆系东西洋留学返国者,均崇其待遇,厚其薪資,其工作皆系与各国使

館涉外事宜，而直接本部之最高長官。至部中辦事程序，自總理外務大臣、協理外務大臣、而尙書、侍郎、丞、參，以至各司，層級似甚重迭，但事項尚不現支離。以部中除各司外，取合署辦公制，以丞參堂為總辦公廳，自總、協理二大臣，以至尙書、侍郎、丞、參及行走皆至丞參堂辦公，各司文稿皆送至丞參堂；同時各職掌皆當面商洽，依次判行；除外數要件待向其他方面調查外，故公文尙無滯延。

辛亥革命辦理山東外交及政治之序幕

辛亥革命軍起，余在津與李繼膺、江天鐸諸君作《天民報》記者。南京臨時政府舉孫中山為大總統，大總統囑唐鈞、陳寬杭二參軍（歐洲同學）促余來寧。爾時風傳同盟會為新朝權貴，余以新聞乃神聖事業未可拋棄；但江天鐸力言違命非宜，余乃南下。與王外長寵惠同見大總統，孫公即親書任命周澤春為山東交涉使，何承濤為山東交涉副使；任命何承濤為山東招討使，周澤春為山東招討副使。及余抵青島，何承濤已因案被德國法院禁錮多日矣。何為清廷山東現任勸業道，被地方控告，余乃親與膠督交涉，恢復何君之自由。時值山東公產謙順銀號為清大吏督撫司道二十七人所盤據，並風傳有不利于民黨之情事，已由魯軍都督府職員丁惟汾、王樂平、劉藝舟、朱五丹、張岩南諸君將清吏等驅出謙順銀號；但德國法院長除助袁政府勢力發表緊急命令，恢復清吏等仍入謙順銀號居住。德國法律：凡房屋糾紛，法院得以緊急命令使房客先遷出該房，再為訴訟進行，其意蓋防止佃戶狡詐，借涉訟以佔據房屋，使業主蒙受損失也。（按青島德國法院顛倒是非，以清吏為房主人，故運用是項法令。）余當時正赴濟南都督張廣建之宴于亨利飯店，（張為袁政府所任用，與烟台之魯軍都督對峙。）由王丁諸君以密函報知于余，余聞信即不終席而去，與王諸君共商應付之策。余當時力為設法，使恢復謙順銀號于民軍之

手，但查知清吏系依法由前任勸業道蕭應椿出名呈訴于德国法院而取得者，按法律观点言，非呈訴之主体消灭不能胜利。余乃主張由善于詞令之王乐平、張岩南二君，以大义責蕭應椿应亲向德国法院撤銷訴狀，倘伊不从，則以不忠桑梓除伊魯籍(蕭为魯籍)之名为懲罰。余此議实行后，蕭果惧而具呈法院，取消其訴狀。余乃往見德国法院長，值伊正蒞庭訊案，即辟席迎余云：“周博士来了，吾当即發命令，將謙順銀号仍归公等民軍接管也。”

德人不許民軍由膠济鐵路进兵案

袁世凱之政策，決不放棄北五省之政权，落于民黨之手；故山東軍政府決議，仍須調兵进攻濟南；但德人掌握膠济鐵路，不允民軍进兵。余与膠州提督麦尔瓦克(Mayerwaldeke)交涉数次，最后伊乃直言無隱云：“余乃受本国政府訓令，只承認袁世凱为交涉对象，实無法遵命云。”余知此事难以順利进行，乃亦改变态度而以去就爭，謂：“吾以教育不良之柏林博士，不善办理外交，余即辞职回南京，請由国民政府先进兵收回膠州后，再派有才者来膠州办理外交。”即起身携帽杖欲去，麦提督乃下气柔声云：“周博士何必如此决絕，請坐，吾等从長計議可也。”余云：“既可商議，何不早为提出？”麦云：“吾二人各为本国权益，各有立場不同，吾万不能公然迁就閣下，而違背吾政府之命令也。無已，則有兩全之法，閣下可商由魯軍都督府，將軍队先为調齐，集中于龍口，余令鐵路局將空車皮齐調至离青島以外一站，民軍可偃旗息鼓，登車进攻濟南，我佯为不知，豈非兩全之策。”余思膠济鐵路既准我进兵，余之目的已达，乃兴辞而退。

孙大總統讓位于袁世凱时，駐紮魯省軍隊極為复杂，除魯軍都督胡瑛而外，尚有关外都督藍天蔚、海軍司令(即海軍次長)湯薌銘均駐于烟台。时，胡瑛託余代表赴宁，見大總統密商安置魯軍办法。及余

抵宁，大总统适于是日起节赴滬，临行时囑余赴滬，再为商討魯軍事宜。余至滬見大总统于行轅，即語余云：“唐少川即駐在間壁，吾等恰好面商此事。”及会商畢，余当即与少川以魯軍事電商袁項城。袁复电允胡都督移节西北，而不允督魯，（以魯为北五省門戶，不肯放棄。）囑余电詢胡督，以新青經略或屯垦二使名义擇一任命。后决定發表胡为新青屯垦使，旋改为陝甘經略使，此事暫告一段落；但胡亦未就职，因同一日內而娶兩妻，遭法院干涉，不能居北京而回湘。

与外交别离之兩年生活

1912年許世英長司法部，辟余署理京師高等檢察廳長，余因高檢廳只管轄京營上訴案件，無事可办，請辭，乃調補京師地方法院院長。时，同盟党人多在西河沿打磨厂旅舍秘密工作，但稍一不慎，多由軍警拿办，或交法院处罰。余乃密囑刘艺舟、徐繼庶同志等代余致送路費护送各同志出京，以免于难。尔时，大理院長为章宗祥，对余頗加青睞，每在伊公館設宴时，輒以首座畀余。余以法官不宜有党派，故始終对章院長之罗致未置可否，因而不得其信任。迨后大理院与司法部漸起权限之爭，遂有部派、院派之别，院派並疾視許任用之人。余于1914年，梁啟超（进步党员，接近院派。）長司法部时，因是去职。

处理京畿外交

北京京营地面（地审厅之管轄系以京营地面为界），居留外人众多，長辛店跑馬場及东直門外外兵操場，外人屢生事端；南苑、西山等处外人畋猎，亦違法伤及居民。九門提督江朝宗知余已离法院，只任国立北大、国立法大教授及財政部整理旧稅所議員、筹办新稅所議員，乃派其秘書長周鐘俊来余寓轉达意旨，謂近畿外交多事，周君如

肯为帮忙，則提署中位置，除三堂官而外，即一提督、兩总鎮，任余擇一，皆所不惜。余感其招致之誠，乃慨然允諾。后以參議厅长畀余，兼办訴訟案件、京畿交涉事宜。

办理四川外交及蔡鐸与陈宦之內幕

1915年陆征祥長外部，任余为外交部特派四川交涉員。查有打箭爐戕杀法国教士一案，法人索賠款百万元，数年不能了結，余乃調法总領事白达(Boudard)瓜代之期，新任業已抵蓉，余乃將旧任餞別，与新任洗塵分別举行，以便向白达私談之时表示愿了結該案之意。並允承認捐款一笔作为法国慈善事業之用，不必說明賠款与撫卹等名目。但余仍負責通令各县严緝正兇法办。窺白总領事言語之間已露有首肯之意，余即袖出公文(先已办就)交法总領签字了案。

当吾等入川未起程之先，袁世凱帝心已动，蔡松坡督办与刘一清局長、范熙績參軍及余等在北京，曾于陈二龕將軍寓所有所洽商。以范、刘与蔡为留学日本之知心同学，亦为入川陈宦幕府之重要分子。及抵成都之次年，聞帝制已形筹备，成都法总領事接駐昆明法領电告，蔡軍四千已开拔来川。其实黔省已派代表陈銘竹(国府議員)来渝，下榻余寓，滇省蔡松坡等則逐日有电报往还也，故兩軍在昭通、瀘水对峙之日即蔡松坡、刘一清(为川軍总指揮)、范熙績等双方將領杯酒聚欢之时。然政治上大局滿盤之坏，多基于运用中一念之差。当事机發動之初，川省拟議宣佈独立(离袁死之前五日)，余坚持反对，主張保境安民，以尔时各省多已独立，川省地处边陲，此时独立，于大局無益。而袍哥(哥老会)四起，地方糜乱，难以收拾也。尔时馮玉祥为混成旅長，对于独立亦坚持反对；然卒以主張独立者佔多数，余与馮之主張終未能貫徹。迨事后追思，陈將軍二龕屢發感慨，謂当时悔不从余之主張也。

蔚县联庄会斗争記事

丁介忱 張学典

編者按：本文介紹蔚县联庄会組織概况，其中主要叙述了联庄会如何反对官軍蹂躪；如何反对苛捐杂稅与貪官污吏展开斗争。联庄会之类的組織，是华北各省地方上的武裝，其領導权多为地主所把持，但其主要成員則是农民羣众。地主阶级經常利用这种組織維護其利益；农民有时也利用这种組織进行反抗斗争，特別在封建統治者内部有矛盾的时候，某些地主也和农民一起共同抵抗官吏和另一些地主。如文中所举事实，有些行动是与广大农民的要求相符合的。总之其中关系复杂，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問題。希望讀者多搜集这一类的資料，供給历史工作者研究。

前 言

我們記述蔚县联庄会史实，为了想要写出它的全部事实和始末，这就不止把經過調查的較為可靠的資料一一写出，而且也把調查尚未得到充足証据的材料写出来，或者可能从而找到旁証，得到正确的線索，也是他山的一助。我們搜求材料，計項目有四：一、蔚县联庄会建立年代和建立的主因。二、蔚县联庄会的改組情况和被解散的原因及时期。三、蔚县联庄会所使用的聯絡信号。四、蔚县联庄会抗捐斗争的次数和情况等等。其中二、三、四，三項資料比較实在。至如第一項資料因为一时得不到显証，我們写出来只是为了供作研討。

一 蔚县联庄会建立年代和建立的主因

由于蔚县从来就没有关于联庄会的記載，去訪問农民，又因年远失实，一般的不知道底里。只是在知識界中有的人这样說：“如要追求本县联庄会的根源，就得先从本县在明朝的嘉靖中期所建立的乡約来談起。那时本县乡約的建立，正是由于抵抗俺答，陝西、山西、河北三省各边境是和俺答作战的地区，蔚县地处边疆，首当敌冲。乡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和那一时代的产物。就当时县人尹耕所著的《乡約塞語》一書来看，它的内容專講求各乡如何联防和如何修建堡寨，实行坚壁清野，以及应置备的各种武器（例如銃炮、弓箭、刀矛等）和有关防守的种种规划。今此書虽然已佚，但在明清的旧县誌中还可以考見它的大略。尹耕所說的乡約，‘乡’是多数村庄的总称（如东西南北四乡等类）。‘約’是各乡联防公約，也具有相互約会的意义。联庄会这一名称，正說明各乡約会联防这一意义，它和乡約在實質上本来沒有絲毫的不同，只是名称不一，事实上还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联庄会名称的出現，是由于农民意識認為‘乡約’既然是村村联防，也就是联庄。‘公約’也就是公会，这是用更明白易曉的名詞来称呼的，在習慣上遂成又一般的称呼。这一名称，在当时大約和‘乡約’的名称是同时並称的，积久遂完全代替了‘乡約’的名称。‘乡約’的正式名称，反而在农民中逐漸消失，这是很自然的。因此，这就在后几代的农村里，由于年代越远越不可考，既然不可能知道它的原始事实，当然也就不会知道为一般人所熟知的联庄会，就是古代的乡約流傳下来的，因而也就不知道联庄会創建的年代和創建的原因。实际联庄会是不能不有它的来历的，如果了解了本县在明代的乡約的故事，也就了解了本县联庄会的由来。”

这种說法，好像有些近是，畢竟二者名称有別，又另外沒有別項

确証，究不免帶有牽強附会的色彩，很难据为信征。但也不可一概抹煞，还須留待今后再作翔实地考查来証明。

二 蔚县联庄会的改組情况和被解散的原因及时期

蔚县联庄会在辛亥革命以前，許多年来，在农村中不分南北东西乡，在組織上是一个整体，在行动上是一致的。一貫保持着旧形式，沒有改变过。到1914年間，开始由县城南乡邀渠村人邢老調發起，領導城南乡一帶农村成立了南会，由邢老調充任首領。同时繼邢老調而起的，是由二区（暖泉区）孟家堡人張老成为首領，領導了城西乡暖泉鎮一帶和广灵县屬的边緣农村而成立了西会。1919年2月由城东乡七区的白乐堡人赵玉美为首領，又領導城东乡一帶农村繼續成立了东会。从这次改組后，全县的联庄会只有东西南乡三会，而沒有北乡，把过去多年来的旧体系改变了。

在1920年农历三月間，由于三会联合共同反对苛捐杂稅，被官方鎮压下去。同时还遭到了解散（詳見后反苛捐杂稅斗争）。

蔚县联庄会自从民国初期改組后，虽然全县分成了三会，改变了多年以来的旧形式；但它在精神上的团結，还是統一的，例如三会联合反对苛杂，就是明証。只是少了北乡，范围比較縮小，不如从前的广泛；但这並不等于排斥了北乡；而是繼續找寻相当首領人在繼續組成北会。但是这一意願还不及实现，就連已經組織起来的三会正在發展当中，就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並被解散。

三 蔚县联庄会所使用的联络信号

联庄会的这种信号，原先叫作傳單。这傳單在沒事不用的时候，是把它盛在一个木匣里，寄存在县城南关关帝庙关公偶像的后面，責成本庙僧人代为保管。遇有事应用时，就由首事村庄向保管者取出，随

着傳單另附以簡單說帖，說明因为什么事和到什么地点齐集。然后插上鷄毛，由連村挨次飞送，在很短時間就可傳遍四乡。它的特点是：能够使各农村对信号信守不失。信号一經接到，立刻响应，不稍迟回瞻望，就使赴湯蹈火，也义不返顧。不只行动迅速，而且步伐整齐，不掉队，不失期，任何私事也得抛开，俾先赴团体的号召，如同士兵对軍令的服从。据傳說这傳單已經有悠久的历史，正是明代乡約的遺物。后来不了解在什么时期，因为天旱利用这一傳單發動农民羣众进行祈雨救旱，同时並改称傳單为“水关子”。直到民国初期还沿用这一名称，傳單的名号已經不存在了，它的名称虽有改变，但它在农村中对号召农民羣众，还是起着同样有效的作用，不管是祈雨或进行斗争。

四 蔚县联庄会进行抗捐等斗争次数和情况

1. 对逃軍的斗争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夏，清朝的聶士成軍被八国联軍击败后，他的一部分殘部，由一个郑姓的武弁（綽号郑小辦）率領西逃，路出蔚县，搶夺城南乡郑家庄农民的牲畜，用槍打死了某农民，經事主控訴到州（那时蔚县称州）。那时的知州为陈宏宝，陈由于早就看到了蔚州联庄会农民們在进行祈雨运动中万众一心的表現，从而也了解了联庄会力量的壯大，知道这事不易解决，既不敢左袒逃兵，又不便置农民的人命重案于不理，最后終决定了下乡驗尸。逃軍为了阻止陈知州下乡檢驗，列队各城門持槍威吓，不讓出城。当时陈知州沒为所动，直赴尸場；同时农民們因为看到逃兵的举动严重，怕陈知州为所挟持，为了預防万一，立即發出信号（即水关子），号召羣众齐赴尸場。在三四小时內聚集了几万人，各手持农具，名义上是保护陈知州，实际是含有監視性的，使陈知州終不得不認真地完成了相驗任务。另外还表示了严索偿兇，用平民憤，不敢敷衍从事，陈知州

在驗尸后，並由羣众明火执杖地保护着安返州署。逃兵既害怕陈知州追索兇手，又懾于农民的气势，当夜即行开走。陈知州虽然在农民的監視和保护下，尽了应尽的职責，終因受惊病故任所。各乡农民不但每天不断的到柩前哭奠，另外还由联庄会發起募捐，在县城为陈知州建立了祠宇，用以紀念，作为报答。

2. 对土劣的斗争 1914年間，因为蔚县代王城鎮人土豪張玉堂包办屠宰稅(羣众称为割头捐)，非法苛征，激起羣众憤怒，由南乡联庄会领导，搗毀了張玉堂的房子，人多称快。1919年农历九月間，因为广灵县屬鹿骨村人徐向春、徐作述(人称为三班主綽号三扫箒)兩土劣，在西山一帶开採很多煤矿，掌握了大部分矿产，慘酷地压迫矿工，矿工多为西会中半工半农羣众，遂由西会领导他們搗毀了二徐的房子。又1920年农历三月初九日(4月27日)，在东西南三联庄会共同反对苛捐杂稅时，同时並乘势搗毀了县城富紳武待聘的家具什物，但不甚严重，沒有拆毀房子。这是因为县政府在过去曾准备添設米捐，由武待聘包办，羣众反对沒有实现。但羣众对武待聘的有意为虎作倀，銜恨不解，因而有这一斗争。沒有搗毀了他的房屋，只损伤了些什物正是聊示薄懲的意思。

3. 反貪污的斗争 在1916年間，由于蔚县还未設管理地方財政机构，一切警学經費和地方自治等款都归县署掌握。县知事顏紹澤乘机大括地皮，侵吞了地方自治款兩万多元；又把县署二十名法警的月餉从地方警款項下冒支了一年多，共計兩千多元。他很巧妙的吸取了蔚县人民的脂膏，又貪污了司法經費，另外还用米豆折价的手段，侵蝕了不少的国家粮款。介忱学典对顏紹澤的贓款知道的較詳，恨他毫無忌憚的恣行貪污，介忱先函告住津的省議員阮文允，囑使就近控告，但沒有起任何作用。最后才由学典亲赴天津，进行内外联络，並搜集了有关的各种确証，罗列事实，控訴于直隶巡按使公署。巡

按使朱家宝接受控訴后，对顏紹澤意圖包庇，在沒派委澈查以前，先以顏紹澤和万全县知事張秉澤对調，借作緩冲。蔚县联庄会因为早看到了顏紹澤平日的作福作威，正在心怀不平，得知顏紹澤的被控和調任的消息，恐怕他把所括得的地皮滿載而去，就赶快組織起农民，把守各城門，准备和他进行清算。这时，巡按使署和口北道尹公署所派的澈查委員已經先后到县。联庄会即选派代表要求跟顏紹澤清算賬款，結果使顏紹澤把侵吞各款如数吐出，並撤掉了他万全县知事的头衔，才告終結。联庄会就从这时起，为了以后便于监督地方財政，在县城成立了联庄会办公处，經常由三会首領輪流住处办公。

4. 反苛捐杂稅的斗争 在1920年春，蔚县新任縣長傅思德，人称傅大簸箕，到任不久联庄会的人們就傳說傅縣長从省內帶來了几項苛捐杂稅，很快就要在县开始添設。他們为了事先制止苛杂的实现，就用这一名义發動羣众，在农历三月初九日，聚集了万余人，乘天不明的时候，砸开了城南門，一拥入城，採取遊行示威方式，向县署要求減免苛杂（傅思德究竟帶來哪些苛杂，誰也不清楚。由于联庄会的反对始終沒敢流露出来）。由于人多挤毀了县署大堂的桌椅等物，其中也有砸毀的，同时乘势搗毀了富紳武待聘家的什物（詳見反土劣斗争）。傅思德率領警察队到街衢鳴槍彈压，傳言有土匪流入西境。联庄会首領恐怕事态扩大，不易收拾，借口怕土匪混入，就乘勢暫時解散了大部分会众，只留少数人分組把守各城門，靜待最后合理解決。他們沒有想到，傅思德已經密报口北道尹，派来警备队一营到县进行鎮压和拿办。警备队滕姓营長用欺騙手段，假借开会調处为名，誘致联庄会南会首領邢老調和西会首領張老成兩人，到南关的燒鍋院內把他們逮捕起来。又有城南乡高院牆村人名叫王报的，是南会的副首領，也正在城內，听到了邢張兩首領被捕消息，为了共患难，义不独生，自行出首。因此，也被官方和邢老調張老成同样判處了死

刑。特別是王報在赴刑場時，談話如常，顏色不變，並一路高呼“聯庄會人們的死，是為反抗苛捐雜稅，要求減輕羣眾負擔而死的”。臨刑時並能夠從容就義，也表現了視死如歸的堅決意志。

當邢老調、張老成被誘捕後，立刻由南西東三會號召了兩萬多農民，來到城邊，主要是進城請願，要求釋放聯庄會被捕首領。因為城門緊閉，城上並有官兵守着，如防大敵一樣，羣眾不可能再進城去，在城下呼喊，城上人都置之不理。官方為了重坐聯庄會的罪名，硬說聯庄會圍城。聯庄會人數雖多，但都是赤手空拳，進不了城，請不到願，有的人性急，把滕姓的營長辱罵了幾句。他就老羞成怒，立時持槍向城外人羣中射擊，當場被打死了不知姓名和住址的農民四人，羣眾也就散去。官方又把它說成是解了城圍。在被打死了四人以後的夜間，聯庄會曾在城外鳴放了抬槍數响，倒是事實。但這只是示威的動作，也和攻城不同，因為聯庄會根本就沒有攻城的武器。到天明時城外已經沒有聯庄會的人了。緊接着口北道尹李同卿也帶警備隊到縣查辦，又繼續逮捕了浮圖村人張榮、大云疃人李雨、東黎元庄人趙寶珠、白樂堡人趙愷四人，都死在張家口第二監獄。連首領人邢老調、張老成、王報和被滕營長打死不知姓名住址的四人，總計這次鬥爭死者為十一人，都是朴素的農民出身。聯庄會也同時被解散，只東會首領趙玉美因逃亡外鄉幸免犧牲。

這次鬥爭的事實始末，介忱知道的較詳。因為我那時正在城內，經過目見並耳聞了。只是對犧牲者的姓名重新又做了一番調查工作。

1955年4月10日

五四运动紀实

匡 互 生

編者按：本文是一位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在1925年發表的回忆录。作者思想受無政府主义影响。文内論点，如第1章所举五四运动的起因和通篇过分強調少数人的作用，輕視羣众的力量等，都是很不全面的。第2章第2节内說可以借参加巴黎和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情”，来推翻“二十一条”，更不妥当。記事也有与一般記載歧異之处，如第2章11节記北京学生出动講演的日期是6月2日，而据当时报刊記載是6月3日；又記这一天学生“同时被捕的有四十七人之多”，而蔡曉舟、楊景工編《五四》記載是178人，《每週評論》記載是176人。这些地方均应注意。

不过，叙事部分可供参考。如第1章叙述《新書报的出版》一节，第2章叙述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均較其他記載詳細。

原書还有印行旨趣、目录及《緒論》、《結論》兩章，均刪去。

簡 單 介 紹

張 德 澂

本文作者匡互生（1891—1933）是湖南人。辛亥革命时，曾跟長沙革命軍攻巡撫衙門，攻破后防守小东門，后加入学生軍。1913年，湯壽潛作湖南督軍，非常暴虐，匡互生当时在邵陽中学讀書，写了一篇痛罵北洋軍閥和湯壽潛的文章，国文教师李洞天大为贊賞，加以好評。事为湯壽潛所知，假借罪名將李逮捕下獄，后竟絕食而死，校長亦被判徒刑，匡急走避才得倖免。此事对他影响極深，后来每一念及，輒为流

涕。五四运动当时,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四年級讀書。高師畢業后,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开始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書,这时他参加了健学会,从事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斗争,1920年上半年他曾想独自刺杀張敬堯,后經人劝阻乃止。以后他在浙江春暉中学教書。1925年起和友人共同創辦立达学园,1933年病逝。

《五四运动紀实》是匡互生参加五四运动后的回忆,1925年写成后,曾登載于《立达季刊》,到1933年才印單行本。这本小册子所提供的史料虽不多,而且有些地方太簡略不易看出問題来,有些地方看法不全面不能正确反映事实本質;但因它是著者亲身經歷的实录,有許多材料还没見其他書籍記述或引用,並且《立达季刊》和單行本流傳都不多,因此特願把它介紹出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書中《五四运动的真相》一章,記述較詳:第一,它詳細地叙述了事前各小团体的活动和五四当日圍攻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的經過。关于曹宅怎样起火的問題,蔡曉舟、楊景工合編的《五四》一書《曹宅起火之緣因不明》一节中說“起火之因共有四說”,当以第一說“羣众覓曹氏不得,故燬其宅以洩忿”为是,据此書可得証明。又如沈尹默先生在1950年5月3日上海《解放日报》上發表的回忆說“打进章(应为曹)宅第一个人是北大理科学学生蔡鎮瀛,哲学系的楊晦也在內”与此書也有出入,据当时和匡互生在一起的某先生的回忆,打进曹宅的第一人,应是此書著者,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級学生匡互生。

第二,此書对六三运动前后的經過,如事前的醞釀,六三、六四各天演講情况等都有較詳記述,可补其他記載的不足。这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地方。

为了更多的了解並証实書內所述事实和原著者的情况,我訪問了几位曾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先生,現將他們所談,綜合起来作为附注。

一 五四运动的起因

現在我要說的就是:(一)五四运动的起因,(二)五四运动的真

相。什么是五四运动的起因？我可以就我所知道的分別說出来：

1. 新書報的出版 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方面有公开地流行和秘密地流行的兩種新出版物。关乎前者，有《新青年》、《每週評論》一类作代表；关乎后者有《自由录》^①、《民声》、《进化》杂志一类作代表。前者重在批評中国旧有的惡文化，范围有限，后者却重在剷除一切人类的桎梏，目光較远。並且公开的文章刺激性比較的弱，秘密的文章刺激性比較的强。所以使人感印很深並且發生極大的影响的，还是那些秘密流行的出版物。有了这些帶强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鐘暮鼓，一向銷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从睡夢中惊醒，思想的解放自是当然的結果了。

2. 事实的压迫 講到这个問題，我們就不可不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加以精密記憶了。在这次运动未發生以前，中国一班青年所感覺最不安的有几件事实：第一，就是袁世凱因为要求虎狼似的日本对于他作皇帝的計劃予以援助所换来的与这次运动有直接关系，而又为一班人認為中国致命之伤的“二十一条”；第二，就是繼討袁战争，复辟战争而起而又連年不得解决的南北战争；第三，就是参战时候与日本所訂損害中国主权的軍事协定；第四，就是被一班人所猜想与中国的生死存亡有重要关系而且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有重大影响的欧洲大战；第五，就是受軍閥操縱而又無惡不作的安福系。处在这样一种“災害並至”，“險象环生”的境地当中，怎得不令人慄慄恐惧？由恐惧而悲憤，由悲憤而發生革命思想。既有革命思想，自然要乘机思动的。

3. 革命暗示的殘留 当时在北京讀書的学生，大多数是滿清

^① 《自由录》——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有一个組織叫“实社”，《自由录》就是实社所出版的刊物。为《自由录》写稿較多的作者是华林、凌霜（黃凌霜）等。华林是留法勤工儉学生，黃凌霜是北大学生，都有信仰無政府主义的傾向。

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小学的学生。凡滿清末年一切革命烈士所有的侠烈行为和偉大事跡，这时候的中小学的学生都留了一种很深的印象。其中甚至于还有直接受过这些烈士的教育並且曾經参与过革命运动的。自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的时候，为时不过七年多一点。这时的环境既如上述，其險惡正不亞于滿清末年，而所謂“革命之声”却又“寂焉無聞”。那些受过革命教育和参与过革命运动的学生，眼看見这种情形，撫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問，就觉得“責無旁貸”，不能不有所动作了。这就是殘留的革命暗示所有的权威，而所謂轟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就因此成了一种自然的趋势了。

以上所說的三个远因，可以說是五四运动的三个根本原因。但是这三个原因如果不同时存在，那末，所謂五四运动也就根本地不能發生；即令發生，也不过很無影响地一現罢了。这种观察，大概沒有多大的錯誤罢；讀者如果不相信，只要繼續地把本文后面所叙述的事实看完以后，就可以明了。至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失敗的消息的宣傳，虽然可以說是这次运动的一个近因，但是实际上只可以把它当作一点引起爆發物爆發的火，与这次运动实在沒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沒有作爆發物的远因即令遇到火光，也無爆發的事实的發現哩。

二 五四运动的真相

五四运动的原因說完了，往后就不能不把五四运动的真相詳細地真实地告訴讀者了。现在我按照時間次序把重要的事实分別地写在下面：

1. 軍事协定成立以后五四运动以前各校小团体的組織 自民国七年上期中日軍事协定成立以后，北京国立各專門学校的学生，因为这个协定允許日本軍隊在中国境内有自由行动的权利，都以为这

是引狼入室自惹禍害的媒介，于是全体相約同到新华門內去見馮国璋，請求廢止那个協定。但因为事前沒有組織，結果，几个被推去見馮国璋的代表被馮国璋一場圓滑而兼恐駭的話騙了出来；所有同去的学生，也就不得不各自跟着代表回到学校里去了。于是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組織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几个月以內，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組織和联合組織的小团体，相繼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团体，如各校少数抱着爱国主义的学生所联合組織的国民雜誌社和北京大学少数抱着文艺革命思想的学生所組織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並且我現在也不願把他們的学校的名字宣布的团体，如某校少数抱着激烈的主張的学生所組織的同言社，工学会，和某某三个学校少数学生所組織的共学会^①等，都是当时比較有力的团体。並且因为前面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种事实的压迫一天緊張一天，这些团体的彈性也就跟着

① 同言社、工学会与共学会，均成立于1918年下半年。同言社是北京高师学生的組織，起初只有十余人，对内公开征求社員，对外沒有联系，專以練習演講为宗旨，到工学会成立后即併入工学会。工学会也是北京高师学生的組織，起初只有三十多人，也是只对内公开。其所以命名为工学会，是因發起的人認為“作工与求学是人生兩件大事，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要求”。凡是會員除專攻学术外，往往利用課余作工，曾有木刻、印刷等工作。其精神与勤工儉学的半工半讀很相似。稍后又有共学会的組織，对外关系也不多。匡互生文內說是“某某三个学校少数学生所組織的”，应当是指北大、高师和高工三校，但据当时在高师和匡互生同学的某先生說，他不能肯定高师当时有沒有共学会的組織，只能說有此可能。以上三个組織的會員，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或無政府主义思想傾向的青年。他們的激烈主張是反对强权主义。起初是較傾向于無政府主义的，因为北京当时流行濟克魯泡特金的著作，如《田庄、工厂和手作厂》、《面包略取》、《告少年》、《互助論》与小說《夜未央》等，一些学生受影响不小。三个組織因为都以爱国救国为目的，通力合作，其組織形式並不用“會長”“主任”等名义。三团体与《自由录》等雜誌亦無关系。作者匡互生是工学会會員。在五四运动期間，以上三个团体的几个會員曾对亲密的友人商託好身后的事，立好遺囑，准备牺牲，匡互生也是其中的一人。

一天強固一天。到了民國八年四月，這些團體就不約而同的有一個舉行五七示威運動的大預備，同時並且得了全體同學加入的同意。

2. 示威運動提前舉行的議決 上面已經說過，北京各校全體學生本來有一種五月七日舉行示威運動的預備。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會傳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險惡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几家報紙和幾個外國教員宣傳的消息，竟說中國的外交已完全失敗，並說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秘密訂定的高徐、濟順兩路借款合同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四個大字上面。因為“二十一條”的承認還可以說是由於最後通牒壓迫的結果，在以謀永久和平相標榜的和會場中可以借着各國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國專使所未會知道的密約換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諾”四個字來作非強迫承認的反證，來作箝制中國專使的口的利器。這一個消息宣傳以後，北京所有的學生除了那些腦筋素來麻木的人以外，沒有不痛罵曹、章、陸等沒有良心的，沒有不想借一個機會來表示一種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氣這樣緊張的緣故，大家就有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提議，於是五月四日舉行遊街大會的議案就由各校代表會議議決了。

3. 各小團體的會議及激烈舉動的預備 在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議案議決的前後，各學校的各小團體都有一度的會議。北京高工、高師各校的全体會議，那自然是應有的文章。現在我要特別告訴讀者的，就是前面所說過的那些小團體在這個時候活動的真相。五月三日那一夜，某校的工學會開全体會議，由會員提議討論“對於中日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大多數主張採用激烈的手段去對付那幾個仰日本軍閥的鼻息，作國內軍閥的走狗，並且慣以構成南北戰爭以快私意的曹、陸、章，就決定次日聯絡各學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隊遊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並一面派會員先將曹、

章、陸等住宅的門牌號數調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動。於是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張激烈的分子就由這個工學會的代表實地聯絡的結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到了四日上午十時中等以上各校的代在法政專門學校議決本日下午一時各校全體學生同到天安門外取齊，舉行示威運動的消息傳到了各校，各校的熱烈分子——二十人以內——都有相當的準備，甚至於有連身後的事都向親密的朋友商託好了的！這個時候，我見着幾個同學那種決意反抗強權，反抗人類的蠹賊而犧牲的激昂慷慨的態度，我只覺得有同往犧牲的快樂，絕無絲毫恐懼和苟且偷生的念頭。（公理正義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問題以外至於如此！我於是纔感悟到以勢凌人，以死畏人的資本家軍閥的權威和勢力終屬有限之至；理想的社会，真正的自由，實在有以血淚換得來的可能。）

4. 天安門集合和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署交涉的經過 五月四日下午一點鐘的前後，到天安門集合的，共有十三個學校的學生。當時各人手中所持的旗幟，都寫上什麼“廢止二十一條”，什麼“賣國賊曹某章某”，什麼“反對強權”，什麼“抵制日貨”一類使人不起注意的字樣。因此當時政府派出在學生隊伍前後巡邏的偵探雖然很多，却也一點摸不到頭腦。不惟他們看不出學生們有痛打曹章等的決心，並且也不相信學生們會有什麼暴動的——老實說，最大多數的學生，實在沒有這種預備的。可是當時大家都以為須全隊赴東交民巷走過，方纔可以對外人表示中國民眾的一種公意，就決定向東交民巷出發。不料東交民巷外國守衛隊，竟不讓通過，雖由代表再三向英、美、法、意各國公使署交涉，因庚子條約〔辛丑條約〕的束縛，終沒有允許通過的可能！於是素不感覺外力欺壓的痛苦的人們，這時也覺得憤激起來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聲真個响徹雲霄。這時候，無論怎樣怯懦的人也都變成了一些有勇氣的人了！

5. 大隊沿街狂呼的景象和圍攻曹宅痛打章宗祥的詳情 大隊在東交民巷被阻，自一點半鐘起至三點半鐘止，足足停立了兩個鐘頭之久。最後就由大家決定改道向曹汝霖家里走去。這時候負總指揮的責任的傅斯年，雖恐發生意外，極力阻止勿去，却亦毫無效力了。大隊經過東長安街往趙家樓的時候，沿途都高呼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賣國賊陸某徐某段某和其他罵政府的話。這時候羣眾的各個分子都沒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着，同樣走着，不到四點半鐘的光景，就全体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了。當走到曹宅前面的時候，大多數的學生都從牆外把所持的旗幟拋入牆內，正預備着散隊回校時，而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同學，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牆上的窗洞上，把鐵窗沖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這時曹汝霖宅內的十幾個全身武裝的衛兵，已被外面的呼聲鼓掌聲的震駭，並且受了跳進去的同學的勇猛的感動，已喪失了用武的膽量 and 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利刀，退出裝好的子彈，讓繼續跳進去的五個同學從內面把那緊閉重鎖的後門打開！後門打開之後，如鯽如鱗的羣眾就一擁而入。對着後門立着的一塊木屏，被一個人猛力地踢倒在地，發出轟然的一聲。在宅外和立在後面狂呼的學生听着，以為里面放槍了，就倒退了几十步。後來，由里面出來的學生報告發聲的不是放槍，倒退的人再向前進，一同進到被老早進去的同學打得落花流水的曹宅來看那些同學放火。因為他們到處搜不出那确实被大家証明在內開會未曾逃出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只得燒了他們借以從容商量作惡的巢穴，以洩一時的忿怒。可是在曹宅西院火光初現的時候以前，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父親被大家交給在內的警察帶出的時候以後，忽然在東院房間的木桶里走出一個身著西裝面像日人的人，被一個同學趕上前去用一根旗桿劈頭一擊，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於是動手打他的人就往后走。

出,而一时“曹汝霖已經被大家打死了”的喊声就傳遍了内外,胆怯的学生就乘机回校避禍去了。但是一些热烈的学生們却爭先恐后的去看那被打死的人,以証实当时的傳言是假是真;哪里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机逃到外面一間皮蛋店里去躲藏好了。后来却被另一批搜寻曹章的人在一間皮蛋店里面的一間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經被打裝死的人搜寻出来,大家就拉住他兩只脚从那間黑暗屋里倒着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声地問他是什么人,他总是絕对地不作声,大家耐不过,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桿向着他的面孔上乱打橫敲,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学生就只得权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头上打中了几十百把个皮蛋,于是死不作声的被打的头上只見滿面的鮮血和那塞滿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不过同时却有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負重伤出死力替他保护,大家因此頗怀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为那天到場參觀的西洋人日本人实在不少,很有令人怀疑的原因哩。哪里知道他正是那一个向日本政府亲遞那封有“欣然承諾”四字的換文的駐日公使,新回中国运动承認直接交涉的章宗祥!到了这个时候,已經五点三刻了,尙在看熱鬧的学生委实只有几十百把个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过多的人,这时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学校休息去了。正当大队学生已繼續散去的时候,赵家楼一带已开到了好几排軍隊,于是那些起初对学生很“客气”的警察也胆大起来,並且也都板起面孔,吹起警笛开始协同軍隊捕人了!①

① 据当时和国互生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的某先生說:“1919年5月4日恰是星期日,那天下午齐集天安門廣場上的学生約有五千人,来自北大、北京高师、北京工專、北京农專、北京医專、北京法專和私立中国大学、朝陽大学、匯文学校、俄文專修館等十几个学校,都是專門学校以上的学生;但是清华大学因为路远来不及联络,当天沒有参加,第二天就来参加了。过了半个月,中等学校的学生由高师附中發起,也都加入了。所以当初学生的組織叫‘北京專門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后来改名‘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当遊行大队到达赵家楼时,曹汝霖的住宅早已大門紧閉,学生羣众只能在門外乱喊乱罵,或者把手执的小旗桿子向大門上乱敲。曹宅的大門右側有一个小窗,仅可通过一个入身,且有厚木門关住,这时匡互生就一拳打破这个窗門,独自爬进窗口,我在下面托他一把,他就很困难的、也極危险的进入宅內,一忽兒把兩扇笨重的大門敞开,門外的人一拥而入。据匡互生說,他破窗而入后,見內有兩百来个警察荷槍实彈,但終于禁不住他的拔开大門。学生羣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賊論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預先携帶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錫朋所發覺,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确实負不了責任。’結果仍旧放了火。

当遊行大队走向曹宅时,曹宅早有戒备,曹汝霖應該避开了,說也奇怪,曹竟在家,而且曹章陆三人在一起。曹陆怎样脫走的,至今不明。当学生正在宅內肆意搗毀,房屋也已燃燒起来的时候,我們看見有几个警察和許多佣人围护着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年青女子慌張出来夺門而去,因为她們不是曹章陆,我們就放走了。据說这个老太婆是曹母,年青女子是曹妾李佩秋。我們又見几个警察和許多佣人围护着两个穿西裝的中年男子逃出去,許多学生跟着追趕,見他們逃进一个小杂货店里,就把这二人拖出来推倒在地,用手执的小旗桿子对着头乱打,打得一个人头破血淋,另一个人宁願自己挨打,拼命保护他。不久大队警察趕到,一齐舞起木棍和指揮刀来驅散羣众;我們也恐怕打錯了人,不是卖国賊而是日本人,因而松了手。到明天报上一看知道被打得头破血淋的正是卖国賊章宗祥,而拼命保护他的是一个日本人,大家懊悔不止。

当曹宅火起后約历半小时,警察得令當場大捕学生,各校学生被捕的共有三十二人。次日,匡互生以为首先打进曹宅和放火都是他做的,不是三十二人的罪,要去‘自首’,經人力劝乃止。

五四运动發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紛紛起而响应援助,罢課遊行的潮流自北至南,沿京津綫而津浦綫而宁滬綫,終抵广州。上海学生所起作用極为重大,六月一二三日北京政府正在連日大捕講演学生,上海学生想尽方法运动罢工罢市,終于获得先施永安兩大公司的同情出而领导罢市,于是上海全市罢工罢市,而罢工罢市的潮流遂自南至北,沿滬宁綫而津浦綫;到了天津罢市,北京政府大为震动,深恐北京罢市旦夕实现,只得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人,这是六月十一日上午的事。如果没有罢工罢市的紧迫,罢免命令恐不会下得这样快的。当上海罢市之际,上海的流氓組織也相約各守規矩,不为非作惡,足見爱国运动感人之深了。”

6. 學生被捕和全校的全体會議 當時落後被捕的共計三十二人，北大十九人，高師八人，工專、匯文、留法預備等校共五人。這個消息直到當日下午七時，各校學生纔得全體知道。於是各校學生都立刻召集全体大會，討論對付方法，一時的空氣都大大地緊張起來了。除了少數的人仍堅持繼續奮鬥到底的主張以外，大多數都趨重於營救被捕的同學。所以次日各校學生代表會議的時候，差不多大家都捨了外交問題而單獨顧着營救同學的問題了！

7. 各校學生代表會議 五月五日各校學生代表齊集北京大學開會，許多代表都因感情的關係主張即日罷課（甚至有已經罷課了的），以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同學。當時北京大學學生代表主張罷課更急，而主張不罷課的實在只有北京高等師範的代表。高師代表所持的理由是：（1）大家應該尊重被捕同學的犧牲精神，繼續奮鬥，不應該專從營救同學着想而放棄了原來所抱的目的；就是說：大家應該跟着被捕的同學一同去犧牲，不應該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學早点出獄來跟着我們快活；（2）就事實方面說起來，罷課以後，大家不容易集會，團結精神更加無法保持。可是大家都只憑感情說話，沒有什麼真理可言，高師代表這樣的主張自然不能得到多数的同意，所以大家就把全体一致罷課營救同學的議案通過了。這個議案通過以後，就繼續討論到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結果指定北大和高師代表起草組織大綱。

8. 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和組織大綱的要點 聯合會組織大綱自六日上午由起草代表草定以後，即日就交到各校代表會議通過。於是所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就宣告成立了。至於這個大綱，却有兩個要點須連帶說及的：（1）該會分為評議干事兩部。評議部只負議決一切進行事件之責，干事部只負辦理評議部所議決的一切議案之責；（2）評議部的評議員的產生只以學校為標準，就是

設，不論學校人數的多少，每校只許出評議員二人，而干事部則專一委託北京大學學生干事會代理。這樣一來，人數最多的北京大學的學生不思無事可作，而一兩個學校的獨特的主張也就始終不能成立了。

9. 被捕同學釋放的經過 自全體學生罷課以後，直接感受苦痛的就是各校的校長，因為一方面要受什麼政府的責備，一方面又要受學生的責備。所以他們連日大忙特忙，開會呢，寫信呢，打電話呢，向教育總長說話呢，向國務院警察廳檢察廳疏通呢，向學生演說呢，弄到一個精疲力盡纔把三十二個被捕的同學由警察廳領出來，纔使得全體學生依舊上課。其中受氣受恐駭受侮辱的地方自然免不掉，所以被捕的學生出獄以後，北大的校長蔡元培先生就辭職南歸。在被捕的學生未曾出獄以前，關於他們在獄中的狀況也不可不說及。他們的被捕固然出于偶然，但一入警廳以後，有因獄中生活較苦而怨及在外的同學營救的不力的。這時候，我纔覺得從前高師代表所倡大家不應該只是營救同學之說未免調子唱得太高了！

10. 六三運動的醞釀 自被捕的學生出獄以後，直到五月二十前後，因為反對田應璜為教育總長和馬其昶為北京大學校長再行罷課以後，政府對於學生種種活動無不加以注意和干涉。各校的附近無不密布軍警，所謂露天演講發散傳單和發行刊物——如《五七》，《救國》之類——等等運動自然都被嚴厲地取締和禁止。就是學生聯合會雖然每日改換會議地點，亦屢次為政府所探知而施行強迫的解散。什麼請願書雖然再三地向政府里送去，哪里能夠值得他們一顧呢！到了五月三十日，向政府自告奮勇的代理教育總長袁希濤竟下了一道限學生于三日以內一律上課的訓令。到了五月三十一日，徐世昌的禁止集會演講和宣布戒嚴的命令更堂哉皇哉貼到各校的門口。這更可見當時政府相信他們的權威有效的一班了。然而政府的

压力愈大，学生潜存的弹力也愈大，在五月三十一日由从前在五四那一天运动最激烈的那些热烈分子到各校活动的结果，六月一日学生联合会就有从二日起再行分队出外举行露天讲演的决议，并且决定：如果二日出外演讲的完全被捕，次日就加倍再出，三日又完全被捕，四日就全体齐出。所谓六三运动的酝酿期间就完全屈满了。

11. 六二六三的学生演讲和被捕的详情 到了六月二日上午九时，各校合计有二千人上下的演讲员就各把一面小旗藏在袖口里，继续地一个一个地偷出校门（这时各校门口都有军警看守，不能整队齐出）。行到各热闹的街口当中就揭出袖中所藏的旗帜，号召听众，并且立地演讲起来。因为这种办法已超出军警的预想以外，并且人数很多，当地的警察虽然照例上前干涉，终究很少效力。但这样地不把政府的戒严令当一回事，在军警方面自然觉得太过不去，直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无聊的步军統領衙门和警察厅只得下令捕人，于是同时被捕的有四十七人之多；北京大学法科就变成临时的监狱！不过这次被捕，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当然大家没有特别惊惶的地方。虽然当夜谣传被捕去的学生均遭枪斃，而三日上午加倍出发的演讲员却依旧鼓起精神，分途出发。一时北京市上差不多没有一条胡同没有立地演讲的学生，同时却也没有一条胡同没有干涉演讲和逮捕演讲学生的警察。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押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的。后来步军統領衙门即分派大批马队步队协同警察再由各分局分所静悄悄地把所有被捕的学生一律解送到北大法科和理科管押。在被解送的时候，学生依旧沿途大呼：“抵制日货！”“惩办国贼！”甚至于有大呼：“大家起来革命”的。遇着从学校出来打听消息的同学即彼此大呼什么“中华民国

万岁”，什么“前进”，什么“死呀！”“死呀！”“你們先去呀！”“我們就来呀！”一片激昂慷慨，淋漓悲壯的聲音，真个把北京城圈里鬧了成一個鬼哭神號的世界！道旁的行人也有不少相見流淚的。等到被解送的学生繼續进了法科或理科以后，大家虽然餓了十个鐘头，但因为在那里看守的軍隊为大家的沉痛演說所感動，对于被看守者在法科理科範圍以內的行动完全不加干涉，各人不惟不覺到有什么恐惧与苦痛，而且立刻又在里面組織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这个組織差不多和原有的学生联合会的組織一样，不过評議部和干事部的職員都由各学校学生按照每校几人的規定自行推出，所以到了三日的晚上，在法科被看守的八百多人就把所謂評議部和所謂干事部所有的交际股，庶务股，會計股，糾察股，衛生股等都組織得完完全全，一切事情都有專人負責，不惟“秩序井然”，而且食宿的問題也能設法解决了。这时大家所不能放心的就是明日各校学生全体出發的事情是否能够实现；大家所最希望的就是北京商界能够罢市，京外的各界能够予大家一点声援。

12. 六四六五兩日的变化和被捕学生的狀況 各校留在校內的学生自見三日出外演講的同学全数被捕，固然明知軍警監視学校愈加严密，不容易全体走出校外，但为免除良心上的痛苦起見，只得各人携帶干粮被窩，（三日学生被捕，还有沒有被捕的同学去送被窩和点心，四日全体出發，如果依旧全数捕去，那就再無送被窩点心的人了，所以各人只得預先帶去，以备不虞。）死力冲出。果然全体携帶行李冲出以后，軍警即蜂也似的上前阻止了。但是全体学生既挟“破釜沉舟”之势向前猛进，並且用着慷慨激昂，恳切沉痛的态度向着軍警們演說，軍警的良心已經發生一种說不出的悲哀和慚愧，哪得再有力量来阻止学生們不去呢？不过四日軍警方面所持的态度，实在也和三日兩样，因为他們三日見着演講的学生即尽数捕去，四日却只極

力苦劝(甚至于有跪地哀求的)學生們不要再出外演講，絕對地不再捕入了。所以四日出發的學生反能够很自由地在一切熱鬧的地方向一切听众把平日所不能說不敢說的話都任意地說得出來。但是他們一面演講，一面却都向着北大法科理科走，因為一則可以就近探听昨日被捕同學的消息，一則可以从声势上表示一点胜利，以安慰安慰他們的沉悶。后来却都能达到目的，所以下午五时以后都很平安地各回學校去了。这一天还有一件可記的事，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及附屬女中的學生，打破后門出外演講及集款接濟被捕學生。先是几次運動都沒有女校學生參與其間，而其所以不能參與的原因，就是女校校長及其他辦事人的多方压制。北京女子师范校長方还專制尤甚，当二三兩日各校學生因出外演講被捕的事情被該校同學在報紙上看見以后，她們就立刻商議援助的方法。不料事为方校長所探知，就一面囑咐工人把校門緊閉，一面召集學生訓話，加以严厉的斥罵。这样的办法，似乎使得女同學再也沒有活動的余地了。但女同學的憤氣却因此更盛，就將后門打開，一齐向外出發，沿路講演，下午也一同到了北大法科的門前，同时她們的代表及女中的代表六七人各用手巾提了几千枚銅元(合計在四五十元以上。)送到法科被捕學生團，接濟被捕的男同學，並声明送來的銅元都是临时捐集的，所以来不及換成銀元。这种热情俠舉，不仅加了男同學不少的勇氣，而且可以說，这就是中国女子自己解放，自己取得平权的第一声。以上所說，就是北京軍警对待演講的學生的一种起初想不到的变化，和女同學援助被捕同學的一种令人不能忘記的現象。至就三日被捕的學生的情形又怎样呢？私人亲友及各团体代表前去慰勞的一天不知經過几十百起。送点心送火食費的也是接二連三地来个不已。最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梁啟超先生的令弟啟勳先生贈送被捕學生大洋一千元，和吳光新先生願意出資津貼學生联合会兩件事。前者是本人以代广东何

某捐贈被捕學生名義親自送到法科，經交際股主任某君收受，後來經評議部提議認為不應收受，就由交際股退去，並登報聲明了的。後者是由吳氏託人間接向學生方面示意，（並說段祺瑞、徐樹錚亦贊成學生的舉動）因為被學生方面聞知，宣言嚴詞拒絕，就把那事打銷了的。至於看守學生的軍警又怎樣呢？他們除了表同情於學生以外，並且有許多明了事體的軍官還大罵段、徐、曹、章賣國的不是！不過碍於形式的命令，不便有積極反抗的表示。但是到了五日早晨，看守的軍隊忽然無條件地自己撤去了！大家很覺奇異，還有人猜疑政府別有用意。後來纔知道政府因為上海為援助北京學生已實行罷市，天津、漢口也有罷市的趨勢，甚至於北京商界有將和天津、漢口商界取一致態度的傳說，並且在外面活動的學生聯合會提出了嚴厲的抗議，大有無可收拾之勢，所以只好無條件地把看守的軍隊撤去。不過政府雖然無條件地撤去了軍警，被捕的學生却不能不向他們嚴重地質問任意蹂躪人权的理由。所以在五日下午教育部派來幾個代表勸學生回校的時候，大家因為他們對於大家所提出的質問沒有滿意答復，就老實不客氣地教訓了他們一頓。並在他們垂頭喪氣地去了以後，決定政府如再沒有悔禍的表示，大家仍採激烈手段去對付他們。後來因為政府另派代表前來自認誤捕學生之罪，而在外的學生聯合會又有再進一步的辦法提議，大家就決定七日全體暫回各校休息一天，九日便和在校的全體同學，同赴新華門內照着聯合會的主張以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為條件，向徐世昌作最低限度的交涉。七日被捕同學回校以後，八日晚上十點鐘學生聯合會以九日上午十時全體學生赴總統府直接談判，要求罷免曹、章、陸等的議決案用電話通知教育部，要他們通知徐世昌屆時在府守候。政府從教育部得到這個消息，並且因為南苑某軍隊也有預備同時武裝進城一律加入請願的謠言和津、京商界將有激成罷市的傾向，即晚十二點鐘就召集國務會

議，一致通過容納民意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議決以後，就立刻由教育部用電話通知學生聯合會，並力勸學生聯合會轉告同學，明日不要到總統府請願，以免釀成其他不測的禍變。聯合會當即要求須有罷免曹、章等的實証，纔有商量的余地，他們就答應以明日上午九時以前送到各校的載着罷免命令的政府公報為証，學生聯合會就答應一句等到明天再看的話。果然，九日上午八時政府公報就送到各校，曹、章、陸的免職也真個成了事實。

13. 五四運動的尾聲 这回運動所標出的公用語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國賊雖然受了一點薄懲，而危險萬分的外交依舊沒有多大挽回的希望。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巴黎傳來消息，且說中國專使將于日內簽字于損害國權的凡爾賽和約。于是學生聯合會又決議于二十七日由各校推出數百代表向總統府強迫徐世昌電令專使拒絕簽字，而數百代表于二十七起就在新華門內有兩日干晒一夜露宿的最後的奮鬥。結果，徐世昌就當面答應：專使如未簽字，即電令拒絕簽字，如已簽字，則將來和約交到中國時，一定予以批駁。學生代表雖明知徐氏圓滑，但暫時無法証明他說話的虛偽，也只好各回原校，另圖補救了。不過徐世昌的圓滑雖然弄到大家無法進行，而近在巴黎的留法學生和華僑却因為國內民氣激昂，激動了處置軟弱無能的中國專使的決心，就于和約簽字的那一天全體赴中國專使所住的地方，阻止他們赴會簽字，並聲言專使如要去簽字，大家就以國內學生對付曹汝霖的辦法對待他們。于是中國幾個專使因為恐怕簽字以後，自身難免有性命之憂，也只好容納學生華僑們的要求，以求保全自身的安全。拒絕簽字的目的纔得達到。

長陽人民革命資料調查記

榮孟源 張振鶴

一 前 言

湖北省長陽縣趙家堰區傳說發現白蓮教遺址，據說 1796 年白蓮教起義失敗後，有二百人退入一個洞中仍堅持鬥爭二三年，最後清軍堵死洞口，全部犧牲在洞中。長陽為川楚白蓮教農民戰爭首義之地，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派我二人，會同北京歷史博物館陳佩馨同志等二人，湖北博物館李振凡同志等四人和長陽縣文化科的龔發達同志等到長陽調查。我們在長陽縣城工作了兩天，在橫林子（區公所所在地）工作了一天，在黃家沖工作了兩天。傳說中的白蓮教遺址，在黃家沖附近謝家壩的山頂上，距長陽縣城八十里，距長陽白蓮教起義的中心地區黃柏山約百余里，距宜都白蓮教起義的中心地區聶家河約五十里。經過我們共同研究，都認為謝家壩石洞不像白蓮教遺址，本年一月十二日《文匯報》已有報導。但是我們八九個人幾天的工作和行路中隨時調查，對於長陽縣人民革命鬥爭的資料到底找到了一些。這一些資料雖然是片斷的，但是我們覺得應該向歷史學工作者介紹出來，一方面作為研究的參考，一方面作為今後深入調查的線索。

二 1796 年白蓮教起義

1796 年（嘉慶元年）白蓮教起義是清朝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戰

爭，首義在長陽，主力為襄樊起義部隊，普及于川湖陝甘豫等六七省，繼續了十年。清政府為此印過專書《剿平三省邪匪方略》；魏源在《聖武記》中用兩卷的篇幅敘述其過程；凡這一次農民戰爭所及之地，各省府州縣方志，也都有記載。一般記載，本文不再重述，只就這一次調查所得和《長陽縣志》中應注意之處，提出幾點材料。

1. 白蓮教起義原因，據起義首領王三槐說是“官逼民反”。據魏源分析：一，為清政府搜捕白蓮教首領劉之協，“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陷死無算”；二，為清政府以武力壓迫湖南苗民，湖北等地農民受清軍騷擾；三，人民失業太多。以此對照長陽地方資料，上述分析全為事實。《長陽縣志》並未記載當時地主階級對農民剝削壓迫的具體情況，但卷七遺聞叶七有一條實可注意：

邑各鄉出鷄鴨供官，每歲晚時，縣役至一鄉，挨戶勒取，閭閻畏之如虎。

由此一條，可以窺見農民痛苦的一斑。再據趙家堰小麻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告示和道光二年（1822年）告示，黃家沖馬家祠堂咸豐二年（1852年）告示，沿市口乾隆某年告示，長陽縣城西門外同治十二年（1873年）告示等石刻，都是禁止保甲、書吏、衙役、豪紳等勒索，禁止所謂“痞匪”等偷竊搶劫。從這石刻告示中可以窺見白蓮教起義前後歷年的封建剝削情況和農民反抗情況。長陽人民處在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剝削之下，自然更無力抵抗自然災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大旱，民食樹皮、草根、觀音土，死亡相踵。”（《長陽縣志》卷七災祥）“乾隆己亥（1779年）春奇荒，草根樹皮俱盡。”姜玉連一家“不食者數日”，姜玉連賣妻救死，“得二十余金。”（《長陽縣志》卷五列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江大水，壞城郭，漂沒沿江田廬無算”。（《長陽縣志》卷七災祥）長陽一帶人民生活如此痛苦，白蓮教號召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煽惑者累千百家”（《長陽縣志》卷七遺聞叶八）是當然之理。再加以地主惡霸李世春、彭式如和宜昌鎮曾攀桂、荆宜施

道崔龙見、長陽知縣陳燿和署事沈堂等逮捕無辜百余人，遂激起了農民起義。嘉慶元年二月林之華起于九州河，覃士輝起于宗谿花屋場，覃佳耀、覃佳藩、覃佳蘭等均起義；同時聶傑人、張正謨、劉洪鋒、僧廣靈亦起義于宜都聶家河。（《長陽縣志》卷六兵事、卷七遺聞）

2. 農民擁護白蓮教反抗地主的鬥爭。據《長陽縣志》說：白蓮教起義之前，“河南人劉之協以幻術愚眾，至長陽，夜宿民舍，其婦窺之，鱗也。遍告家人。再窺之，逸。不數年，亂。”（卷七遺聞叶七）封建統治者總是以宿命論來歪曲事實，把白蓮教污蔑為天生的妖魔。但在人民中間對於白蓮教在長陽的傳播卻流傳着另外的故事。一種傳說是：

一個農民在田中耕種，很困難，來了一個白蓮教徒，幫助農民耕種。不大的時間就把農民幾個人做不完的活都做完了。因此農民相信白蓮教“法力無邊”，大家都信了教。

一種傳說是：

一個被翁婆虐待的婦女，被翁婆命令磨許多麪，無論如何一天是做不完的，可是做不完就要受折磨，因此在磨房中啼哭，想自縊。來了一個白蓮教徒，幫助她很快磨完了麪，並且做成了熟食。從此農民相信白蓮教“法力無邊”，大家都信了教。

這兩個傳說，當然都帶有迷信色彩，但是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兩種傳說都是描述白蓮教幫助貧苦農民解決困難，農民對白蓮教的擁護，並不是只因為白蓮教“神通廣大”，而主要是擁護它能幫助農民。再証以長陽縣地主在解放以前罵農民總是用：“白蓮教秧子”或“白蓮教狗日的”幾句話；而農民們形容頑強的人以及一般倔強的兒童總是說：“吃白蓮教的”。由此我們可以窺見1796年白蓮教起義是農民反抗地主的鬥爭，而農民一直擁護這一反抗地主的鬥爭。

3. 尚須調查的白蓮教鬥爭遺址。傳說中長陽還有白蓮教遺址幾處：一為長陽水田子附近茅虎山（屬五峯縣）山頂上天坑；一為水田

子到茅虎山路上的白骨洞，內均有白蓮教遺屍很多（長陽中學教員覃九余談）；一為偃家河附近山坡的一個洞中有白蓮教遺屍很多（趙家堰區供銷合作社一位同志談）；一為宜都聶家河謝家洞，相傳為聶家河聶、謝、張、黃四姓老幼避清兵處，他們曾被清兵圍困在洞中，在洞內糧食吃盡時，恰好清兵撤退，四姓老幼才能更生，並相傳洞內有神像和石碑，抗日戰爭時，尚有人在洞內躲避日寇。（長陽縣文化館章遠棠談）這一些傳說，均須待調查才能証實。

三 1864年田思羣起義

白蓮教失敗後，長陽一帶人民鬥爭並未停止，1829年（道光九年）曾有田正國等謀起義。據《長陽縣志》記載：

長樂（今五峰縣），田正綱與巴東方中相偕四川周煥庭為吳三桂後裔，謫名天香，在長樂聚眾欲奪灣潭鹽卡。未起而謀洩，知長樂縣楊際昌捕誅之。（卷七卅九）
1852年（咸豐二年）太平軍由廣西，經湖南到湖北。1853年（咸豐三年）陰曆正月，長陽流傳着響應太平軍的流言，據《長陽縣志》記載是：

若有人走呼曰：大殺來。所過諸邑皆同日顛覆。（卷七災祥）

1859年（咸豐九年）又有剪辮髮的流言，據《長陽縣志》記載是：

有妖人以幻術截取小兒髮辮。（卷七災祥）

1864年長陽發生了田思羣起義。長陽人民流傳着太平天國和田思羣聯系的傳說。據長陽縣城關區何恭垓老醫生說：“聽我老師（晏宗傑，早已去世）說，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派人聯合田思羣造反。”橫林子胡才清老人也說：“田思羣的軍師李明德就是洪秀全派來的。”據《長陽縣志》記載：

“田士珣者邑西泉水里人也，一名思羣……廣結納，庇四方亡命，與長樂縣黨役王啓幅、書吏唐香云、醫生李明德、軍徒何攸貴，積惡章光玢為死交；又有執法之徒呂世祧、覃其烈、田士超、田開益、龔紹渤往來應求。羽翼既眾，漸蓄異

志，咸丰六年(1856年)私造刀矛，有洩其事者，其族長田青远等至其家搜之，不获，其事遂寢。同治三年(1864年)夏，王啓幅在長乐訛詐被控，長乐县令捕之下獄。寻越獄逃匿士瑯家，乃質其母獄中。”八月初三日士瑯入長乐謀劫獄，不果。十月清政府命田青远捕士瑯，中途被呂世禔等劫去。田青远又聚众捕士瑯。十一月初四日士瑯等杀田青远，“乃造火药，制旗帜，移家屬黃柏山，僭称天下倡义都統領，封其党伪軍师、先鋒等官，立五营。”十一月二十九日敗清兵于都鎮灣之石羊灘，清軍官“馬長得、周大文战死，官兵陣亡多人。兵斃覃其烈，知县景匯擒伪軍师李明德，斬以徇。”十二月田士瑯移营株栗寨。清兵乡勇圍之不能进攻。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清統軍唐协和命邑紳田崇等誘士瑯下山。二十五日田士瑯、唐香云、何攸貴、曾正仁、覃其棟、楊茂發等隨邑紳到靖安見唐协和。唐协和設伏襲杀之。其部下支持至二月中旬失敗。

“田思羣造反”，是長陽人民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說到田思羣起义原因，都說：“田思羣是个好人，造反是为了抱打不平。”說到石羊灘战役，則形容得有声有色，說是：

田思羣在石羊灘利用竹林掛起灯籠，又用羊在竹林中走动，使清軍疑为田思羣大队来到。清軍即向竹林轟击。待清軍火药用完时，田思羣則率队繞到都鎮灣清軍背后，發動攻击。击败清軍，並杀一“副爷”。(長陽中学教員張美端等人談)

在石羊灘作战之前，田思羣的軍师李明德，曾詳細推算。李明德学过“奇門遁甲”，推算非常准确，算出一定能打胜仗，但要損失大將一員。果然打了一个大胜仗，李明德也死在这一仗。(橫林子胡才清等人談)

解放以前，农民在劳动时經常唱着歌唱田思羣的歌曲，据長陽中学教員張美端說过去有印行的歌本，我們沒有找到，由胡才清老人夫妇口述歌詞如下：

田思羣歌

正月里来是新春，清朝手里出了田思羣。□□□□□□□。

二月里来百花开，田思羣領兵来，一心要上株栗寨。

三月里來是清明，都鎮灣紮大營，一心要打田思羣。（言清兵駐都鎮灣）

四月里來是立夏，石羊灘把仗打，馬副爺掉在山腳下。

五月里來是端陽，田思羣把山上，一心上山去為王。

六月里來是伏天，長陽叔卡叉叔監，他把太爺殺在先。

七月里來是月半，結拜弟兄劉波漢，手拿銅錘九斤半。（劉波漢是長陽縣資丘人。田思羣的部將）

八月里來是中秋，許古牛、雙人頭，打盡天下無敵手。（許古牛原名叫許大邦，是長陽縣大堰人。雙人頭原名叫楊良灣，也是大堰人。均為田思羣的部將）

九月里來菊花开，唐大人帶兵來，一心要破株栗寨。（唐大人即指唐協和）

十月里來小陽春，田思羣下山嶺，下了山嶺命歸陰。

胡才清老人還說，田思羣是天上的流星，由此亦可見農民對田思羣的敬仰。

田思羣起義後，清軍鎮壓這一股起義的農民，主要是依靠當地的地主武裝。向宗鼎編《長陽文藝搜存集》（1945年石印）錄有《敕授武略騎尉王君西亭墓表》一篇，節錄如下：

王昌發字炳光，號西亭，居長陽隱龍山下，監生，與資丘田青遠為友。同治三年，奸民田世羣殺青遠，據株栗山作亂，敗我師於都鎮灣。君痛良友見殺，邑宰不辦賊，乃糾合團練圖之。復奉荆宜施道張公建基檄，調長江都司曹營炮兵船數艘，勇八十人，君以私財給軍。十二月十三日，世羣峰脊嶺下，設奇破之，世羣由是毒憾君。二十一日，焚君青谿上廬及徐太孀人（王昌發母）別室，古書充牣三楹，皆燼。道員唐公協和以大府令來任職，與君語大悅，故軍事多取決焉。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唐公誘世羣于靖安行營，誅之。使君扑剪刀山匪賊，塗中雪深三尺，君無少難色，亟入山，擒其凶丑而盡逸其脇從者。唐公嘉君盡瘁王事，予二千金，君固辭不受。

四 1898年向策安等起義

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我國，披着宗教外衣的帝

国主义分子深入我国各地，进行侵略活动。意大利高神甫于1849年来到中国，以后就在長陽石滾埡（在長陽县城正南約百里，長陽、長乐、宜都交界处之山中）建立天主堂，作为侵略据点（据石滾埡天主堂高神甫石碑）。同时在長陽附近各州县也有傳教士建立了名为教堂的侵略机关。長陽一帶人民同时也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分子傳教士的斗争。1898年（光緒24年）向策安等人起义，据傳說是：

天主堂霸佔長乐某人之妻，並搶奪其田产，激起人民憤怒。向策安是秀才，替被害人写狀子，到長乐县控告。長乐知县庇护教堂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反將被害人治罪，並处罰向策安等人。向策安等由此被迫起义。起义后以長乐白溢寨和長陽紅溢寨为据点，曾杀一帝国主义分子法国神甫，並捉到長乐知县。后来清兵大队到来，攻破紅溢寨和白溢寨。向策安等失敗被杀，黃蘭亭又起义。以后黃蘭亭在長陽被捕，站籠死的。現在白溢寨及其附近还有大砲三尊，就是向策安等打仗用过的。当地人民称之为：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当地人害病时，常刮一点砲上的鉄銹，傳說吃下病就会好。（五峰县文化館 方定宓談）

在《長陽文艺搜存集》中我們發現晏宗傑作的《平定白溢述略》一篇，录其全文如下：

平定白溢述略

晏宗傑

長陽之西南徼及長乐县全境皆容美土司旧地也，清雍正間始隶职方。其地万山叢薄，其民粗獷好斗，头裹白巾，腰挟鉄刃，不知衣冠为何物。地阻則易藏奸，民頑則易生乱，而諸疆帥多顧脫視之。州县之选，举下等，不克誘进以文明。故改流二百余年，肇乱屡矣。嘉庆元年有白蓮教覃佳耀、林之华之变，同治三年有田思羣之变，皆劳师糜餉，穷年累月，始克扑灭，事具方略志乘，可考而知也。至光緒二十四年則有向策安、李策卿之变。策安長乐諸生，負气好大言，爱蓄死士，其族为土司八大姓之一，自其先即雄乡里，顧与策卿等相結。策卿者不知所自来，口操蜀音，自云曾隶霆軍幕，述霆軍事頗詳。始自主長陽李少伯家，久之蓄髮为道裝，好言兵，兼以邪术惑众；諸土豪多称之，策卿則陰誘以入海湖，即哥老会之別称也。其僞自相部，設有四樑、四柱、正龙、附龙、香長、盟証諸色目，

專操劫盜餘談，以自異于齊民，無業者爭趨之。黨翼既眾，則剗目尋仇，白晝行劫，無所不至。而官吏苟求無事，掩耳不聞，匪勢愈橫。是年七月，湖南匪徒朱虎臣等，焚掠安鄉，官兵捕之急，皆先后亡匿策安所。是時策安方與教民畢開榜爭劉文敦妻養和事，不勝。文敦有嬖妾，逐妻張氏于外。策安居其間，索養和，開榜持不與，訴之官，復反其獄，故其黨欲甘心焉。十月乙未，策安與虎臣等置酒高會，開榜肩輿經其門，即逐得支解之，乘勢号召。李策卿、李少伯、楊大經、覃培璋、黃鶴亭等畢會，眾千余人，推策安元帥、策卿軍師、少伯副元帥、余各任先鋒、掌令等偽職。以攻洋教為名，偏張偽檄，揭“順清滅洋”字于旗。由中溪焚掠而西，殺教民數十，獲比國教士重若望，剗其肉而燔食之，至巴東之小壩踞焉。同時呂守蛟起于長陽資丘，顏敦五起于長陽石滾壩，李清臣起于長樂漁洋關，各有眾數百，肆行剽竄，與策安互為聲援，遠近大擾，震搖三邑。宜鎮總兵傅廷臣聞警，以守備王有盛，率練兵百名防巴東，把總吳俊生等率練兵四十名防長陽。長陽知縣寶以庄者，將家子也，開敏知兵，分練兵之半付俊生，令剿敦五于石滾壩；而自督兵御守蛟。守蛟方擁眾焚曉峰壩教房，火光照數十里，人無固志。以庄乃令鄉團自為職守，不束以文法，能擒匪者重賞之。于是鄉團奮起，匪始懼矣。未几俊生計擒敦五，復由退青臣來劫之眾，與以庄會于資丘，軍聲益壯。以庄益張示，解散脇從。守蛟不能復令其眾，團勇遂伺隙擒之，時十月丁巳。先二日游市鮑佑卿率兵繼至。佑卿本奉命討策安，至是啓行。至桃山，策安遣楊大經譖我師，為團勇所擒，致于以庄，過鮑營，佑卿取而訊之。大經謾言匪眾萬數且至矣。是夜居民遺火焚山，佑卿誤驚為匪蜂，退還資丘與以庄合。覃培璋者旧曾與策卿訟，中情不協，以其私股還枝柘坪，亦斃于團勇。長陽肅清。而策安方為巴東知縣恩錫兵團所阨，急謀由小壩東竄，長縣實當其衝。以庄建策，以謂匪若出巢，則漫延不可收拾矣，宜乘其未動擊之。遂同佑卿、俊生及把總韓青云等，越境至車綫棚距匪巢十五里而營，防將王有盛來會師，諭策安等納械歸誠。不應。丁卯，匪乘夜劫營，軍大洶懼，鮑軍匿不出，以庄親持鎗督之，反走伏床下，賴俊生、青云率健卒二十余人以御之。當時雪深霧密，對面不見人，匪發鎗露火光，始識其處，以火鎗對擊。血戰半時，匪走登山，與相持，有盛復率隊來助，匪益不支。黃鶴亭臨陣呼曰：“是洋兵乎？官兵乎？若官兵則詰朝請見。”俊生以夜深

不能窮追，應諾。計斃匪三十余人，馬四匹；陣亡官兵二名，鄉團一名。匪夜匿屍雪中，官兵僅檢取五首以報。匪自受此創，始改道南趨。以庄俊生還防境，佑卿防長樂，未至而城陷。長陽獨免于難，故民之感以庄，至今猶次骨云。匪之南趨也，輜重盡失，眾俱欲散。策卿乃陰令其黨之不識字者持刀跳舞，口嘖嘖作關壯繆語，妄呼策安為“先主”，且戒眾擁戴不疑。語畢，擲刀仆地，久之始醒。于是眾以為神，踊躍前驅，遂陷長樂縣城，執知縣蘇貽英及典史幕友附城諸紳，張鐙宴城中。偵大軍且至，乃退踞白溢、紅溢兩寨，冀守死以抗。時制府張公之洞已遣知府朱滋澤、副將吳元愷率勇二營，馳抵巴東野三關扼西北；副將劉恩榮率勇一營，道長樂截其東。滋澤、元愷又分兵溯清江上補空虛。張公復慮下游兵單，遣提督鄧正峯、游擊蔣聲耀各率勇哨駐漁洋關、聶家河等處為后勁，而檄湖南總兵陳海等越石門出其南。四面追逼，已成檻獸之勢矣。丁丑，元愷軍先至攻紅溢，克之，即駐為營。匪併竄白溢寨。白溢為白蓮教舊巢，與紅溢對峙，向策安居地也。寨上坦下峻，石壁陡絕，尤號天險。匪憑高積木石，設守御。至是滋澤始議設長圍，斷走路，而後進攻。而諸軍遠隔，難遽集。會元愷用鄉導周大富間匪黨至寨麓，為匪邏所獲。元愷不能耐，遂于十二月壬午率大隊攻寨口，火鎗雷鳴；別伏精卒出其旁，攀巖緣木以登；白溢立破，火其廬舍殆徧，鎗斃及墜巖死者近百數。而諸匪首反手刃周大富，率悍黨从容從間道逸去。被擄之官紳幸無恙。是役也，所調官兵倍于匪，滋澤尤布置有方，若待長圍成攻之，匪聚斃寨中矣。惜乎，其發之驟也。策安、鶴亭走施南，虎臣走澧州，皆先后就擒，傳首白溢。策卿、少伯不知所終。惟青臣自漁洋關竄歸，嘗踞長陽青崗埠，劫掠如故，以庄密諭紳狙擊斃之。余匪分別惩治有差。會匪平，諸軍罷歸汛，然漏網者滋多矣。深山曲巖，伏莽時出，謠言四布，州縣爭請宿兵駐城自保，仍不設策緝捕，但張示令繳贖布者免問，以此為善后計耳。迨城鎮紛紛設木櫃，數月迄未投一彈也。故相距僅年余，而黃蘭亭之徒復起。蘭亭者白溢逸匪也，當策安倡亂時，尚碌碌無所知名。二十六年七月，道路訛傳，拳匪起天津，有功，朝廷向用，將遍逐天主教之在中國者。蘭亭聞而信之，與其黨復聚于小喻，斃其地之教民略盡，注嬰兒于刀以為戲，其殘忍如此。欲道出白溢，為長樂團勇所敗，遁回巴東。官兵擒至宜昌，斬于市。

五 紅軍在長陽建立革命根据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賀龙元帅率領紅軍在湘鄂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在長陽黃柏山区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紅軍撤出長陽后，黃柏山革命政府的木印由农民保存，解放后送交中央。現在宜昌專署王世运同志曾保存印模一紙，慨贈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由我們帶回。紅軍將領曾在長陽資坵和枝柘坪居住一个时期，現在他們所住的房屋农民尚注意保存下来。長陽县文化館存有長陽革命根据地的照片十五張，蒙湖北博物館帮助为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洗印一套。茲將这一批資料的目录分列如下：

1. 1931年黃柏山革命政府印模，印文为“長陽黃柏山乡苏維埃政府印”。

2. 保存黃柏山革命政府印的前黃柏山农会主席田宗品同志照片。

3. 紅軍在長陽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标語照片八張，文为：

- ① “工人起来組織赤色工会”
- ② “消灭軍閥混战”
- ③ “□□要想不受压迫，只有恢复苏維埃政□”
- ④ “拥护紅軍”
- ⑤ “紅軍是工农的武裝！紅軍第七师政治部”
- ⑥ “組織赤衛队消灭保衛团”
- ⑦ “工农羣众觉悟起来自动……”
- ⑧ “武裝□□”

4. 1930年工农紅軍独立团政治部在双古墓乡所住过的房屋照片。（墙上写有标語很多）

5. 賀龙元帅1929年至1934年在枝柘坪經常駐紮的房屋照片。

6. 1930年麻池工农革命政府地址照片。

7. 1929年長陽枝柘坪所建立的長巴县工农革命政府地址照片。

8. 1930年被国民党在資坵殘杀的 革命烈士七十二人的屍骨, 和当时僥倖逃出的紅軍战士張兴贵的照片。

另有白沙坪惡霸地主田啟藻的閻王树照片。田啟藻在此树上吊打农民五十人以上, 农民称此树为閻王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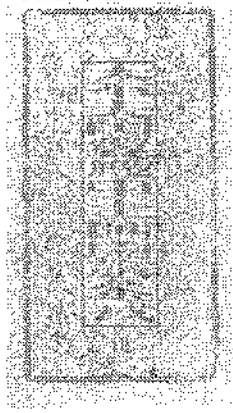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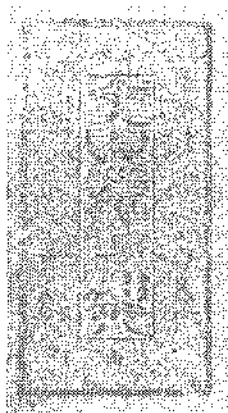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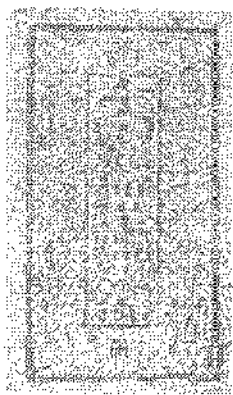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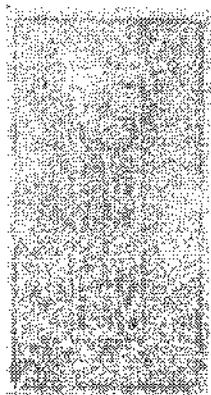
六 石滾壩武裝天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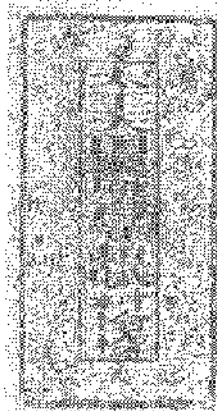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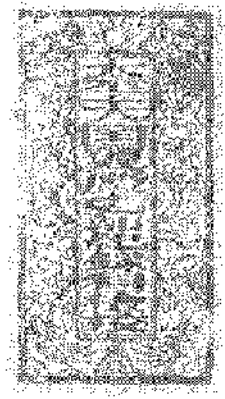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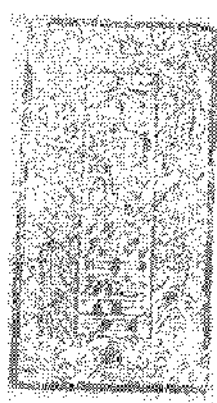
石滾壩天主堂建立于 1849 年之后, 原在山腰, 堂址不大。后移在山下大路旁边, 建有教堂一所(可容数百人); 有神甫住宅一所, 为兩層的楼房; 另有小学一所, 修院一所, 均为楼房。这一座天主堂, 內有礮堡兩座, 均高三層, 其一控制天主堂前大路, 另一控制天主堂左側大路。天主堂垣牆上全为槍眼, 用以在內向外射击。神甫所住樓有地下室, 室內四周窗口全为槍眼, 可以射击院中的人; 室內又有間隔, 爬行始能通过, 据当地农民言, 由地下室可以通到天主堂以外。从建筑說, 这个天主堂是一个和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的武裝的战争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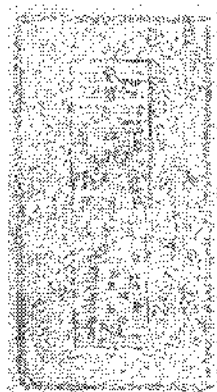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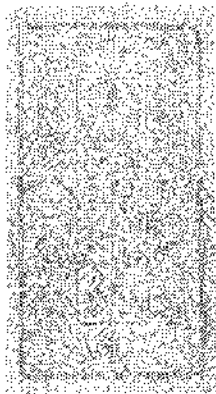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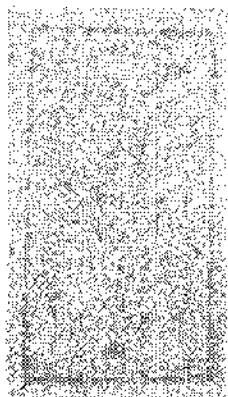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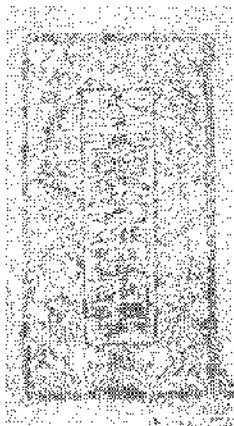
天主堂內有很多武器, 解放后繳出步槍四十多枝。据当地农民說, 解放前, 天主堂的外国神甫和当地团練(地主武裝)結合在一起。紅軍部队路过石滾壩时, 天主堂即开槍阻截, 因此紅軍与天主堂內帝国主义分子的武裝曾發生战斗。事后, 天主堂鑄一大銅牌, 上刻天主堂攻进紅軍时陣亡者的姓名。此銅牌1952年农民交給長陽县政府, 后由县政府交宜昌專署, 現在究在何处, 我們尚未找到。据長陽人民說, 天主堂附近有一石碑, 記紅軍被天主堂攻击而牺牲的烈士姓名; 我們在石滾壩未找到此碑。后聞王世运同志言, 該石碑距石滾壩还有五里路, 他在石滾壩工作时即住在該石碑附近。这一座天主堂在解放前实为一个反革命武裝的据点, 中国人民兇惡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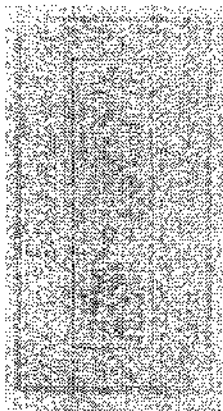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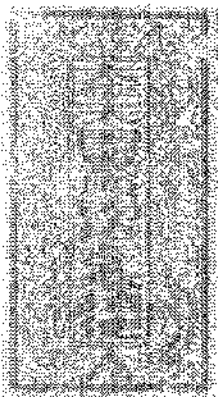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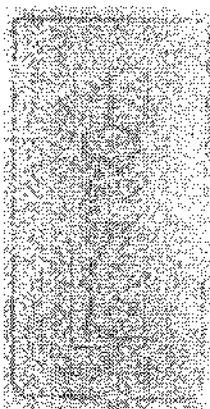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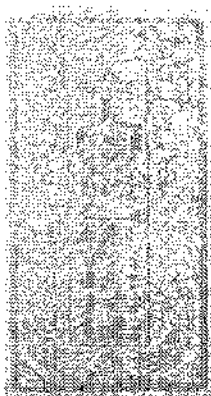
模印屬官殿翼國天國平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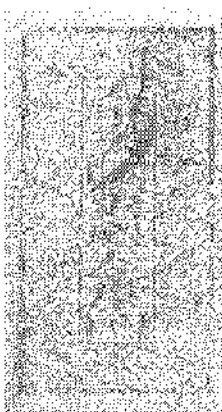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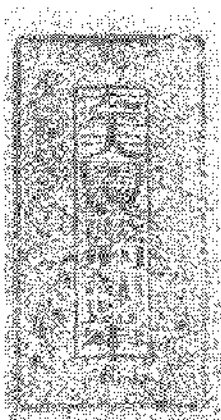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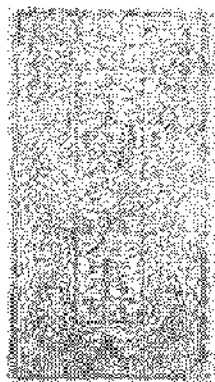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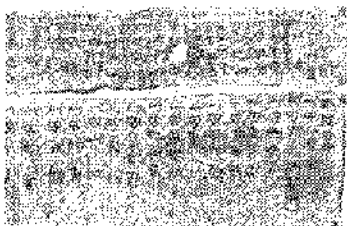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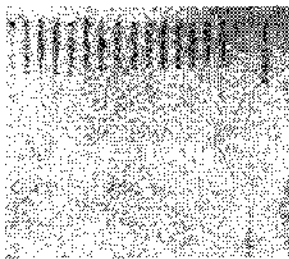
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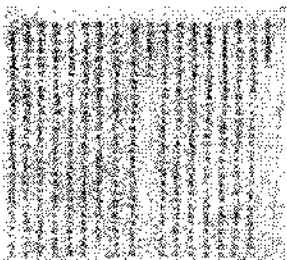
哀牢山区大石山
和石山文庙遗址。



上图为印兴彝文宗谱，
下图为印兴彝文宗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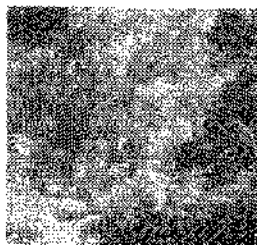
哀牢山区大石山文庙遗址
石柱上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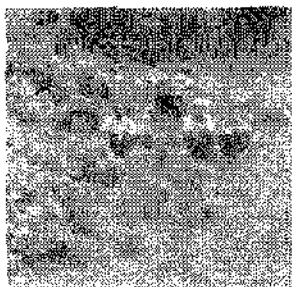
哀牢山区大石山文庙遗址
石柱上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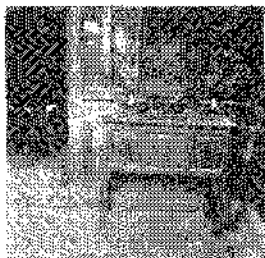
湖又曾題壁云：歲以天生節，宜于石上題。遂為李文彬、武丁、蘇百城、李鴻章、張蔭桓、翁同龢等分題贊賞。



天德醫士為三受 賜，在
嘉平學者為李玄伯，中京為
為汪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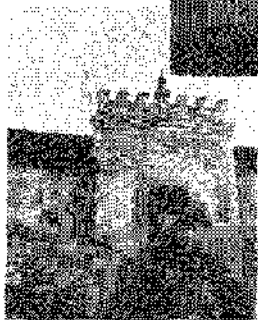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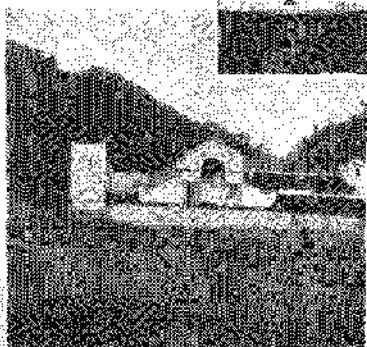
《礼记·礼运》(中)和《礼记·礼运》(下)云：「昔者圣王将建国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凡国之大事先立而后卜。」



杜鰾云：自前朝正統宮所生杜鰾牌位：自左至右一、為杜鰾三郎，二、三為杜鰾子文和，其弟弟為三人。



民國十七年沙坪寺被擄地產因停落在北村上相打中民在十人以上，當地居民把此樹為「高平樹」。



石渡廟天主堂

中壩為天主堂聖堂，石上渡為天主堂內偶學和神市的息處，石下渡為天主堂的人門。凡新中是有餘久的一排地方皆為柏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

一、为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国近代史資料，特征集鴉片战争以来各种文献。

二、征集范围，包括：

1. 中国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各项資料（包括各少数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及华侨在国外的斗争）；
3. 苏联援助我国革命及各国人民与我国友好关系的資料；
4. 帝国主义对我国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清朝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帮及其他反动集团等卖国、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电、日記、著述稿本等；
2. 亲历者的回忆录和訪問記与历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种遺物等；
5. 旧报章杂志、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录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汉文資料或其汉文譯本；
8. 其他。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来。惟特別珍貴、数量較大、郵寄困难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办法。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杂志或單册印行。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价值的資料均从优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声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还，亦請預先声明。

七、來件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2

1957

近代史資料

1957年 第2期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編輯凡例

- 一、選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為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以〔〕號表明，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佚文的增補以【】號表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為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 (双月刊)

1957年 第2期 总13号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电话:5.3522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厂
发行者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京) 1—8,415

1957年4月出版

本期定价: 0.60 元